改曆建議書

翟富文

治曆之法。攷尙書堯典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要皆依天文爲斷。然其與吾人所居之地球。實有其息息相關之故。凡吾國舊曆所定十二支建、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何莫非吾人居地球上所得生活環境之現象。即所受太陽光熱之度率。亦皆因地球上五帶之部分、及山海原野之殊性而生。是天文者、轉爲其客觀物。有吾地球者。實爲其主觀物。治曆者、未可或忽者也。近年國際聯合會。提議改曆。爲撰建議書一篇。即本此旨爲論據。雖其中、要必根乎天文自然之數。果究以吾人之生活地理、爲主論之主要。地學會同人、謂此於地理學可供多少之研究，今秋本會雜誌、繼續出版，爰得登簡端。願海內同人、共商榷焉。富文謹識，

國際聯合會、提議改定新曆法、欲得有以整齊之。使世界列國政府、及諸大宗教咸各翕然一致。此誠世界大同之一嚆矢也。謹案世界曆法。最著者。華曆、歐曆兩種。歐曆、創行於西洋。今中華民國政府亦採用之、華曆、乃中華數千年來、唯一之正朔。東洋諸國、嘗遵奉之，今中華民國民間。猶習而弗改。茲特於兩者之中、參酌其義理。擬爲左列三事之建議。

第一　擬以春爲歲首。立春日爲元旦。（說明）華曆稱歲首曰正月。而元旦在其月朔。（月朔說見後）古有三正。還相迭更。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建之云者。初昏時視北斗所指之辰。因以目之也。（每一晝夜、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凡十二時、日躔在天、東出西沒、某一時所歷、即名某一辰、）孔

予於治歷明時。獨取建寅之夏正。漢武帝行之。沿至清末。每建寅之始日。是為立春。惟是日與歲首月朔。不常相値。有前後差至十二三日者。論者遂謂不如歐曆元旦常在地球距日最近之一日。（地球距日遠近說見後、）豈知實測所得。地球距日最近之時刻。亦歲歲有差。將來差率。且漸以益大。今欲無差。則不如準華曆之意。倣歐曆之式。歲首元旦。不主朔而主春。夫春溫、夏暑、秋涼、冬寒、周而復始。世界所同。又人類生計。工商事業。悉本於農。農事發始於春、而結束於冬。因自然之氣、成自然之序。弗可變也。雖大地南北兩半球。此春比秋。此冬彼夏。循環互異。然世界列國首都。在北半球者。居其最大多數。依於服從多數之通例。固當以北半球之春為歲首也。不但此也。東西兩大陸。其北部皆附著於北冰洋。披離南下。若亞細亞之印度。三邊臨海。作伸舌狀、尚在赤道以北者、無論矣。即斐利加、與南美利加。其地並跨逾熱帶。而斐利加東北隅。地脈實由亞細亞連綴而來。南美利加西北隅。地脈亦由北美利加連綴而來。皆延袤南趨。各至喜望峯及麥哲倫海峽而止。宛若懸肝。首北而尾南。凡南半球之國家。強半由北半球民族、前往建設。則以北半球之春。為世界公同之歲首。不可謂非理勢之至順矣。澳大利亞聯邦、暨巴西智利阿根廷諸國。想亦樂與贊成者哉。

第二　擬每年三百六十五日、分為十二月。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三月。每月各三十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等月。各多一日。每四年置閏。歲終又多一日。（說明）地球繞日一周。凡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

日之一。吾人仰見日躔。自西漸移而東。亦經天一周。是爲朞年。每一朞年。春夏秋冬四時。析爲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淸明、穀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等、二十四節氣。華曆歐曆。皆於每年中。分爲十二月。以紀四時。華曆紀時之月。即用在天之月。每五十九日爲兩月、通三百五十四日、得十二閱月。蓋見月繞地一周。謂之一月也。月之始日、月躔日躔、同在一經線、謂之朔。月半、日月東西對距、謂之望。月之大者、三十日。小者、二十九日。一視乎月躔與日躔之盈朒。惟十二閱月已滿。而朞年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尙未屆也。故每兩年半之交。當閏一月。置閏之法。則以北斗所指兩辰之間爲定。歐曆紀時之月。與在天之月。語式稍殊。而語源實因之。其月之大小。不問朔望。逕分三百六十日爲十二月。所餘五日。則上半年一三五等月及下半月八十兩月、各多一日。其二月爲二十八日者。則因曆史之故。以此月非吉月。減去兩日。分加於下半年七月及十二月也。其四分日之一、積四年得一日、則如華歷置閏法。加於二月爲二十九日。今欲化畸爲整、分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爲十二月。自當按二十四節氣截斷分配。考地球繞日。每年一週。成橢圓圈、冬至後十日。距日最近。故見日躔之移度最速。夏至後十日。距日最遠。故見日躔之移度最遲。春分秋分後各十日。距日遠近適中。故見日躔之移度遲速亦適中。華歷古法、以每日所見日躔東移之度爲一度。井年既爲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故定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然日躔移度有遲速。則所定度分有長

短。殊未密勻，前清康熙時，改定測天儀器。爲周天三百六十度無餘。二十四節氣、各占十五度，春分十日後，至秋分後十日。日躔移度較遲。每歷十五度、須十五晝夜而強。秋分十日後，至春分後十日。日躔移度較速。每歷十五度。僅十五晝夜而弱。但所差遲有伸縮。計自春分而夏至。自夏至而秋分。日躔經天半圜、凡一百八十度。約得一百八十六日有奇。自秋分而冬至、自冬至而春分。日躔經天半圜。亦一百八十度、約得一百七十八日有奇。必取一定整數、求與日纏度分數率畧近。則孟春以迄季冬。每月各應三十日。獨季春至孟秋等五閏月。各增多一日。其所餘四分日之一。積四年得一日。則用左氏春秋傳歸餘於終之說。加於歲終季冬之杪。謂之閏日。至每百年不閏。每四百年復閏。則大率仍如歐歷焉。(所云四分日之一者。特概畧言之、其密率每百年實僅得二十四日零、)

第三　每七日一來復。擬自歲首元旦起數。至最終之一來復、後餘一日爲除夕。即爲特別休假日。四年置閏歲終多一日。亦與除夕同。歲以爲常。(說明)人身血氣經絡。七日一周。凡不食七日。或不眠七日者。皆必死。得寒疾。輕者七日傳經，汗出自愈。重者七日不汗。亦必死，蓋生理然也，中華三千年前周文王作易繫辭，其復卦之辭曰。七日來復。孔子爲之贊。作彖傳曰。七日來復。天行也。謂天然之運行也。又作象傳曰。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謂至此來復之日。國家官署。及民間通常事業。皆休息也。佛法七七齋僧。謂七日一齋。凡七齋。基督教謂初造天地。七日而成。穆罕默德教亦云。故凡信仰之徒。七日

一禮拜。中華古者七日休息之制。他無明徵。惟漢人在官治事者、每五日予假休沐、唐人則十日一休沐意者秦始皇事事變古。或改七日爲五日。漢踵秦制。及唐又畧更漢制耳。宋元以後。茲義遂昧。清季漸習歐俗。官私學校工場。皆七日一休假。以二十八宿七曜所值。名曰星期。至今仍之。要之七日來復之旨。東洋西洋。悉出一源。衍以爲同。道亦無悖。新歷法於此。當有世界統一之宏規。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每四年又閏一日。其餘七日之數。恒有畸零。必待所餘積滿七日。乃多一來復。而數率始齊。而又往往後先紛錯。今欲化畸爲整。應即就整棄零。自歲首元旦起數至第七日爲第一來復。與華俗所謂人日之期適合。每年。五十二來復。後餘一日。爲歲終之日。即華俗所謂除夕。擬爲除舊布新之義。今則可除而不計。於每來復例假外。以此日爲特別休假日。四年冬杪、多一閏日。亦爲特別休假日。皆不入通常七日來復之數。次年之來復日期。卽與前年同。不整者自整矣。且歲終度歲。乃人事更始之時。得有特別之休假。爲特別之紀念。亦至理之當然。常情所同愜。更無華歷歐歷之可爭也已。

世界歷法。以歐歷通行爲最廣。以華歷步算爲最完。茲參酌於兩者之間。不違乎人事之所便。仍協乎天運之自然。於列國風俗習慣。多所容納。於諸大宗教之信仰尊崇。亦不至過於謬戾也。同軌同倫之盛。此其庶幾乎。乃者中華民國十三年。卽歐歷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其二月五日。卽夏正甲子歲孟春正月朔日甲寅。適値立春。中華民國首都北京。交節時刻。在巳初二刻六分。卽上午九時三十六分。凡經線差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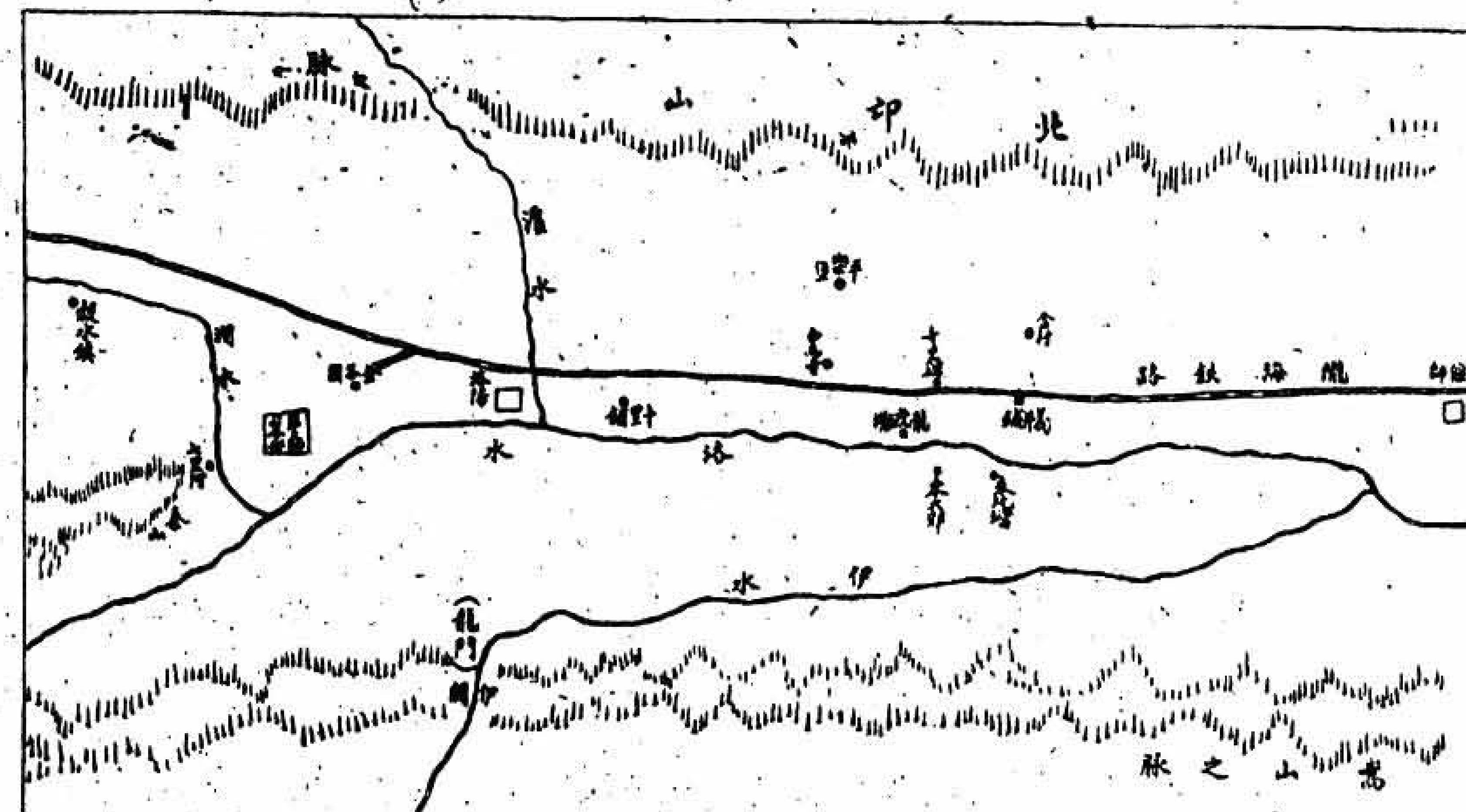
度。則時差、爲四分。東差晚而西差早。北京偏西九十一度半至九十九度。當北緯線三十餘度間。迺歐羅巴之巴爾幹半島南部。希臘雅典之分野。居西洋古文化發源之地。襟帶地中海。東距日本東京。西距美都華盛頓。各百有餘度。爲今世界之土中。（尚書召誥、指洛陽爲土中、特就中華疆域而言、）是日立春。此間交節時刻、比北京差早二十四刻六分至二十六刻六分、實爲寅初之上二刻。即上午三時至三時半。以世界之土中。歲首立春。適值夏正甲子歲孟春建寅月甲寅朔之寅刻。誠曠世難逢之嘉會。況是日前一日。即癸亥歲之除夕。除夕前一日。又值今世通行之休假日。即以此除夕比四年之閏日。所議改定之來復日期。由此銜接蛻卸。亦復巧合無迹。新歷法託始於此。尤足爲世界大同之新紀元。果得付議可決。雖施行之期已難倉卒急就。然此後之新歷元。固當本之於此也。當代大天文家。大政治家。大宗教家。幸有以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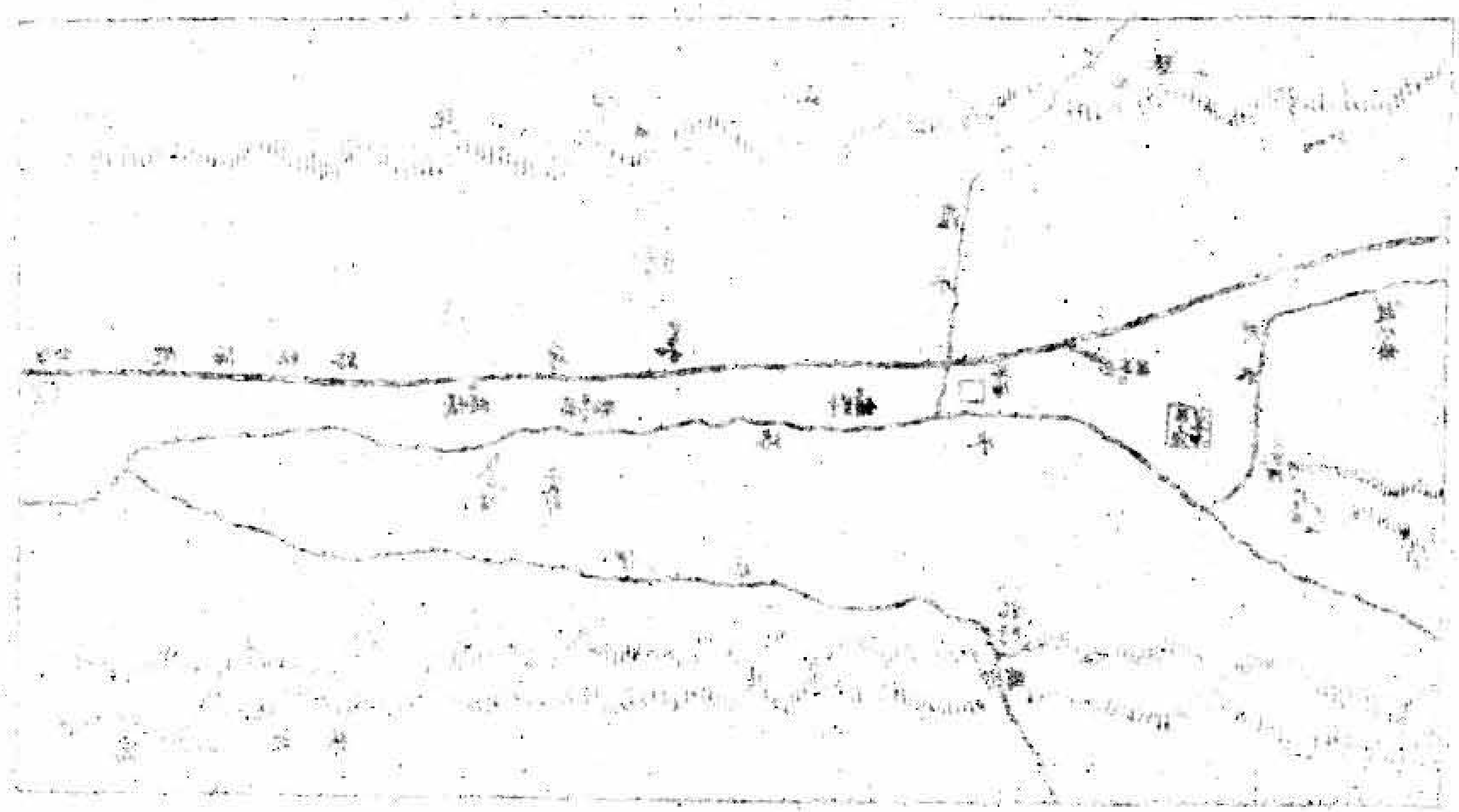
中國歷代黨爭史

此書係王桐齡先生所著上起先秦學派下迄戊戌政變凡歷代黨禍源源本本披露其像誠傑作也洋裝每一册定價八角

發行所　北京求知學社

洛陽現勢略圖





洛陽都會變遷考

蘇莘

論洛陽都會、當先辨東洛西洛、即肇始於成周王城之分也。周都鎬京、武王定鼎於郟鄏、（按鄭玄曰郟山名鄏邑名圖經云郟山即邙山）周公因之以營洛邑。營澗水東、瀍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亦曰河南城。隋唐以後所謂洛陽縣、此即西洛。復營瀍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漢迄北魏所謂洛陽縣、此即東洛。古籍所志王城周廣之度、不一其說。逸周書作雒解云、『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郛方七十二里、南繫於洛水、此因乎郟山、以為天下大湊』據是周九里。（此據讀史方輿紀要所引汲冢周書某刻本作城方千七百三十丈郛方七百里）梁劉昭續漢志郡國志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方一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郟山』據此周四里。並存其說可也。自平王東遷、傳世十二、以至悼王、皆都王城、稱東周。敬王避子朝之亂、東居於狄泉、乃徙都成周、（春秋昭三十二年晉定公使魏舒率諸侯之大夫會於狄泉城之以居敬王（狄泉詳後））由是東周之名、移於下都。敬王傳十世至慎靚王、均都之。王城置公以為守府、稱西周公。赧王復還於王城、旋亡。

王城方位、以今地考之、當在洛陽縣城偏西。志云、約距五里。顧炎武作圖、以古王域在金谷園之地、近是。（見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五十一金谷園今村名相傳為石崇故蹟）洛誥明言在澗東瀍西。澗水自西來、過穀水鎮而南折、流約九里、入於

洛、澗、西阻於秦山之麓、俗稱秦嶺魏尾即熊耳山脉東尾也距縣城西南二十五里度自古不能西徙。跨澗有石橋、地名七里河府橋圮毀來往過因使民國十一年重建距縣城西十里。王城址、當不逾此。澗水自古兼穀水之名、穀水志稱源澠池縣南山穀陽谷東北流經新安縣南又東入於澗今據成云即孝水洛澗俱來自高地、易暴漲、故周靈王時穀洛鬭毀王宮也。

城周、西距王城四十里、據晉元康地道紀帝王世紀云、『周下都城東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俗稱九六城、』梁昭續漢志亦引此說秦封呂不韋爲洛陽十萬戶侯。皇覽曰洛陽縣北芒山道西有呂不韋冢今湮無可考因周城拓大之、復建宮闕、引洛水貫城中、河陽北宮、河陰南宮、中爲複道三相去七里。漢初以爲離宮、高帝五年、置酒南宮、七年、從複道見諸將沙中隅語、皆此、洎元帝時、戎患危及咸陽、翼奉上書、請徙都成周、未果行。光武中興、定都東洛、規模遠迭於前代、惑五運之說、易洛爲雒。然班固東都賦、張衡東京賦、敷陳縟辭、皆無礙於史地之考究、考東漢魏晉以迄北魏、都城定制略同、晉元康地道紀云、『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陸機洛陽紀云、『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十三里、』里數雖互異、其爲縱長形式則同。漢城凡十二門、南面四門、正南曰平門、亦曰平城門、魏晉以後改平昌門、其東曰開陽門、魏晉以後因之、其西曰小苑門、魏晉改宣陽門、北魏塞之、又西曰津門、洛水自此入城、魏晉改津陽門、北魏稱宣陽門。東面三門、正東曰東中門、魏晉以後改東陽門、其南曰望京門、魏晉改淸明門、北魏改靑陽門、其北曰上東門、魏晉以後改建春門、西面三門、正西曰雍門、魏晉改西明門、北魏改西陽門、其南曰廣陽門、

魏晉因之、北魏改西明門、其北曰上西門、魏晉以後改閶闔門、又北北魏增闢承明門、北面二門、東曰穀門、穀水經此、魏晉以後改廣莫門、西曰夏門、魏晉因之、北魏稱大夏門。

洛陽迤東偃師迤西之間。洛水橫帶、極目平疇、二千餘年繁華文物之告都會、片石殘甎、渺不可得、蓋銅駝荊棘、已幾經滄桑矣、搜求其約畧可辨者、得有數端、錄之以供參考。(一)晉元康地道紀曰、『城東北有周威烈王冢、』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亦云、『周威烈王冢在城東北隅、』清龔崧林考、得之於洛陽縣城東三十七里之金村北。(乾隆九年知洛陽縣於古陵墓多所發見立有碑石金村當洛陽偃師兩縣接界地汴洛鐵路幾非鐵站北五里餘)可徵古城東北隅。至此。(二)漢明帝所建雍門西之白馬寺。洛陽伽藍記云、『白馬寺在西陽門外三里、』經歷代葺修。尚存。按寺距洛陽縣城東二十五里。(汴洛鐵路經此)(三)寺裏碑地方發見鐵鑄佛像數尊。考係伽藍記所載、西明門外一里之沖覺寺。(四)近年於朱圪壋發掘出北魏正始三體石經碑、及漢熹平石經殘石。(壬戌冬在朱圪壋村北里許掘土得之)此地為漢魏大學所在、即伽藍記所云開陽門外之勸學里也。(五)漢靈帝熹平五年講武於上西門外平樂觀、袁紹誅宦官、董卓屯兵平樂觀以應之、今白馬寺北四里餘有平樂堡、雖位距微差、其沿襲古名則無疑。(六)魏明帝於故洛陽城西北隅築金墉城。其後曹芳曹璜暨晉楊后惠帝每有幽廢、皆居此。唐初於城置洛陽縣治、貞觀時始廢。志稱狄仁傑墓在金墉城、今狄墓巋然、尚存於白馬寺東側。(七)狄泉亦作翟泉、帝王世紀云、『狄泉本殷之墓地、在成周東北、今城中有殷王冢是、』伽藍記

云、『東陽門內昭儀寺有池、世謂之翟泉、按杜預注春秋、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此池係石崇家池、翟泉在建春門內太倉南周回三里、水澄清澈底、魏名爲蒼龍海、今邙山之麓、尚有翟泉鎮翟店翟村諸地、惟泉久堙、地望亦不甚合。(八)洛陽縣城東三十里、白馬寺東里許、有長堤二、如頹垣、南抵洛濱、北至邙麓、東西相去約三里、或目之爲洛都遺蹟、竊以爲非也、徵論漢城、就以北魏迄今計之、已千七百餘年、詎有頹石盡無、但存土垣之理、橫距過狹、亦不類、土人呼爲李密城、相傳李密築、龍虎臺以閱兵、後訛轉爲龍虎灘、而成村落、隨其故壘之蹟也、說差可信。(九)伽藍記云、『青陽門外二里御道北有平等寺』今龍虎灘東北有平等寺、(上述長隄東側)以地望考之、古寺當更偏東、斯係後人遷徙耳、(十)龍虎灘北、有丘巍然、俗稱爲漢質帝陵、魏嵩林亦從其說、按地望正當東都城內、宮殿衢市所在、寧有窆闕置此之理、疑傳訛也。

當董卓之亂、刼獻帝西遷、東都宮闕付之一炬、迨建安初、帝東歸、曹操復挾之遷都許昌、洛都遂廢、至魏文帝黃初元年、復營洛都、收拾殘破之餘、初居北宮、起建始殿以朝羣臣、明帝復於漢南宮故址、起太極昭陽諸殿、南北宮繚以宮城、闢華林園於廣莫門內、閶闔堂皇、於以復振。晉武帝享其成、迨永嘉之季、劉曜陷洛都、又成灰燼。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南遷都於洛、大營宮殿城池、漸復魏晉之舊、廣興佛事、僧寺千三百餘所、開歷史上創觀。伽藍記云、『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戶十萬六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爲

一里』里開四門、諸里正、合有二百二十里』亦可謂極一時之盛已。（按北魏洛都仍漢魏舊城伽藍記所謂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但據城外合市而言非城垣外拓也可詳證之（一）就白馬寺金墉城（詳前）可證西未外拓（二）水經注伽藍記乃載穀水於建春門外石橋下入陽渠石橋銘云漢陽嘉四年造云云可證東未外拓（三）伽藍記云宣陽門外四里洛水有浮橋名永橋宣陽門即魏晉津陽門可證南未外拓（四）伽藍記云壽丘里在都城西南隔洛水北達邙山其間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皇宗所居即此益可互證所謂南北十五里者乃里居之里地非城垣也）厥後爾朱氏之變、焚刼凡數次、蕩毀幾盡、迨至東西戰爭、東魏敬帝天平二年、遣高隆之盡撤洛陽宮殿、運其材入鄴、東洛歷代之菁華、於以銷滅、徒付之黍離麥秀之感而已。

瀍澗流道之改徙、與洛都局勢變遷、有連帶關繫。考古者不可不知也。古時澗水經王城（即河南城）之西、而南下入於洛。瀍水源於邙山、南下、經王城之東、入於洛、自周靈王壅穀水、（即澗水）使東出於王城之北、則其勢必與瀍合流、經王城之東、以南注、（水經注云河南城西北穀水之右有石磧磧南出爲死穀北出爲湖溝按死穀即閶闔道也）迨東漢建都、自河南城東北十五里之千金堨、引水復東出都城穀門北、繞至上東門外、（前述建春門石橋柱有陽嘉泐刻即在此）合於陽渠。陽渠、由都城南引洛水名此也。東流經偃師縣南、抵鞏縣、入於洛。一溉京師而疏漕運、方貢委輸之利莫大焉。然自是瀍澗之故道、皆廢。曹魏沿其制、稱五龍渠、晉稱九龍渠、後魏更名九曲瀆、直至隋移東都始廢。千金堨瀍澗復歸故道。今洛陽縣城北、邙山之麓、猶隱隱見澗水東下廢瀆之迹焉。

洛都西徙、於瀍水以西、始之隋煬帝。按括地志云、『自周敬王漢光武魏文帝晉武帝皆都故洛城、至是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都城』唐李庾東都賦云、『始乎周卜、今自隋革、進十八里、作唐東宅』宋劉

義慶大業雜記云、『大業元年。勅有司於洛陽故王城東營建東京、（大業五年改稱東都）城周廻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西距王城、東越瀍澗、南跨洛川、北踰穀水』洛水貫城中、以象河漢、跨路建天津橋、但城僅築短垣、唐重修始完整、城門凡十、南面三門、中曰建國門、前直伊闕、唐改曰定鼎門、東長夏、西厚載、東面三門、中曰建陽、唐改建春、南永通、北上春、唐改上東、西面二門、南麗景、北宣曜。北面二門、東延喜、西徽安。內城偏都城西北隅、周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宮城周九里三百步、宮殿之美備、駕漢魏而上之。（詳見大業雜記）隋煬帝更引汴入淮、疏邗溝達江、作通濟渠、以通東南、引濟入漳、合衛達海、作永濟渠以通東北、運輸暢利、控及渤海長江、綰轂中原之局勢、以成都洛而能善用地形者、前古未有也。

唐初、雖經李密王世充等之戰、殘毀未甚、太宗詔建東都、貞觀六年、治洛陽宮、高宗復經營之、太抵因隋之舊、更新名號、作陪都耳。武后時、使李德昭重修外城、周五十二里九十六步、號爲金城。（方輿紀要引劉餗云、都城南北十五里二百八十步、東西十五里七十步、周廻六十九里三百二十步、里數微異）宮殿臺觀、踵事增華、遠軼於隋、（詳見唐六典）武后駐此、於以館夷賓、策貢士、大有遷都之意。洎安祿山亂作、田承嗣等陷東都、兵燹殘破、故天寶以後、車駕不復東巡、郭子儀諫徙都洛陽疏云、『洛陽自大盜以來、焚毀略盡、百曹榛荒、寰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羣嗥、千里蕭條、亭舍不烟』、其景況可想已、

五代紛紜、朝汴暮洛、東西京之名雖常、朱溫篡唐、改汴州爲東都開封府、至開化三年、即遷洛陽、溫之被

弑、莫象先之誅朱友珪、皆在洛也、至均王乃都汴、以洛爲西都、李存勗滅梁都洛、復稱爲東都、終唐之世未徙。石敬瑭天福二年、從桑維翰之請、遷汴、復以汴爲東都、洛爲西都、自是以迄漢周、遂永都汴京矣、計都洛陽者、梁五年、唐十三年、晉一年耳。

宋都汴、洛陽仍西京之名、宋太祖有幸西京詔、建隆三年、命畫洛陽宮殿案圖以修汴京、隋唐故宮、猶有存遺、故以爲遊幸駐蹕之地、富弼以中書判河南府、文彥博以司徒判河南府、倘寓重視故都之意焉。然榮薇已去、日就凋零、觀邵雍洛陽懷古賦云、『宮殿森列、鞠而爲茂草、園囿棊布、荒而爲平野、鑾輿曾不到者三十餘年、使人悵然歎曰、虛有都之名也、』蓋已不勝故宮禾黍之慨矣。

洛陽城闕宮殿之殘毀、其在靖康以後、逮金元之南侵乎。金宣宗貞祐中、徙都汴、以洛陽爲中京、改爲金昌府、洛京之稱、此爲最後之一見、或云、宋初曾毀洛宮、徙以築汴、顧祖禹云、『女眞蒙古再經兵燹、故宮遂鞠爲茂草、』自是千餘年之建築、掃地以盡。

今之洛陽縣城、周八里三百四十五步、高四丈、門四、東曰建春、南曰長夏、西曰麗景、北曰安喜、洪武元年所建也。因金元舊址、築以磚垣、成化、萬曆、順治、康熙、乾隆、咸豐、遞事脩葺、以至於今、考城址、始於宋仁宗景祐元年、王曾判河南府事、改築洛城、視隋唐之舊減五之四、約當故城之東南一隅耳。

瀍水經縣城東門外、跨瀍有興春橋。唐建上陽宮於宮城西南隅、南臨洛水、西距穀水、東接宮城、北連禁

苑、殿門悉東向、一名西宮、（高宗顯慶二年建）今陸軍第三師所駐地、俗尚以西宮稱之、是其故地也。我國人素乏保存故蹟之思想、若主且一意剷除故都要塞、恐予僨事者以憑依、昔時戰爭之蹂躏、更罔所顧惜、遂致歷史上之陳蹟、百無一二留遺、豈僅一洛都也哉、東洛久堙、西洛附唐之建築、亦毀滅淨盡、復因交通阻塞、元明以降、距京師尤偏遠、文物消沉、日即於退化、俯仰今昔、不禁慨然。按地理公例、交通可以轉移形勢、啟發人文、然則隴海鐵路、其改造洛陽之一端歟。

儒墨之異同

中國古來實踐道德之派別，以儒墨為大宗，儒學既為二千餘年以來中國人理想上之模範道德，而歐美最愛流行之博學說，實為墨學之餘韻流風。是兩大學派者，固久放大光明於世界矣。獨惜自古迄今。重儒者排墨。重墨者排儒。從未有兼綜並采，比較其異同，以供世人之研究者；遂致此兩大哲學家之學說，分道揚鑣。互相衝突。卒莫得持平燮理之疏證。誠天壤間一憾事也。任邱王桐齡先生有感於此。特於課餘之暇，作成儒墨之異同一編。以儒家本經之四書墨家本經之墨子五十三篇為根據。參以五經三傳與先秦諸子學說中之有關於儒墨者，及後世諸家批評儒墨之議論。列舉儒墨二家之學說理想及事蹟上種種異同之點。比較研究。詳為疏證。用精細之眼光。縝密之理解力。加以公平之判斷。有志研究哲學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全書約十萬餘言。洋裝一冊。定價大洋八角　外埠加郵費五分

總發行所　北京琉璃廠西門內北京求知學社

馬哥孛羅遊記導言

張星烺譯

（註八十四）鄙人嘗遍覽威尼斯市之各家譜，不獲見拉奴座喜爾勝奴之名，唯見有叔人名萊尼（Ren-iero）者，拉奴座之名，或爲萊尼之誤乎？

芳提那之夫馬哥白拉格地奴，或即爲彼得白拉格地奴氏之子。一千三百四十六年時（元順帝至正六年）充遠征總司令，討伐阿起利亞（Acquileia）主教者也。一千三百七十九年時（明太祖洪武十二年）芳提那或已寡居，以耤隸聖約翰敎區之故，行政會命捐戰時公債一千三百里耳。同區有彼得白拉格地奴君者，或即芳提那之子，亦强爲付納公債一千五百里耳。蓋是時方與基奴亞復興戰端也。

此外各公牘所載孛羅氏家史，頗寥寥。一千三百二十六年時（元泰定帝三年）毛萊他爲粗淡桑尼奴格里尼（Zancao Grioni）在聖維他敎區（Campo of San Vitale）所侮辱，控於法庭。四十議員議會（Council of forty）判決格里尼品行不端，罰坐獄二月。

一千三百二十八年三月，聖約翰敎區馬哥孛羅（著書者之侄）又名馬哥黎奴者，爲前老馬飛於一千三百零八年二月六日遺命給彼公債金一千里耳，不意於一千三百十八年五月，爲聖約翰敎區已死馬哥孛羅（即著書者）不顧權利，讓渡他人，彼死後，又爲其承嗣人所割讓，乃起訴於法庭。法官查得此讓渡大

不合理，且全無原由，命將此讓渡，悉行删除。二月後，四十議員議會復判决多那大夫人因某案犯法，須賠償受罰也。魁利奴（Beruccio Quirino）嘗有金二包，封鎖寄存於多那大夫人之處。包內有金約值八十里耳，格羅西幣。（値銀三百鎊）及啟包時，僅餘四十五里耳與二十二格羅西，（約値銀一百七十鎊）魁利奴因控多那大夫人，擅自啟包取金之罪。多氏當時或亦效婦人恒性，知有一己權利，而不知有法律束縛，故作此盜竊行爲也。四十議員議會判决多氏有罪。法庭因出示沒收孛羅氏某物，償還欠金，並罰二百里耳以儆貪婪。（八十五）

（註八十五）此罰欵二百里耳，並未註明何幣，或者爲 lire grossi 也。若然，則等於今英金三十七鎊十先令。吾人亦甚望其非 lire piccoli 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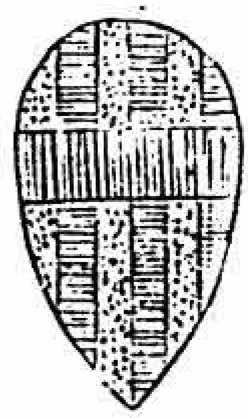
口碑所傳馬可孛羅之家貲，何啻鉅萬，然馬哥本人之遺命狀文，則並未言有此數。何哉，謂爲不及鉅萬，則又無信理可徵焉。（八十六）

（註八十六）孛羅氏苟如口碑所傳之富，何馬哥孛羅之弟少馬飛亦曾享其父遺產之一份者，於其遺命狀文中僅言有一萬里耳，或最多等於五千相山克脫乎？

嘗考安尼羅萊大奴氏（Agnes Soredono）之公牘二，皆載其與多那大夫人爲姊妹行。（八十七）余因疑多那大夫人姓羅萊大奴氏。然安尼羅萊大奴氏，曾否適人，抑爲處女，則無由考，是以不能必也。

(註八十七)聖媽尼教堂(S. Marin della Vergini)之居正某氏，亦名安尼羅萊大奴，卒於一千三百九十七年，然所距時間，不免太遠，恐非一人也。

孛羅氏以後之家史，多難確信。賴麥錫作馬哥孛羅傳，謂孛羅氏之男統，至一千四百十七年時，威羅那貴人(Castellano of Verona)馬哥孛羅卒，遂絕。(八十八)(或謂卒於一千四百十八年，又有謂卒於一千四百二十五年者。)其家之產業，統歸媽利亞所承襲。(威尼斯市某君，贈余抄寫公牘一紙，稱此女之名為安那Anna)媽利亞於一千四百零一年，適班內代拖科那羅君。(Benedetto Cornaro)於一千四百十四年，再嫁於阿梭脫萊維沙奴氏。(Azzo Trevisan)其四代曾孫馬哥安拖奴脫萊維沙奴(Marc antonio Trevisan)於一千五百五十三年時，被舉為威尼斯市之市長。(八十九)


脫萊維沙氏所用袖徽圖

(註八十八)威尼斯公立博物館(Museo Civico)內(錫閣那室Cicogna Collection第二千二百七十一號)，有委任狀一紙，載一千四百零八年市長米哲斯太奴(Michiel Steno)任命馬哥為阿羅斯的克地方之長官。(Podesta of Arostica)狀文稱馬哥為Nobili Viro Marcho Paulo此馬哥想即與孛羅氏最後者為同一人也。

(註八十九)馬哥安拖奴脫萊維沙奴被舉後，辭職不欲就。其友勸之就職，然在位不及一年，即死矣。

馬哥巴巴羅(Marco Barbaro)依據賴麥錫之書，作家譜學一書，謂威羅那貴人(Castellao of Verona

一為遊歷家馬哥孛羅之孫，馬飛之子。吾細考此說，全無根據。巴巴羅又謂媽利亞為遊歷家之弟少馬飛之女。苟若是，則此女嫁於一千四百十四年，同年生子。而子之父，則最後亦須生於一千二百七十一年。年代相差，至於一百四十餘年之遠，其謬誤雖言亦可知矣。此外孛羅氏之家譜，言者多家，各有謬誤。余嘗考之，蓋皆由於聖哲萊米亞 (San Geremio) 及聖約翰 (S. Gsor. Grisotomo) 教區之孛羅氏兩枝，分別不清，致起錯誤也。（巴巴羅之錯誤，蓋不因此。）余故謹愼，不將諸家之說揭示也。設使前數頁所言之馬哥稱奴孛羅 (Marbolino Polo) 與孛羅氏之血統最密（甚或為法律上不承認之私生子，）則是彼為聖肥立斯教區安德利亞孛羅氏之惟一男系；遊歷家馬哥君亦其正嗣也。由家譜中之關係視之，余則疑威羅那貴人馬哥及媽利亞服萊維沙奴皆聖哲萊米亞教區孛羅氏之嫡派也。(九十)（參觀本書後附錄乙孛羅氏家系圖）

（註九十）本書後附錄乙內於孛羅氏家系事實，蓋已詳言之無誤矣。

威尼斯市官府文牘保存處藏有委任狀文一紙，乃市長所發介紹貴人 (Nobilis Vir) 馬哥孛羅先生於西錫利王者。狀文日期，為威尼斯市紀元一千三百四十二年十一月九日。吾人於西錫利官府文牘保存處見數年後復有西錫利王路易 (King Lewis of Sicily) 命令一紙，載馬哥孛羅嘗執役於王庭，頗有微勞，甚稱王意，王因命錫西那市 (Mosina) 太守，免除馬哥作為商販運出入所應納之關稅，每年值二十兩之數。此命令乃一千三百四十六年（一千三百四十七年？）正月十三日自克

搭尼亞市 (Catania) 所發者。

前一狀文，乃威尼斯市官府文牘保存處處長賽夏梯君 (Signor B.Cecchetti) 告知部人者，並云此狀文，嘗轉錄於大辭書卷四第五頁，(Commemor. IV) 云云。後一令，乃得之於拍勒摸市 (Palermo) 官府文牘保存處處長克利尼君，(Carini) 此令現存於王家圖書館 (Archivio della Regia Cancellaria) 此馬哥孛羅之使命，亦嘗見諸西錫利王彼得二世之某勅旨中。是時威尼斯市對於西錫利有所請求，命馬哥孛羅為大使，故王有此勅旨也。考該勅旨之時期，乃一千三百四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在稀西那所發者。西錫利考古家格利高利 (Rosario Gregorio) 謂此大使，與大遊歷家馬哥孛羅為同一人，然遊歷家馬哥孛羅王是時死已久矣。

由末後一令文觀之，此馬哥孛羅乃為商者，或與本節所言之馬哥孛奴為同一人。然此貴人 (Nobilisuir) 或與前第四十七節，最末一註，所言之馬哥孛羅為同一人，則尤近矣。

第四十九節，　附文，

亨利考狄曰：遊歷家孛羅氏嘗遺有數物於後世，傳至今代，略加考證，或亦當世博雅先生所樂聞也。

(甲)短逝之市長馬利奴發利羅 (Morino Falierol) 似有遊歷家馬哥孛羅紀念品甚多，其中有抄寫公牘二紙。一為馬哥孛羅之手筆，其他有花彩甚多。施羅斯 (Julius von Schlosser) 嘗自威尼斯美術工業及古玩雜誌上 (Bulletino di Arti) (Industrie e Curiositat Venezione) 一千八百八十年至

一千八百八十一年第三期中摘取而復印於其所著之古代金牌及古玩攷第十八卷中。其內有馬利奴發利羅紅宮內所藏物品目錄。發利羅之宮在聖徒教區，(ss. Apostles) 其目錄中要件可約言於下：

耶穌降生一千三百五十一年第六週 (Indiction) 古代久良曆法 Julian Calendar 每週十五年。今代格利高雷曆法已將棄不用矣。 四月，聖徒教堂附近，貴族瑪黎奴法里羅之故邸紅宮內，收藏珍貴清單。

此單爲該教堂僧人約翰親筆所寫者。

欵目 諸箱藏金銀珍物甚多。內有戒指一只，其上鐫文爲「忽必烈汗賜馬哥孛羅」云。又衣領一具，飾以各種刺繡走獸之形。蓋皆韃靼特有者。上方二物，皆馬哥孛羅贈與法黎羅族人者。

欵目 白皮箱二只內藏各種金銀物品甚多。皆馬哥孛羅受自某蠻王者。

欵目 三口刀一把。製工精緻。亦馬哥孛羅自東方帶歸者。

款目一　印度地毯一張。亦馬哥孛羅遺物。

款目　白羊皮紙寫本書一本，附給圖甚多，蓋即馬哥孛羅遊記草稿也。

款目　韃靼諸國記一本馬哥孛羅親筆所書者

（單中不屬馬哥孛羅者皆用…………略去）

（此單原爲拉丁文法國沙海昂工程師代余譯成英文而余又由英文譯成漢文）

（乙）法國路費 (Louvre) 格蘭的地君 (M. Ernest Grandidier) 所藏磁器甚多，且極寶貴。內白磁香爐一具，傳云來自馬哥孛羅。此爐乃一八角形之瓶，支那福建產，宋朝時代物品也。威尼斯市聖瑪克教堂儲庫守官某君，贈之達維理男爵 (Baron Davillier) 者。格蘭的地君爲研究磁器之專家，著有支那磁器 (Céramique Chinoise) 一書，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時，出版於巴黎市。本書附印之圖，即格蘭的地君允許撮取者。

第九章　馬哥孛羅遊記本書及最先所用之文字攷。

第五十節　遊記本書內容總說。

遊記本書分二部。第一部爲序言，乃述個人歷史者，畧言孛羅氏兄弟二人至大汗庭之情形，與第二次偕馬哥同至東方及由印度洋至波斯歸國狀況。語雖甚短，然極有味也。第二部，篇章甚多，長短不一，

詳述奇見異物，各地怪俗大事，亞洲各國情形，尤於忽必烈大汗起居，朝庭，戰爭，及管理方法，最注意焉。末尾有多章，述十三世紀末葉成吉斯汗子孫，亞洲各汗國，迭相爭鬥事。冗贅而寡趣，且無所用，故各次出版之馬哥孛羅遊記本，書多删畧之。鄙人亦與他人同好惡。讀書者，喜節畧，余亦其一人也。此次所刊遊記，雖爲欲其完備，將諸篇悉羅集之，然余亦覺其徒勞而笨拙也。

第二部在各種舊刊行本內，直至末尾，篇章多不分明，最古意大利或威尼斯刊本，劈劈奴大僧，嘗譯之成拉丁文，其內容多分爲三篇。後世學者亦多從之。鮑梯氏分末尾歷史諸章，爲第四篇。今次所刊者，爲便利之故，亦從鮑氏例。（九十一）

（註九十一）吾等所引證之地學會版（Geographic Text G. T.）於老法文本內分二百三十二章。鮑梯氏本爲二百六章，意大利克魯斯克版（Crusca Italian）爲一百八十三章。

第五十一節，原書之文字。

馬哥孛羅遊記最先著述時，究用何種文字，議論紛生，而甚鮮發明也。賴麥錫並未有攷證，而即武斷評定其最先用拉丁文。馬斯敦（Marsden）揣測其爲威尼斯土語。巴爾德利博尼（Baldelli Boni）於一千八百二十七年時，在佛羅倫斯市（Florence）刊印其所註馬哥孛羅遊記，頗爲詳密，辨其最先文字爲法文。自是以後，學者攷究，闡明其說，證實其爲確鑿不誣也。

揣測其最初用意大利某方土語者，亦頗爲有理，尙有當時一二證據，亦足以輔其說也。勞勞奴大僧，謂譯遊記爲拉丁文時，馬哥孛羅尙生於世，而大僧乃自謂譯自土語。摩代那市（Modena）圖書館，存有抄寫本大僧勞勞奴紀年書一本，謂所譯遊記乃自蘭巴德省（Ex Vulgari idiomate Lombardico）土語而成。故見者謂時期如此其近，拉丁文即已爲第二次所用之文字，未免不近情理。然余則深信拉丁文實爲第三次所用之文字也，且大僧勞勞奴之譯文，依其中字句條理觀之，亦實非由原文而由意大利土語譯本所譯成者也。

世所疑意大利土語最老之寫本，今藏於佛羅倫斯市瑪格利貝克栖亞圖書館。（Magliabecchian Library）今世意大利人多稱之爲羅梯馬（L'ottima）因所用脫斯肯省（Tuscan）土語，悉純正也。又有謂之爲代拉克羅斯克本（Della Crusca）者，因該派人著辭典時，引用爲底本故也。查此寫本之面，有意大利文小註如下：

『此書名馬哥孛羅航海紀行。馬哥孛羅者，威尼斯市貴人也。吾外曾祖父邁克俄曼尼（Michael Ormanni）抄此書於佛羅倫斯市外曾祖父卒於一千三百零九年。吾母攜歸李克球（Del Riccio）里第，因隸於余及吾弟。一千四百五十二年誌』

依余所攷，據該寫本所用之字跡觀之，此僅小註內之年代，或不誤也。苟若是，則此本之抄寫，至遲亦

必在遊記本書第一次錄述以後十一年之內也。持此說者，謂遊記本書最初，或用脫斯肯土語，亦未可知也。及巴爾德利博尼將其付梓時，察知書之內容，實譯自法文，證據甚多，（九十二）巴君已指出之。其他相類之點亦正多也。余因聊舉數條，列之下文，以明其說焉。

（註九十二）佛羅倫斯市瑪格利貝克儀圖書館所藏之寫本，曾經巴爾德利刊印，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時巴撥利（Bartolli）復重刊之。

第五十二節，　法國地學會刊印之老法文版。

一千八百二十四年，巴黎與地學會刊印孛羅遊記，前節已迭次引用，內容足以證明其為第一次原本，而非譯文，甚為明顯。該寫本（前巴黎與書館第七千三百六十七號，今法國與書館第一千一百十六號書，）法文極粗劣，然人名地名，則皆不誤，遊歷家之路程，皆指示瞭然，較之前此所刊各種本，皆為精確多矣。

該寫本文極奇特。吾人雖謂之法文，然非巴黎京城文秀之法文也。保林巴利曾評其文曰，『其文體在當世為佳法文，蓋亦猶今世德國人或意大利人，操法語滿口皆其本國之土音，來與巴黎或白勞"Blois"市民，較量言語之優劣也。』斯亦可謂為確當之評論矣。著作人與法文之文法，起大激戰，主格賓格，單數複數，動詞各法，時候之過去未來與現在等規則，皆茫然混亂，不知作用也。即其當時之讀者，恐亦時起疑難，不知其解釋也。書內意大利字，屏出迭見，或稍加變化，使似法國文字而已。邊康尼教授

(Prof Biancini) 謂書內威尼斯土語。亦可尋之，又書內東方字，亦偶遇之，蓋猶今世之英文與印度文，有時而混雜并用也。凡此種種，皆足證明此寫本爲脫斯肯省人羅斯梯謝奴所筆述，沾染東方文化之威尼斯人馬哥孛羅所口授之原來文字也。蓋二人之於法文同視爲外國語也。

書內固不獨法文文字爲奇特也，文法字句以外，其體調亦有嚴峻之點，粗陋戲曲體裁，酷類口述。各處文調，全無方寸比例。有太簡陋者，有散漫無系，字太冗贅者。有重複者。土語俚句，則時用之。（當時文人，亦多好用土語俚句，固不獨此書也。）同一名辭，而拼法屢更，甚至有在數行之內，亦前後不同，似全爲據耳聞而書者，文句時有停頓，似依口授者之休息而來者。關於遊歷家本人，則好用第三人之稱呼，然有時亦忘而書第一人之稱呼，如余我等類者。所有此種特色，似皆爲口授時，草草記錄，未及修飾者。若爲譯本，或重訂寫本，則此等奇異之點，斷不得有也。

其同一人名而前後屢異者：例如波斯汗孛羅氏稱之爲凱嘉圖 (Quiacatu Kaikhatu) 後乃又有阿嘉圖 (Acatu) 或嘉圖 (Catu) 等是也。

依口述而文筆亦爲之生矛盾停滯者，例如下節：

「離羅西亞 (Rosia) 余將告君等大海（黑海）情況，環海各國各省，一切詳細情形以君士旦丁堡爲始，然第一余須先述一省之情況、……此外無復可述者，故余將述他事矣。然羅西亞國尚有一

事，余前忘而未述至此必須言者。……至此可述大海情況矣。前此商旅人等，必有至此境者，然尚有多人仍不知此方情形者，故亦將載之吾遊記書內，此普事也。因此故可先述君士旦丁堡海峽也』

『由海峽進大海西邊有山，名曰發羅（Faro）……然自始述該事後，因已有多人知該地情形者，故余變計，不欲載該地於吾等記錄內，且述他事可也。』（參觀本書卷四，第二十二章及第二十三章。）

其他類此者，正不鮮也。

前後重複之點，莫過於下節摘取一段之文也。此節乃遊歷家述印度僧人狀況者。（Indian Jogis）其言曰：

『其中有信徒一派，曰朱基者，（Chughi）生存世間，年歲較他人為長，其壽多綿延至一百五十或二百歲。年雖老，而身體極强健，周遊四方，從心所欲，為其寺或佛像，盡力竭心。一若年幼者。然求其所以然之故，則節酒衛生，飲食甚少，僅擇滋養者而食之，尤以米及乳為多。余復告君等，此等朱基生存長久，如余上方所言者之故。此等人別食他物，余若述之，則君等亦以為怪物也。余告君等此等人取水銀及硫黃，混和之以為飲料，謂可增年延壽也。彼等之年，亦實為之增長也。余又告君等；彼等每月飲此二次也。余告君等，此等人自幼即飲此，以增年延壽也。如余已述之人，其飲此硫黃與水銀之混和物，始終無間斷也。』

此乃完全閒談之語，若譯文則決不致重複無潤色，至如是之情形者，吾等亦可依此而推測此書實爲遊歷家在基奴亞獄中之紀念品，自其口語而筆錄之者也。

第五十三節、由各種證據，決定老法文版爲所有以後各版之源淵。

上節所言各種情形之外，尙有一事，亦足以證明法國地學會所刊之版爲遊記本書以後各種譯本之淵源者。其事爲何，

馬哥孛羅遊記展轉翻譯，各種版本不可甚數，試參觀而分辨之，其中有名辭拼法，各異然大體則不能逃出一式也。

如本書序言第十七章及第十八章所言之蒙古婦人名字，依東方音確當之拼法，當爲布魯干(Bulughan)(元史作卜魯罕)及庫嗒清(Kukachin)鮑梯氏(Pauthier)版所依據之寫本，則拼爲博爾加拉(Polgara)及擴格脫拉(Cogatra)劈劈奴譯本所據之寫本，及以後復依劈劈奴之本，如賴麥錫之版等而刊印者，其拼法稍爲近眞，作博爾格那(Bolgana)或巴爾格那(Balgana)及料格新(Cogacin)詳攷此等拼法，博爾格那也，巴爾格那也，博爾加拉也，擴格脫拉也，科格新也，皆見於法國地學會版內。

波斯凱嘉圖汗之名，見諸鮑梯氏版內，作嘉陀(Chiato)劈劈奴版作阿克圖(Acatu)賴麥錫版作嘉克陀(Chiacato)所有此三種拼法，嘉陀(Chiato)…，阿嘉圖(Aclatu)也，嘉克圖(Quiacatu)也，皆見於法國地

學會版內。

科巴南城(Koh-banan)之名見諸鮑梯氏版內，作克巴南脫(Cabanant)勞勞奴及賴麥錫二家之版，作科必南姆(Cobinam)或科必南(Cobinan)二種拼法，皆見於法國地學會版內。

大汗都城，曰汗巴力格(Khanbalig)鮑梯氏版曰康巴魯克(Cambaluc)勞勞奴及賴麥錫二版，稍爲離奇，作康巴路(Cambalu)二種拼法，皆見於法國地學會版內。

中國人稱緬甸邊陲原來居民，曰金齒部，蒙古軍隊內之西方武官，譯中國文爲波斯語，曰柴但但(Zardandan)鮑梯氏版最近於眞，作根但但(Zirdandan)，唯勞勞奴版，作阿但但(Ardandan)他本有更訛作阿克拉丹姆(Arcladam)者，二種拼法，皆見於法國地學會版內。其他類此者甚多，不能一一枚舉，然此數者之揭出，余意已足証明法國地學會所刊之本，實爲鮑梯氏及勞勞奴氏二種版之淵源也。

關於法文原本之研究，吾人可參觀前章，羅斯梯謝奴及其法文諸著作攷也。至近代吾人得有確當證據，馬哥孛羅遊記最先所用文字，乃法國古代土語(VulgariGallico)也。

第五十四節，當時法文之普行。

其他事實，足以証明法文爲其最先所用之文字者固多，然終以書中內容各種證據，最爲可恃也。現存之法文本，足以標明當時筆錄之原狀也者，書而用法文或似是而非之法文，讀者有疑難而訝異者。

然若詳攷當時明會情形，實有不足異者。法國語言文字，在當時流布甚廣，較今世法文恐尤爲廣也。英吉利國王顯理第三世之廷中文人著撰，或翻譯，席間閒談小說(Round Table Romances)皆以法文，廷中官府往來多以法文，亦一例也。一千二百四十九年，(宋理宗淳祐九年)蘇格蘭王亞歷山德第三世加冕時，用拉丁文及法文以宣誓。一千二百九十一年時，(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英國首相宣言於蘇格蘭議會，亦用法文。晚至一千三百二十八年時，(元文宗天曆元年)英國牛津大學諸校，尚發告令命學生用拉丁及法國語相問答。該世紀之末葉英國詩人戈歐(Gower)作詩，尚用法文，雖不高明，然猶好用之。戈歐嘗自作詩數語，言對於法文不能深造，而自抱歉也。

詩曰，"Et si je nai de Francois la facondo·
jeo suis Englois; si quier par tiele voie
Estre excuse."

一千三百八十五年時，(明太祖洪武十八年)英國初等小學教師猶命學生將拉丁文課程，用法文以解說之也。阿施西(Assisi)地方聖徒聖佛蘭錫斯(St. Francis)者，依其傳記家之記錄，謂其因法文便於貿易，且少時即暗習之，故改用法名，曰佛蘭裘斯哥(Francesco)云。東征十字軍中，皆通用法文，十字軍所樹立之諸法蘭克族各朝廷，如耶路撒冷，敘利亞，濱海各邦等，西勃洛斯島(Cyprus)昔代內朝(Courtenay)時

代之君士旦丁堡朝廷，及摩利亞(Morea)各小國，法文皆曾行庭中。加塔蘭(Catalam)國之將軍兼歷史家，蒙大內(Ramon de Muntaner)氏，嘗記摩利亞勇士，善操法語，幾與巴黎市民無異也。五十餘年後，馬黎諾里(Marignolli)記謂阿雷陂(Aleppo)(在小亞細亞)地方居住之基督教徒，尙操似是而非之法語也。約翰曼德維(Sir John Maunderville)之記載苟可信，則埃及國大蘇丹，及其四相，皆精操法語也。合贊汗(Ghazan Kaan)爲波斯令主，遊歷家孛羅氏嘗自汗八里陪新后至波斯，嫁之拉施特(Rashidvddsn)謂其亦能稍知法蘭克語，大約即法文也。若依著英王理嘉德冒險談(Richard Coeurde Lion)者之說，則其時法文之用，其界尤爲高廣也。

當時著述東方事情，非法人而用法文者，固不獨孛羅氏一人爲然也。曼德維自述，謂其書乃先自拉丁文記載，譯作法文，復自法文而重譯爲英文也。一千三百零七年時，亞美尼亞王兼僧人海敦(Hayton)在波克梯(Poiciers)地方，口授東方歷史於尼古拉斯福爾康(Nicolus Faulcon)時，實用法文記載也。其他外國人，用法文以著述者，不可僂指，而尤以當代意大利之著作家爲最多也。十三世紀初葉，孟退克西奴(Monte Cassino)寺僧某奉瑪爾塔(Malta)伯爵之命，將前同寺僧，班內狄克丁阿馬拖(Benedictine Amato)之拉丁文紀年史，譯成法文，謂『可以便普通識書人之解釋也』。馬丁奴達克那雷(Martino da Canale)孛羅氏同時之同里人也。當孛羅氏離威尼斯市，居東方時，嘗用法文著威尼斯紀

年史一書。克那雷自謂法文普行，故以法文著書也。意大利詩聖但丁(Dante)之師，伯魯內拖拉丁尼(Brunetto Latini)著圖書集成(Li Tresor)一書，亦用法文，極博當代之歡迎者也。其他類此之例，不可勝計，吾人亦不必一一爲之表彰。羅斯梯謝奴所編輯之冒險小說，亦皆以法文著成者也。

然則法國地學會所刊遊記本書之法文，較之羅斯梯謝奴其他之著作，何以文筆優劣相差若是乎？此間難答，余至今尚百思不得其解也。或者此爲當時馬哥孛羅之口語，羅斯梯謝奴之筆錄草稿，尚待以後之修飾者也。(九十三)若此揣測而確然，孛羅何爲而用法語講述乎？孛羅氏之本鄉威尼斯土語，經居留東方多年，混亂疏忘，或爲羅斯梯謝奴所不了解，故不得不用法語互通問答也。余嘗遇英國人與荷蘭人言語各不相通，情迫而用馬雷語交談者，中國內地各省，言語不同，各地基督教信徒，有不得已而用英語以聞會演說者矣。愛爾蘭島民之愛爾蘭語不能普行，亦有用英語之互通者矣。

(註九十三)羅斯梯謝奴之草稿，倉卒寫成，內簡縮寫法甚多，當時或交書記重抄，而書記則於法文全無知識，故錯誤百出也。否則 Pelerinage 之作 Peilinage，espiceries 之作 Poserios，toucher 之作 Tochure；與 Proque 及 oiis 等字，何以錯誤若此乎？

中世紀之著作家，皆多口述而使他人筆記者。其中非無能文之人，而一時風尚使然。若確知此類著述家之數，亦未始不無興味也。亞美尼亞王海敦(Armenian Hayton)以博覽典籍聞於當時，所以口述

東方歷史者，或以不知羅馬之字故也。然哲痕維(Joinville)固當代文豪，而亦以口述例誠異矣。中世紀所稱四大旅行家之紀載，(九十四)假皆他人請迫，故口述其事，而他人代為執筆，錄於紙上也。當時人之不好文，不好名，亦可知矣。或者此風，乃地中海一帶諸國人之素性，不好用筆弄墨之故歟？攷此素性，雖至於今，該處人猶為然也。甚至高貴良善之人，設法阻其鄰居友人之用筆，而不覺其為擾擾也。

(註九十四)中世紀所稱四大旅行家者，乃馬哥孛羅、鄂多利克大僧(Friar Odoric)尼哥羅康梯(Nicole Conti)及依賓拔都他(Ibn Batuta)也。

第十章　馬哥孛羅遊記各次刊行版攷

第五十五節，　最著名四種刊行版。第一種法國地學會版或名老法文版。

攷求馬哥孛羅遊記各次刊行版，事甚煩而極無興味也。所有各版傳流至今者，約略可分為四種也。

(甲)第一種為法國地學會刊行版，前已屢言之矣。現今此版多已不全，唯巴黎圖書館所藏之寫本，則為完全。據云，此本乃先藏於白勞耳(Blois)地方法國國王私家藏書處者。意大利克魯斯克(Crusca)版，及老拉丁文譯本，與法國地學會本同印者，(巴黎圖書館第三千一百九十五號本)雖多有簡節之處，然其完全取材於地學會本則甚明也。克魯斯克版及老拉丁文譯本內章節各有不同，此可證明二書非互譯者。然二書則皆間接自某意大利本取材。一則抄寫，一則譯也。拉丁文譯本，與克魯斯克版，有重要不同之點，

拉丁文本內，分爲三篇，而克魯斯克版則無是也。於遊記本書後附錄庋內，余將各種刊版系統，列爲一表，所以示各版之關係者也。

由此種而發生其他意大利寫本甚多。內有數本，似直接譯自法文本者，然余未詳加考察，故不能表示何種意見也。

第五十六節、第二種、改訂之法文版爲鮑梯氏版底本。

其次之版，則爲鮑梯氏所依據之法文寫本，鮑梯氏爲研究該本之專家，謂該本定得遊歷家本人之允許而改訂者也。依余所考，約有寫本五種，皆歸此第二種內。其三種，則皆存於巴黎大圖書館內，一藏瑞士京城伯恩 (Bern) 而第五種則藏於伯得雷圖書館 (Bollean) 內。鮑梯以巴黎所藏三本爲底本。三本中，有二本，皆證實爲馬哥孛羅親捧贈於梯抱賽波愛者。此事前第四十五節已詳言之矣。依此攷證鮑梯謂原本及依原本而抄寫者，皆得馬哥孛羅之親自改訂，或得其允許而改訂者，攷此類各本之內容，與鮑梯氏所言者，尚多吻合。然錯誤之處尚多，固不如鮑君所言之美。鮑君固亦因此而生無數奇說也。

若恃此攷證，即冒然斷定此種寫本以前遊記本書別無他種本，則其說誠難行矣。蓋前章已判定法國地學會所刊行之老法文版，爲最初最實之本，爲以後各種譯本之淵源，即最先之意大利與拉丁本，

亦皆出此，而與改訂法文本無關，其內容因無從假借自改訂本也。該二本所謂之證據，亦誠難以解矣，達維察 (d'Avezac) 與保林巴利二君，疑謂馬哥孛羅親附與衆波愛公之書，即地學會本，其所以與第二種書不同者，因轉錄時，變爲純淨法文故也。然詳加攷究，則此說殊爲不然也。二書不同之點甚著，難於容此解說也。其不同之點，固不獨在粗陋不明，與半意大利字之改正爲時當佳法文也。新書中，截畧重複甚多，或有將重要諸節，亦刪除者；原書中錯誤而被刪除者，亦時見之；稍重要而加入者，亦有之。

遊記本書第四卷，歷史諸章，凡此種之本內，無一載有至多章者也。其加入重要之章，即此次刊本中第二卷，第二十一章也。該章所述事甚多，然皆重複，散見於以前諸章中者，此不過重述而已。此外稍增入者，亦有數處。一一標示，則不免贅疣之譏，略舉二三，列之下註，斯亦可矣(九十五)。

(註九十五)本書序言第十八章內，此種寫本亦標舉英吉利國王在內。

第二卷，第一篇，第四章，述大汗與乃顏開戰時，韃靼人弄二弦胡琴，以待開始攻擊戰令，法國地學會版內，不載此處，而見諸他章。

第三卷，第二十五章，述麻羅拔王國，(Malabar) 謂往埃及亞力山得港之貨船，不若往東方者什一之數，老法文版內，不載此。

第三卷，第二十二章，述俱蘭國，(Coilum) 載中世紀傳之哥倫比薑 (Colombine ginger) 老法文版中不載此。

法國地學會版內，尚有一二錯誤之節，似非出於偶然者，新版內，皆爲改正，故頗似重，加訂正之工也。

如逃亞丁港處似誤會紅海爲一河者（九十六）。鮑梯氏之甲乙二底本內皆刪除。該二書內尙有一二名辭不見（九十七），於舊本，頗有趣也。

（註九十六）參觀遊記本書第三卷第三十六章，又本書卷一，第六章，誤會波斯灣爲一河，亦大誤而特誤。孛羅氏臆際，或悞一波斯文字達利亞（Darya）也。該字譯可爲海，亦可爲大河，因此而誤會，亦未可知也。又波斯字歇爾（Sher）意義亦易啓疑，因此而致孛羅氏於本書卷二第十八章，將獅與虎錯誤也。

（註九十七）如卷一，第十八章，巴夏地爾（Pascini-Dir）及阿里郛拉克什達爾（Arlorn Ko cimur）二地名，皆不見於舊本也。

此類寫本內，名辭錯誤甚多。盖地學會版內同一名而有二式，此則取其劣者，或自生錯誤者（九十八）。

（註九十八）此種寫本內名辭譯音之錯誤，約略如下：以博爾加拉（Bolgara）代博爾格那（Bolgana）以察格脫拉（Cagatra）代科克消（Cocacin）以嘉陀（Chiato）代凱嘉圖（Quiacatu）以克巴南脫（Cabanant）代科必南（Cobinan）等。此等雙式名辭，法國地學會版內，皆有之。唯新版類寫本，則皆取其劣者而已。其他又如愛撒奈（Esanar）代延香額濟納（Etzina）拍斯奈（Chescun）代可疾云（Casvin）阿克雷脫（Achalet）代阿克巴雷克（Acbalec）撒但蘇（Sardansu）代成都府（Sindafu）開頓（Kayton）開通（Kaytoni）撒奎（Sicon）以代才通（Zaiton）或開通（Caiton）鎖克脫（Soncat）代羅克克（Locac）法雷克（Faloc）代肥雷克（Ferlec）其他類此者尙甚多，唯皆以劣名辭代優名辭耳。又大洋（Mer Occane）誤作西洋（Mer

occident）起兒沒沙漠（Kerman Desert）內之野驢，（Asses）誤作野鵝，（oes）孟加剌之太監，（Eunuches）誤作學士，（Escolier）（參觀本書卷二第五十五章孟加剌名。）非洲之麒麟，（Giraffes）誤作丁香。（Girofles）諸如此類，難以枚舉也。

鮑梯氏深加意於此種寫本之性質，謂為高哥孛羅所親改訂，獨一無二之確本。前節已詳言此類改訂，亦僅草草粗工，且多他人代為對於原本多截畧冗章，及文辭修飾而已。著書本人對於舊本，亦未得詳加研究也。

、第五十七節，瑞士伯恩市之寫本，及他二本，為第二種版之附屬系。

、此種版顯然分為二系。其中特異之點，與錯誤之處多有相同，蓋皆必由同一原本發生者。然二者之中，亦有不同處，不能謂為抄寫時之偶爾錯誤者，斯亦誠奇矣。鮑梯氏甲乙二種寫本，（書後附錄已目錄內第十六第十五二號）為一系。鮑氏丙種寫木（附錄已內第七十號）伯恩市之寫木，（第五十六號）及牛津大學寫木，（第六號）又為一系。鮑氏甲乙二種寫木內之不同處似皆出於抄寫者之怪想或由於其方言迴異之故。若取甲乙二種，而與兩種互相參證，則其不同之點大矣。丙種內之人地名，較之甲乙二種，其拼音多為正確，然亦有不如之者。（九十九）書之後部，有多要節，皆見載於法國地學會版木內，而鮑氏之甲乙二種寫木，皆完全不載，又關於攻圍襄陽城地史（見第二卷第七十章）一節，與地學會版，及甲乙二種皆大相逕庭焉。（一百）

（註九十九）鮑氏甲乙二種寫本，完全缺略諸節，共有三十五段。

（註一百）伯恩市之寫本，依余考察，實爲巴黎丙種寫本之抄本。牛津大學寫本，與前二種相同。余未得詳細考察，故不敢言其爲前二種之抄本也。

由各種事實，致知兩種寫本，較之甲乙二種爲古。以余意度之，甲乙二種寫本，實由丙種古本發生，而加改訂者。兩種古本，與伯恩市所藏抄本，實爲此版之眞正代表。伯恩市抄本，載有該書獻與裴波愛公之證文。

第五十八節，　第三種，勞勞奴大僧正之拉丁文版。

次版爲大僧正勞勞奴之拉丁文繙譯本。（一百一）此類寫本爲最多。其中所節略與删除者，較之第二類版爲多。此版亦分本書爲三卷。此種分配法，似非出於勞勞奴。蓋前節所云第一種版，粗劣之舊拉丁文本中，亦有之。前節已證明此粗劣拉丁文，實譯自意大利文本。意大利文原本，或亦如此分配，而爲地學會拉丁文本，與勞勞奴之節本所從出也。

（註一百一）大僧正佛闌賚斯科勞勞奴（Francesco Pipino）者，意大利波羅那市人也。（Bologna）爲多密尼棋（Dominican）派教徒。曾著編年史一書，上起佛闌克諸王，下至一千三百十四年止。其書卷帙頗多。伯那特（Bernard）所著法闌征服聖地史，勞勞奴曾譯之爲拉丁文。又曾著一千三百二十年參觀聖地記一書。摩拉托利（Muratori）圖書集成，曾摘錄勞勞奴之編年史，與伯那特史譯文。勞勞奴自謂馬哥孛羅遊記之繙譯，實奉長僧之命。此或於一千三百十五年波羅那僧正會議後，而有此命

也。斯麥鍔謂此譯實成於一千三百二十年。所據之理由，不得而知，然顧氏或有所據也。

劈劈奴之繙譯，成於孛羅氏之晚年。巴爾德利波尼 (Baldelli-Boni) 與邊康尼教授 (Bianconi) 謂該譯文，孛羅氏嘗知之，而自加改訂者。然此說究何所據，余不得而知矣。

第五十九節，格里尼斯 (Grynaeus) 之拉丁文繙譯，爲第五次重譯本。

中世紀印刷法未興，出版書籍，頗爲不易，故孛羅遊記一書，經輾轉繙譯，頗失原義。如格里尼斯於一千五百三十二年，在瑞士巴梁爾市 (Basle) 出版之 Novus Orbis 書內之孛羅氏遊記，與劈劈奴拉丁文本，頗有不同之處，然其以劈劈奴本爲底本，顯然可證明也。蓋此書實由劈劈奴之譯本，而三次重譯之爲拉丁文也。（馬斯敦 Marsden 謂由葡萄牙文劈劈奴譯本。）書內略有變換，至於數目價值詳細之說明，大半刪除，各處名詞不同者，及各種動物之說明，皆爲前後劃一。書內有爲編輯人所不信者，皆加改正。然頗有差誤之處，足示編輯者之淺學，與自恃太過也。故此書若此爲底本，則全不足恃。麥樓 (Andreas Muller) 氏於十七世紀時，刊印孛羅遊記博證羣書，號稱精密，而乃將此第五次重譯之本，復刊行之，斯亦奇矣。十六世紀中葉，所刊行之法文孛羅遊記多版，乃譯自格里尼斯之本。故此繙譯，先由法文而成意大利文，復由意大利文而成劈劈奴之拉丁文本，更由劈劈奴本，而成葡萄牙文，由葡萄牙文而成格里尼斯拉丁文本，由格里尼斯拉丁文本，更轉譯爲法文本，輾轉繙譯。循環周流，原爲法文，至

末則復譯爲法文，誠爲奇事，因此散失原義頗多也。(一百二)

(註一百二)小說家狄背斯 (C. Dickens) 氏嘗將此事比之遊歷歐洲大陸，身上攜有資金一磅，(合二十先令) 道經各國，迭次更換，歸抵杜威港 (Dover) 時，僅餘十二或十三先令而已。孛羅遊記最初與最後之譯本，其價値殆亦與狄背斯所言之資金相同也。

第六十節，第四種；賴麥錫之意大利文版。

此外尚有一版，與以前所言者，迥不相同。其歷史與眞情，至今尚未明瞭。蓋即賴麥錫(一百三) (G. B. Ramusio) 之意大利文譯本也。該本頗有興味，其導言中，錯誤之處，亦頗不尠。書於賴氏死後二年，刊行於威尼斯市；爲航海紀程叢書 (Navigation Eviaggi) 之第二卷。

(註一百三)賴麥錫氏家族，數世皆有文名。父曰保羅 (Paolo) 其父於一千四百五十八年，(明英宗天順三年) 由原籍里密尼 (Rimini) 移居威尼斯，爲律師，有令名。與其弟基羅拉摩 (Girolamo) 皆以能文稱於世。賴麥錫 (G. B. Ramusio) 於一千四百八十五年，(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 生於脫萊維沙 (Triviso) 地方。名伯梯斯他，早年入宦。一千五百三十三年，(世宗嘉靖十二年) 爲威尼斯市十人會議 (Council of X) 秘書之一。最好地理學，家內有私塾，專攻地理學。休職後，居退拍多亞 (Padua) 市郊近賴麥錫氏之私邸。一千五百五十七年 (嘉靖三十六年) 七月十日卒於該市，葬於威尼斯市瑪麗利效堂。(S. Maria Dell' Orto) 威尼斯市大議會廳內，嘗懸其像。像爲美術家保羅倍羅尼斯 (Paul Veronese) 所繪。一千五百七十七年 (神宗萬曆五年) 時，大火，遂即散失。近代斯書多

廳內 (Sala dello Scudo) 所見賴麥錫之像，與其同市人馬哥孛羅之像，皆爲臆想之像。賴氏之子保羅賴麥錫 (Paolo Ramusio)（與祖父同名）著君士坦丁堡陷落史 (History of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一書。

此類版內特異之處，較之他書，尤爲顯明。然賴麥錫似亦依據勞勞奴拉丁文本者。其中如遊記本書分章法，末尾歷史諸章，及言波斯賢王 (Magi) 諸章，皆爲刪除。各種名詞格式，皆足證明予說。尚有甚多事實，及其逸話，皆新加入者甚多。名詞亦俱新式，全書內容，頗爲豐富，文筆亦較之其餘各書爲佳。

其中改訂之處，或新加入者，似乎不近眞確。其餘多載亞洲事情，或歷史，與馬哥孛羅之閱歷，概皆出於游歷家本人之手，恐非他人所得杜撰也。巴爾德利克拉勃羅特 (Klaproth) 諾爾曼 (Neumann)（一百四）等，皆主此說。然麥雷 (Hugh Murray) 拉散里 (Lasari) 及巴托里 (Bartoli) 等，皆許所改者爲他人之作。拉散里謂全書爲賴麥錫時代之僞。所加入者，不獨取材於孛羅氏同時人海敦王之遊記，即後代遊歷家如康梯 (Corti) 波沙 (Bartosa) 勞加肥 (Pigafetta) 之遊記，亦皆參及也。拉散里此說，不免出之武斷矣。其所據之理由，拉丁未曾宣布，余亦未得詳考也。書內稍有晚代風味，尤以各種名辭爲然，似乎編輯人考證有與今名相同，即換以新名者。凡此類事，余亦承認其有之也。在昔編輯人之責任未明晰時，此種弊病，尤爲甚也。

（註一百四）馬斯敦時，老法文版尚未發現，故此說於彼，不成問題。

第六十一節，賴麥錫版內之無意識改竄。

舊本內之巴斯脫拉 (Bastra) 或巴斯克拉 (Bascra) 易以較新之巴爾索拉 (Balsora)。此名屢見於天方夜談中，然實誤也。波斯某省名舊本謂依斯但尼脫 (Istanit) 而更以斯班 (Spaan-Ispahan)(即亦思弗罕) 考爾姆斯 (Cormos) 易以鄂爾穆斯 (Ormus)(即忽里模子) 黑美尼亞 (Hermenia) 及拉雅斯 (Laias) 易以亞美尼亞 (Armenia) 及基亞察 (Giazza) 舊本考倫姆 (Coilum) 易作科拉姆 (Coulam)(即俱藍) 斯葛脫拉 (Scotra) 易以索科泰拉 (Socotera) 此種變易以外，尚有各章之名目，亦多有更易。顯然爲新代之產物，或即賴麥錫所自作者也。編輯人竄改精神，不免過甚。至有完全誤改者，如麻羅拔 (Malabar) 地方，於某章內，改作馬八兒 (Malabar) 又於某章內，改作達里華 (Dalivar) 則更爲誤矣。馬哥孛羅之年歲，於其父初次歸威尼斯市時，爲十五歲，強改作十九歲，以圖合於某年月，殊不知該年月，即已誤矣。又竄改謂孛羅氏自記忽里模子爲一嶋，與舊本所載及事實，皆相反。考忽里模子於孛羅氏歸自東方後數年，始移至島上，商務繁盛，馳名四方也。又編輯人或自知高架索有油井，而乃強改船運爲陀運，(參觀本書卷一，第三章末節，) 而不知羅羅氏所言之地，或爲今裏海岸之巴庫 (Baku) 產油區也。

其他差誤之處，如謂汗八里之宮殿用玻璃爲窗牖之裝飾品，或爲偶爾誤會所致也。

第六十二節，賴麥錫版內奇特之記載。

賴氏版之字羅遊記尙有奇特諸節，爲他版所無者。考北諸節之加入，若非出自字羅氏所親爲，實難於解說也。例如野司特（Yezd）東之森林。全爲棗樹之詳明。（參觀本書卷一，第十六章）。波斯用地下河渠，充溉灌事，言之確鑿並無錯誤。（參觀卷一，第二十章）。說明沒果奚（Mulete）（名見元史）之名，施於亞薩新派（Assassins）教徒，無些微之差誤。（參觀卷一，第二十三章）。拍米爾（Pamer）高原有湖，（錫利庫兒湖？（Sirikul）豺狼成羣，以野羊爲食，居民用野羯羊之角，堆於雪中，以記地域之分劃。（參觀卷一，第三十二章）。各版皆記西藏之犛牛，唯賴麥錫版，獨更記土人用犛與普通牧牛，雜交而得新種事。自是以後，無復有他書記其事者。至本世紀時，遊歷家蹤至其地，乃始復有記其事者。（參觀卷一第五十七章）賴麥錫版獨記葉爾羌地方多的瘤疾，晚近遊歷家證實其事（參觀卷一第三十五章）中國賴木又獨載大汗硃印在中國通用寶鈔上事。余曾得明代寶鈔亦如是。（參觀卷二第二十四章）。中國各處方言不同事。（參觀卷二第八十二章）分船體爲數防水小室。（參觀卷三第一章）。由埃及國潔糖法傳入中國事。（參觀卷二第八十章）賴氏版內又記成都府城地位四周有山。城內爲一大河之支流分割爲甚多區域事。參比近代遊歷家之記載，頗爲正確。較之舊本所載，謂僅有一大河貫流市之中部者，其說優多矣。大汗洵慈婆心，好施恩惠於貧民，字羅氏謂爲崇拜偶像或佛教所致，誠爲慧眼深識矣。中國人迷信星相家之說，及中國之風土人情，唯於賴麥錫版本內見之，他版皆無也。巴達克山

高原空氣清潔，風景如畫。馬哥遊至該地，身體為之康健，心神為之怡樂，所記雖甚簡略，而此形此況，今猶如在目中。使非馬哥孛羅本人或與其同伴中之一人所為，更復有何人言能之若是乎？此版中又獨記忽必烈大汗之回教臣阿合馬(Ahmad)濫施威權，迫虐百姓，契丹人起反抗而殺之，馬哥孛羅於諸事發生時，皆親見之。所記全章，皆與中國正史相合。即首謀反抗人之姓名亦合，不獨是也，中國正史更記樞密副使孛羅之勇敢正直，敢大汗之眼，使知真情也。(一百五)

(註一百五)中國元史作王著(Wang chou)賴麥錫本作萬珠(Vanchu)。余意孛羅氏Vanchu之讀音，與英文拆讀法相同，蓋威尼斯土語中ch音，正與英文相同也。然賴麥錫本他處ch之讀音似此者，實難得有一二。有之，其唯首音，例如青乙塔拉斯(Chinch talas)又如卓支(Choich)字內二次，皆如英文ch讀法也。

邊康尼教授，(Bianconi)研究馬哥孛羅遊記，為其熱心考證本書，號稱極博。嘗謂賴麥錫版內所增加者，並無真確事實，不過口碑所傳孛羅氏之逸話而已。然阿合馬事一章，信確如鐵案，所不能以邊康尼教授所說者例之也。

此外相類之事，尚多，不難一一揭出，然上節所言者已足矣。賴麥錫版內多節言辭條順，文氣亦醇，參此以前諸版，恐非孛羅氏所能作也。或者此版之大部，為重譯之文，編輯人參合其他數種公牘，成為是版，因之而文辭欠修之處，悉被刪棄也。(一百六)

(註一百六)老孛家司(Old Purchas)嘗將賴麥錫之功勳，大表彰而出之，其言曰，『余見哈克倫易脫先生(Master Hakuyt)

將拉丁文本之馬哥孛羅遊記譯成英之矣。該曰，言者引言二人俱屬于并哈克得易脫先生之爾也。拉丁文本，即錯誤百出，無怪乎英文譯本亦多錯誤也。賴麥錫者威尼斯市十人議會之秘書也，嘗得有孛羅遊記佳本而刊行之，較之他版，面目煥新，廸然不同。諺曰，老朽房屋，不若拆而重建，然後修葺之粉飾之。賴麥錫氏有之矣。若鄙人有見於新，則亦效賴氏之爲也。拉丁文版，校之賴麥錫氏之版，蓋猶賞銅之與賞金也。讀拉丁文版之孛羅遊記，僅得見其屍體白骨而已。有時恐白骨且不得見，僅頑石而已。書中所言淆亂，與原文相反，文氣不接，讀我亦紛，不可言狀。吾嘗見著書之人，難以成章者固多，然顛倒錯亂，數有如土語拉丁文版孛羅遊記者也。孛羅氏三人歸威尼斯後，幾於湮沒無聞，賴麥錫使亞洲之北辰，塵而復明，自泥淖中，復拔而出之，其功亦不鮮也。」

第六十三節，賴麥錫版源來之各說。

書中難解之處固甚多，（一百七）然此版之源來，或者孛羅氏晚年，於其書中，增加註解與日記於邊，而此書遂爲後人所得融貫後，（一百八）譯爲拉丁文。賴麥錫或其友編纂航海紀程叢書時，或參觀勞勞奴之孛羅遊記，而將上方所言之名詞及事實，皆加改正也。鄙人之意如此。是否有當，倘祈後之讀者詳察焉。要之融貫其註解，與參酌他譯本，可將書中闕處解明其大半也。

（註一百七）書中難處，其最顯著者，約列如下：

（一）孛羅遊記全書中，皆言忽必烈大汗仍生在，於路中國而此書則言其已死。（見遊記本書序言第十八章註。）

（二）麥雷氏（Hugh Murray）謂孛羅遊記各版中，皆言忽必烈大汗爲全無過失之君主，而賴麥錫版中，如阿合馬一章，則似乎

誹該忽必烈大汗者，頗有疑義也。

（三）麥雷氏又謂賴麥錫版中，言遊歷家曾觀察京師（杭州）之中國國王宮殿。麥雷氏謂馬哥爲蒙古政府之官吏，其地位恐不能享此權利也。（參觀遊記本書第二卷第七十七章。）

若設想賴麥錫版內所增加者，爲老馬飛孛羅之親筆註解，則所有各種難題，皆迎刃而解矣。

賴麥錫版內有一節，似乎將增加之註解，與原來之註解，混用之日期，表明者。撒馬兒汗章。（參觀遊記本書卷一第三十七章。）各種本內，皆言察合台王來回教『爲不久之事，』而賴麥錫版內，定爲『已一百二十五年矣。』孛羅氏於一千二百九十八年，在熱奴亞獄中口述遊記時，所不能言此數，即孛羅生時，無論何年，皆不能言此數也。或者原註內有一日期，編輯人改以適其編纂之時期，約十四世紀時也。

（註一百八）賴麥錫之一次版，其序文中，有數言爲以後重印時所刪除。竊意第一次版，既爲賴麥錫死後所刊行，此事亦不宜刪除之也。賴氏序曰，

『余編輯時，得拉丁原文，馬哥孛羅遊記一本，其價非常，蓋或直接抄自馬哥孛羅所親藏者。余將其原本城貴人克基西（Cagh-ise）君所借給予之一本，互相比校，然後刊行之。

賴麥錫繙譯時，曾參酌多書，於賴氏版中之一節，尤可見之也。例如遊記本書卷一第二十章註中，舊法文版誤將皮王之名，（Roi Des pelaincs-King of Furs）加之貂皮，克羅斯加版內，變爲幻想之韃靼

語 Lroide Pelame 勞勞奴改作 Rondes（此又一證，勞勞奴之繙譯，與克羅斯加版實同一源流。）賴麥錫版內，其正確讀法，與倒變法皆詳載之。"Elli Tartari la chiamano Regina delle Pelli"（此爲正確讀法）"Egli animalisi chiamano chiamano Rondes"（此爲變更處）

由賴麥錫之譯文觀之，可知賴麥錫所參觀之書中，必有威尼斯土語繹本也。因其繹文中，有甚多名詞用威尼斯音拼成者。原文中 ch, ja; 或軟讀之 g 皆改作 z 例如 "Cliza, Zhuania, Zugatay, Gonqa"（代 Giogin）Quenanfu Coiganzu, Tupinzu, Ziqungu, Ziumba"

第六十四節，孛羅遊記各版總說。

總而言之，法國地學會版，以鄙意度之，爲遊歷家在悲奴亞獄中，口說之眞文字也。第二類各種寫本，曾經校對修飾，當時得馬哥孛羅之指教，亦未可知也。而最後之賴麥錫版，其內有遊歷家晚年所增加之日記與餘錄，惟因迭次繙繹與編纂，以致原義散失，紛亂不堪。

其次最要之問題，即爲尋獲賴麥錫所取材之寫本。此本至今，或仍存於世，惟欲得全書，恐不易易，鄙人於編纂遊記後，在威尼斯某圖書館，獲得遊記寫本一書，其中揭載賴麥錫版內特殊之文。（二百九）

（註一百九）羅馬巴白里尼（Barderini）圖書館內，藏有威尼斯土語孛羅產記一本。書前之空紙上，錄有下文云 "Alcuni Primi Capi del Libro di S. Marco Polo, Copiati dall esemplare Manoscrittos di Paolo Ramusio" 余初見之，以爲賴麥錫

原版內所散失者，於此可復得之。後加參觀，方知無甚大用。聖白雷斯(St. Blaize)在色巴斯得(Sebaste)地方節殉事一章，初以爲賴麥錫本內獨有之，後見地學會拉丁文版內亦載之。拉撒里指出其他所謂賴麥錫本內特殊之一節，(參觀遊記本書卷一第五章最後節。)西葛那(Emmanul Cicogna)所藏節本拉丁文孛羅遊記寫本內亦載之。一千八百七十年，余在威尼斯時，詳讀此寫本一過，時期雖甚急促，然所得結果，頗有奇異者。

余見此寫本內，不獨一節，而實則最少有七節，前此皆以爲賴麥錫本內所特殊者，皆見之於此。故斷定賴麥錫編纂時，必曾參攷此書。然賴麥錫版內，所增加最要之數節，如阿合馬暴政一章，及京師城附錄一章，皆不載之。所言之七節如下：

(一)卓支亞章內阿巴康海(Abacu)之名，爲賴麥錫本內所特殊者。(參觀本書卷一，第四章，註八。)

(二)本書卷一，第四章陀維裴(Avigi)之名，僅見於賴麥錫本內。(參觀本書卷一，第四章，註五。)

(三)毛夕里(Mosul)章後，另有短章，亦爲賴麥錫本內所特殊者。(參觀本書卷一，第五章，最後節。)

(四)本書卷一，第三十五章，述見有章。(即葉爾羌章內有數說，亦爲賴麥錫本內所特殊者。參觀本書卷一，第三十五章。)

(五)羅布(Lop)沙漠章內，有數語亦爲賴麥錫本內所特殊者。(參觀本書卷一，第三十九章末節。)

(六)本書卷一，第六十章開頭一語，亦爲賴麥錫版內所特殊者。

(七)本書卷一第六十一章，有數語亦爲賴麥錫本內所特殊者。

第六十五節，愛爾蘭文孛羅氏遊記譯本之發見。

孛羅遊記譜寫本外，尚有愛爾蘭文譯本，頗有興味，亦不可忽也。此本爲立斯摩(Lismore)叢書之一，的文狄爾公爵所藏。此書寫於大犢皮紙上，字蹟清秀，貯於木匣內，與牧師上方丈一枝，共藏於李斯摩山寨內。寨發現後，所藏書籍，遂皆一併復見於世。內有各聖之傳記，沙理曼大帝之傳奇小說，滾巴特之歷史，愛爾蘭迭次戰役之史記，與逸話等書。復有馬哥孛羅遊記譯文。該書之全文及其散失諸篇，皆可見之於阿寇利(O'Curry)所著之愛爾蘭古代史料講義 (Lectures on the Ms. Material of ancient Irish History)第一百九十六頁。該講義刊行於德百林市(Dublin)時爲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也。芬金馬克遂，(Finghin Maccarthy) 與其夫人迦大隣肥次哲拉德(Cathraine Fitzgerald) 好文學，故延四方文人，於一千四百六十年時，著此叢書。肥次哲拉夫人乃戴斯蒙(Desmond)第八代伯爵哲垣德(Gerald) 之女也。

孛羅遊記究於何時，譯爲愛爾蘭文，則不得而知。以臆想推測之，當於十五世紀時期內，在李斯摩寺內 (瓦特福省 County of Waterford) 所作者也。

余不識愛爾蘭文，嘗倩人節譯數章，乃知此本，譯自大僧佛蘭錐斯科勞勞奴之拉丁文原本也。開始與末尾數章，皆已散佚。所餘者約略如下。其言可與本書附錄所載大僧勞勞奴之序言參觀也。

該城之王及諸貴。當時該城有大僧名佛蘭錐斯科所者，有令德，聲聞於諸國，能通數國文字。諸顯貴乃延大僧，使將孛羅游記自

韃靼文(!)譯爲拉丁文大僧曰，「我時於拜偶像及異端之時，余所逕爲也。」諸顯貴再求之，大僧曰「書中所言雖皆異端之事，然皆眞確上帝之奇蹟異錄也。讀者見此，蓋無不虔心祈禱，將此遐方異域，悉化歸正宗也。其不虔心祈禱者，化導之功，亦皆歸諸烏有也。馬哥之書，並無謊說，故余不懼之。余見其攜帶聖教遺物而歸。將死時，猶宣誓，謂書中所言悉眞確也。馬哥者乃誠篤之人也。」書中所載係閻婆斯科悉自韃靼文譯成拉丁文時基督降生一千二百五十五年也。

次乃菲裝亞勉貝克(Armenia Bec)(小亞美尼亞)亞勉尼爾(Armenia mor)(大亞美尼亞)毛夕里(Musul)討來修斯(Taurisius)波斯達(Persia)克曼地(Camandi)及餘諸地，故末卷則言阿巴西亞(Abascia)約略如下：

「阿巴西　亦大國也。國有七王，劃地而治，有四王崇拜眞主，額皆識金十字以爲標記。善戰。有三王，則崇拜偶像，而不信眞主，故常與前四王爭戰。日事干戈。又亞丁國(Aden)有蘇丹治理之。」

「阿巴西亞王，嘗欲往聖地，謁聖墓，諸貴人及其部下勇士皆尼之曰，「不可，往聖地，必經異端之國，與敵之人野蠻成性，恐王之田，而不得見王之歸也。王之下有僧正，可遣之，代往瞻拜耶穌基督之聖墓也。往時可復使多斯令觀也。」

其餘則皆散佚矣。

第十一章　孛羅人格及其書之品評。

第六十六節，中世紀旅行家中，孛羅獨最顯名之理由。

馬哥孛羅爲歐洲中世紀各遊歷家最顯著者，稱號爲遊歷家之王云。(King of Mediaeval Travell-

ers）者其理由蓋原其閱歷最廣，行程極遠，個人歷史，最爲落拓，近於冒險小說中之豪傑矣。至於人品高尙，及才具優長，則孛羅較之他人皆遠不及也。

孛羅前一世有佛蘭錫斯肯教會高僧，（Franciscan Friar）威廉盧白魯克斯（一百十）（William de Rubruquis）者奉法國國王聖路易（St. Lewis）之命，往韃靼朝廷。有遊記書，留諸後世。其行程亦遠，內容豐富，摸寫曲盡，慧眼遠識，評論得當，極文章之妙，窮心意所爲，以鄙意觀之，較之孛羅遊記諸章，優美多矣。然世人知盧白魯克斯之書者固甚尠，而評論之者，尤欠公正之語。其曲彌高，和者益少，（一百十一）古人所語，良不誣也。

（註一百十）達維崇（M. d'Avezac）謂世人多以盧白魯克斯爲白拉板脫省（Brabant）人，其實有誤。

（註一百十一）鄙人此次所篡孛羅遊記，將此大遊歷家之名，悉作爲盧白魯克斯（Rubruquis）實則當作爲威廉貸盧白魯克。（William de Rubruk）貸者，（de）法文貴族前之冠名也。本書作爲盧白魯克斯，非未深加斟酌，然英國最通行之名，則爲此也。蓋哈克魯亦脫（Hakluyt）及勃乞司（Purchas）兩君，悉用此名也。哈克魯亦脫故先依勒姆雷大公（Lord Lumley）所藏斷簡不全寫本，將盧白魯克之遊歷，刊行于世。勒姆雷大公所藏之寫本，今似散佚矣。米歇爾（Francisque Michel）及賴依脫（Wright）二君，刊行盧路魯克紀行時，博引當世之各寫本，證據核確，俱稱其名曰維雷姆斯貸盧白魯克（Willemus de Rubruc）或倂作賴白魯克（Rubruk）

先代著作者，復有數家稱其名曰里斯白祿克（Ridbrucke）或相類之名，而皆無當根據。然由此以致後人誤會，以爲此大遊歷

家乃自拉班脫(Brabant)省南部里斯白祿克(Ruysbroeck)人也。

然今法國所轄佛蘭竇斯(Flanders)省，尚有地方名庶白庶克(Rubrouck)者，人口約一千五百餘名，在杜腦省(Department du Nord)哈塞魯伯克縣(Arrondissement of Hazebrouck)克塞耳區(Canton of Cassel)內。甚現稱以此地爲能路易(St.-Louis)王大使發源地，待將來新事實發現時，再改正可也。聖俄默(St. Omer)圖書館所貯中世紀官文甚多，皆涉及庶白祿克地方。里雷地方(Lille)科塞梅克君(Coussemaker)嘗將各書所載庶白祿克之名，纂集一書，以公於世。遍覽各官文，載有庶白祿克之名者，頗不鮮也。如一千一百九十年時，有梯雷寶庶白祿克(Thierry de Rubrouc)一千二百零二年及一千二百二十一年，有高梯寶庶白祿克(Gautier du Rubrouc)一千二百五十年時，有桀寶庶白祿克(Jean du Rubrouc)一千二百五十八年時，有烏脫曼寶庶白祿克(Wautermann du Rubrouc)皆與大旅行家同名，故疑大僧正威廉庶白祿克與上方所言諸人爲同宗者，亦頗近於理也。達維柴君，嘗於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之法國地學會所刊雜誌第二卷，第五百六十九頁至五百七十頁，作有短註數語，茲亦倫庶白祿克者。鄙人所知，關於此事，皆得自達維柴君。鄙人所藏之論註，皆已散失，不可復得，故於此不能不作數語，以謝達君也。

以當時佛蘭竇斯情形觀之，即使大僧正威廉庶白祿克爲該處之人，然可否視之爲法國人，實亦疑難問題也。達維柴固嘗引證多書，以之爲法人也。

(享利玫狄補註) 此事可參觀大英圖書集成(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玉爾先生所著關於此事之論文，又可參觀美人

羅志意(Rockhill)所註虞白得克紀行序言第三十五頁。

佛蘭資斯地方，當時實爲法國國王之采邑。然此事與本問題無關也。

施密德先生(I. J. Schmidt)爲研究東方學者大家，謂虞白得克多怪誕思想，故對於此誠實可悅之大旅行家，多輕蔑之言。然倍歇爾教授(Pr. I. Peschel)所見則與羅意相同。其言曰，『虞白得克紀行所載，全無怪誕之說，皆爲確事實，可謂爲中世紀地理學上之大貢獻也。』參觀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出版之地理學歷史(Geschichte der Erdkunde)第一百五十一頁。

熱心傳記家，如賴麥錫等，皆以孛羅氏比哥倫布。然吾人平心論之，威尼斯之遊歷家，有些微天才，尚熱誠，可與哥倫布比擬者乎？哥倫布以天賦聰明，先知先覺，爲人類之明星。馬哥孛羅焉得與之同日而語乎？(二百十二)若謂孛羅遊記一書，引起哥倫布攻讀地理之熱誠，誘其漫遊東方之決心，不無微功，則議論斯爲的當矣。總而言之，孛羅遊記爲發明新世界之導線，啟近代歷史奇變之書也。(二百十三)

(註一百十二)馬哥孛羅之名，在青史中，雖不能磨滅，然實不足以比擬哥倫布也。哥倫布對西班牙國王肥的南(Ferdinand)及王后依薩伯拉(Isabella)曰，『余自幼操航海業，以至於今。凡操是業者，多欲窮地之奇而探其極。四十年來，凡他人周航至之處，余必趨至之。自少好交游博學之人，以故拉丁人，希臘人，猶太人，或莫爾人，以及其他各種之人。其宗教或隸於正宗，或屬於異端，莫不與余過從甚密，藉以周知世界之廣，宇宙之大也。幸蒙上帝賜福，得使余能成功，不負平生所望。上帝賦余知慧，閑習航海之術，天文，算學，幾何，無一不知。蓋皆可以使余後日成功也。余幼時，從師讀歷史，紀行，哲學，以及其他各學，無一不窺。得上帝佐佑，

者能覽其大綱，上帝冥助得達西印度上帝賦余以志望，使得成功。爲欲求此志望之成功，故乞憐於陛下，幸蒙天恩下顧，賜以援助。週方迷惑之人，初聞余計，莫不譏誚，來凡余行。然幸陛下聰明睿智，不爲凡庸之議所阻，神機獨斷，排衆言而不顧。余之成功，固全由于陛下之鴻助，然使余有此志望，不屈不撓，期於成功而後已，啟迪陛下神機獨斷，排衆議而決行者，則上帝精誠所使也」

哥倫布之發現新世界於此數語，已可知其自幼之志趣矣。馬哥孛羅果何如哉？

（註一百十三）李白里（Libri）曰「馬哥孛羅所傳布之影響，最要者即爲誘起哥倫布發明新世界一事也。哥倫布嘉馬哥孛羅之名，故竭平生之力，預備一切，俾得達威尼斯遊歷家所盛傳之契班古（Zipangu 日本也）取西航之路，以至支那，不期而至亞美利加洲也」李白里所言，以猜度觀之，不免過乎其實也。

哥倫布似乎由佛羅倫斯市人保羅托斯加奈里（Paolo Toscanelli）之書牘中，得知馬哥孛羅之紀行者。余以他處，從未見哥倫布有道及馬哥孛羅之名者。哥倫布將死時，尚深信契班古（Chipangu）及大汗所統治之國，與其所發明之地，相距不遠，然此亦僅其生平所抱學說中，偶然之事而已。蓋哥倫布深信地球面積甚小，而亞細亞洲之極東，則至爲廣漠，大西洋之面積，則狹隘非凡。因此得成其生平之學說，造起其將死時之幻想也。余嘗詳查哥倫布之迷信，大都出於大僧正彼宜達宜（Cardinal Pierre d'ailly）之書，而彼宜達宜之說，則又皆抄襲羅哲倍根（Roger Bacon）之書。羅哲倍根者，中世紀時代人也，博學冠於一世。有形之學，與無形之學，無不該覽。其地理學說，雖竟謬悖誕若是，然尚可於其所著之世界大觀（Opus Majus）第一百三十七頁中見之。德意志學者亨博爾脫（Humboldt）先生之論題評論（Examen Critique）書第一卷，第六十四頁，嘗摘錄羅哲倍根

之學說，亦可以備披閱也。西班牙之歷史家瑪利那（Marinm）皆將哥倫布發生探險之心事，完全倒亂，謂由於佛羅倫斯市醫生馬哥孛羅告知之，故云云。哥倫布皆呼托斯加奈里爲梅斯脫羅保羅（Maestro Paulo）或者由此而啓瑪利那之誤會也。（亨利考狄補注）今代賽維耳布（Seville）哥倫布圖書館（Bib. Colombina）所貯水師提督哥倫布之遺物內，有馬哥孛羅遊記一冊，爲大僧正畢畢奴之拉丁文譯本，哥倫布不獨閱覽一過，且於該書邊之空白處，加其多註解。於其所註篇頁，可詳舉如下：

第九張　後頁、	第十三張　後頁、	第十五張　前後頁、
第十七張　後頁、	第十八張　前後頁、	第十九張　前頁、
第二十三張　前後頁、	第二十四張　前後頁、	第二十五張　前頁、
第三十一張　前後頁、	第三十六張　後頁、	第三十八張　後頁、
第三十九張　前頁、	第四十張　前後頁、	第四十一張　前頁、
第四十二張　前後頁、	第四十三張　前後頁、	第四十四張　前後頁、
第四十六張　後頁、	第四十七張　前後頁、	第四十八張　前後頁、
第四十九張　前後頁、	第五十張　前後頁、	第五十一張　前後頁、
第五十二張　前後頁、	第五十三張　前後頁、	第五十四張　前頁、

第五十五張　前後頁、　第五十七張　前後頁、　第五十九張　前後頁、
第六十張　前後頁、　第六十一張　前後頁、　第六十二張　前後頁、
第六十三張　前頁、　第六十四張　後頁、　第六十五張　前後頁、
第六十六張　前後頁、　第六十七張　前後頁、　第六十八張　前後頁、
第六十九張　前後頁、　第七十張　前後頁、　第七十一張　前後頁、
第七十二張　前後頁、　第七十三張　前後頁、　第七十四張　前頁、

由是觀之哥倫布所受馬哥孛羅之影響若何，可以想見哥倫布之熱心研究孛羅遊記亦可從知矣。

（提案）哥倫布之發現新世界實受馬哥孛羅之影響，其航海之初志本欲至中國及印度日本等地，不期而至美洲也。故至今古巴一帶羣島，猶名西印度也。十五世紀及十六世紀初葉時，歐洲人實有以爲美洲大陸即大汗所統治之境。故墨西哥京城當時即有人疑爲馬哥孛羅所容誇之京師者，其他墨西哥各城邑，亦皆受孛羅遊記中之中國城邑名稱。

第六十七節，馬哥孛羅之眞正光榮。

雖然，馬哥孛羅在歷史上之光榮，固不可枚舉，難以盡述也。後世之人，可以望塵追風者，實亦不甚衆也。馬哥者，橫斷亞細亞全洲之第一人。所至之地，所見之國，莫不詳舉其名。考風辨俗，筆之於書。波斯沙漠，巴達哈傷之錦繡高原，荒野峽谷，和闐玉河，蒙古荒原，成吉斯汗發祥之地，蒙古西征大軍之本鄉，汗

八里新建之汗庭，光華四照，聲威遠播，無不一一詳載，爲覲光中國第一人。中華之土宇廣闊，人民富裕，長江大河，名都巨邑，製造繁盛，戶口衆多，船艦無數，江河四海，往來如織，四鄰蠻夷，奇風怪俗，祟尙不同，闍伯特之鄙陋信徒，緬甸之金塔礬晃，老撾暹羅交趾支那日本爲地球東極，地產珠寶，光彩如玫，國王所居宮殿，盡皆飾金，皆詳有記載，爲歐士前人所未聞者也。印度翠島之窮美奇異，雅至於今，尙多爲世人所未悉，而馬哥孛羅爲傳記該土之第一人。產芳香藥劑，爲當世所珍寶，而其產地，則無人能知，馬哥孛羅獨詳言之。爪哇爲『翠島之珠，』蘇門塔臘各地，酋長劃土分治，產奇珍異品，食人野族，尼科巴（Nicobar）及安達曼（Andaman）赤裸體蠻獠，錫蘭島之產珍寶，其聖山與人類始祖亞當陵墓，大印度之婆羅門潔身自尙，淫猥隱士，稀世鑽石，與探獲之奇史異說，產珠之海底，烈日照人諸事，前此傳爲山經誕說，亞歷山大帝所未征討之域，至是則馬哥親履其地，身探其奇矣。中世紀詳言阿比西尼國祟奉基督教之情形，與半奉耶教之索可脫拉島（Socitra）者，馬哥孛羅實第一人也。畧言桑西巴島之黑人，與所產象牙，道及赤道以南，馬特加斯甲大島，與南方黑洋爲鄰地，產盧克大鳥，及他怪物，詳言西伯利亞及北冰洋情形，使犬曳車之事，產白熊與騎鹿之通古斯族者，馬哥亦爲第一人也。

上節所舉，開始發明諸事，何啻數十，而皆爲一人所見所聞，一書所宣所傳，不謂偉大不可得也。著書者，雖銘功景鐘，書名竹帛，誰謂不宜，斯固無所誇矜，與強附飾辭也。

第六十八節，馬哥孛羅個人才具，所可知者甚少。

馬哥孛羅究爲何如人乎？此問則頗難答也。讀旅行紀程者，往往惛厭遊歷家自敍太多，然讀馬哥孛羅遊記者，孰不厭其多增數語以自述乎？蓋馬哥遊記本書隱約之語，又慊太過。觀其所記各地情形，往往因太簡略，致吾人莫辨其所述者，究爲親見者，抑爲傳聞者。全書中清晰之處，固爲不少，然幾於每章，可敢有與趣之疑問、各章所述之事，太半簡略，而無光彩。所記關於呼羅珊地方一節，即其本書亦嘗引吾人之注意矣。

"Ou chenauche par beaus plains et belles costieres, la ou il amoult beaus herbages et boune part-ure et fruis assez……Et aunune fois y treuve l'enu deserdeserat de Soixauth mill ou de mains, e-squels ne treuve l'enpoint n'eaue; mais laconvient poreter o luir."

雖然，馬哥孛羅爲人性情如何，讀其遊記亦可稍揣想一二也。孛羅氏爲人，蓋實行家，練達世情，靈巧勇敢，謹慎從事，留心商業情況，喜狩獵，不務多言者也。對於聖哲，有虔拜崇奉之深心。雖異教之聖哲，亦敬禮有加，無誣蔑之言，而其禁慾主義，則尤爲孛羅氏所羨讚，唯世之僞君子，矯枉人情，不循正軌者，則頗爲蔑視也。世界浮華飾觀，則又爲孛羅氏所羨賞者也。試一翻閱其所記者迦牟尼終身勤苦，長期齋戒，則讚賞不置，然對於大汗富貴榮華，令行世界，威權無上，享有四海者，則又似言之欣欣，不勝羨慕者。

而大汗狩獵，則尤爲所傾心也。（二百十四）

（註一百十四）參閱游記本書卷三第十五章，及卷二第二十章。

詼諧滑稽之言，於全書內幾不一見，有之則唯對於忽必烈大汗、用樹皮製紙，以發行鈔票多少任意所欲，大汗可謂得古代化丹家所傳之哲人丹（Philosopher's Stone）一端而已（見卷二第二十四章。）雖遠方奇風奇俗，亦不足以動其莊嚴細句。邊境有部落曰金齒（Gold-Teeth）者，其地民俗，婦人產後，丈夫代臥床蓐，撫育嬰孩，而婦人則起治家事。近代遊歷家泰樓氏（Tylor）亦嘗至其地，親覘其俗，詳記其事，而用代蓐以標表之，可謂詼諧之至。然馬哥孛羅則僅言之而已。古代希獵英雄詩有一節，亦記黑海濱某地，其民俗亦如此。詩以散文譯之曰，在梯伯萊爾國（Tibarenian Land）良婦有爲夫產兒者，產後，夫包布呻吟臥於床上，而妻則起治浴室調牛酒，以餐其夫。讀之誠不禁使人發噱也。

第六十九節　科學知識之缺乏。

曼德維爾（Mandeville）之遊記，雖多僞造，然頗具科學知識，馬哥孛羅遊記，辭句眞確，然著者則全無科學知識也。曼德維爾大膽謊言，彼嘗至南緯三十三度之地，而孛羅氏至印度洋羣島時，不見北極星、甚則爲詫異。及行程北移時，極星又現於天際。孛羅氏計緯度，以極星升至若干丈云云。巴拜氏（Ba-

ber)記班尼勃脫（Panipat）之戰，謂太陽升至茅高時，兩軍戰鼓始鬪云。今代科學，測量日月星辰，以角度言之，此等記載，以今之眼光觀之，蓋全錯誤也。然此類記載，在東方支那諸國，頗不一見也。即英國學人，國人亦時聞其用丈尺以量天也。馬哥書中某章，言北洋中，有數島，位置極北，往其地者，仰觀於天，見北極星已稍在南方矣云。此等記載，極爲可笑。然尚有一事，亦與此相似。荷蘭之冒險航海家某氏，曾告英王查理二世之水道測量官，莫格森君（Master Moxon）謂彼曾航過北極二度云云。

第七十節，依孛羅所記行程製造之地圖。

雖然，遊記本書內，各地方向，與相距道里，皆記載頗詳。故余遂依之製作一圖，亦足以表示孛羅氏當時心目中之世界，所行之各邦也。關於孛羅氏之地圖，自昔即有三說。

孛羅所記行程，大抵僅指示方向之概畧，而不記其小變，尤以陸道行程爲最。故如由波斯邊境至中國，幾成向東北一直線也。由汗八里（北京）至緬甸，成向西一直線也。由北京至福建，才通港，成向東南一直線。才通港者，孛羅氏由之往印度者也。所記方向，最與當今確況相左者，即記阿拉伯沿海各城，由亞丁港至忽里模子（Hormuz）港，前後皆向西北，在圖中誠不易明了也。（二百十五）

（註二百十五）所製之圖，標示孛羅氏行程，未免太明了。然圖中所註各地名，有爲遊記書中所無，後加入者，因之此圖，不免近於今代地圖矣。猶之讀九十年前印行書中，所繪阿比西尼公主俄途海（Otthilo）像，及英國女王瑪利斯逑娃（Mary Stuart）庭

中美人像，皆高腰低額，與一千八百十年時所盛行之緊衣相類也。

一千四百二十六年時，葡萄牙親王佩得羅（Pedro）得自威尼斯貴人某氏一圖，傳為馬哥孛羅所親製者，或抄前者。其說信否雖殊，然仿製圖者，有繪加塔爾圖者（Carte Catalane）之精神，則孛羅氏未死之前，決無不為問訪之理由也。部人疑此圖，或抄自威尼斯公爵宮殿廳中之壁畫也。

今該殿廳中，仍有圖，並標明孛羅氏之路途，然無甚興趣也。十五世紀中葉時，廳中壁上即有圖，一千四百五十九年，宮殿改造時，議會令該圖重繪。一千四百八十三年，圖為火所燬。後百年，賴麥錫提議重繪四圖，自是時久失修，多有破壞，字跡不清。一千七百六十二年，市長馬哥佛斯加利尼（Doge Marco Foscarini）命繪畫家佛蘭賽斯科格利賽利尼（Francesco Grisellini）重繪之。格利賽利尼當時自謂全圖皆依舊貫，然後代莫賴利氏（Morelli）攷證，該圖改作實多，決非原圖也。亞洲東部似依賴麥錫時代知地學知識而繪亞洲西部，則為近世之作，可無疑也。

第七十一節，中國重要事實，為孛羅遊記所不載者，歷史錯誤處。

讀遊記本書初卷者，皆知馬哥孛羅精閑蒙古帝國版圖內當時盛行之數種語言，最少能知四種文字。究為何四種，亦考證多人矣。各家皆斷定孛羅不閑漢文也。不獨不閑漢文也，中國人之習慣風俗，及各種奇事，遊記本書多皆缺而不載也。萬里長城，為世界大觀（二百十六）雖於該書某章，口授於筆錄者時，可臆想孛羅氏當時必曾有長城在其腦際，然孛羅書未明記載也。

（註一百十六）德意志學人亨博爾德（Humboldt）嘗與部人共同意見，謂不可因孛羅書中，不記長城，即謂著者，未見長城也。亨氏嘗引證三事，皆爲歷史上大關鍵，而情況亦與此相匹。讀史者心中所必懸疑也。巴塞羅那市（Barcelona）圖書館，無歡迎哥侖布入城之記載，馬哥孛羅遊記無萬里長城，葡萄牙國中圖書館，無亞美利哥維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航海紀行而亞美利哥實承葡王之命，乃遠航者也。

（參觀本書卷一，第五十九章註五萬里長城）

馬哥孛羅實經行福建產茶地域，然中國人用茶爲飲料則未記也。（一百十七）

（亨利考狄補註一百十七）孛羅氏道經福建產茶區域，中國人飲茶甚盛，而孛羅遊記竟未提及，誠怪事也。孛羅氏前四百年，回教遊歷家蘇烈曼（Soleyman）於第九世紀中葉，（唐宣宗時）旅行中國時，已記載之。蘇氏曰，『中國人用植物汁和水，爲飲料。土人名曰茶克，（Sakh 茶之轉音）葉香而味苦，土人謂爲滋補，全國各市，皆有售賣也。』

婦人纏足，漁者用鸕鶿，（二事皆見於孛羅氏晚年時代，至中國遊歷之大僧鄂多力克 Friar Odoric 遊記中。）人工孵卵，活字印書，（孛羅氏曾記鈔票發行，故有謂孛羅必見印書術者。）及其他奇技巧術，怪異風俗，不下數十，讀者皆疑必爲馬哥孛羅所記載，然無一字道及也。中國文字之奇，見者莫不訝異，而孛羅氏亦始終無一言及之也。韃靼人及南印度之風俗，書中皆詳爲之記，而於中國之事，獨多遺缺，何也？論者謂孛羅氏在中國時，所往來交接之人，多外國人而無中國人，故孛羅氏記載地方之名多

用韃靼成波斯語，而中國固有名辭不用也。例如契丹（Cathay）（中國北部）汗八里（Cambalue）（北京）普里三星（Pulisanghin）（桑乾河）唐古忒（Tangut）（西夏）察罕諾爾（Chagannor）（名見元史）襄安府（Saianfu）（襄陽府）肯章府（Kenjunfu）（京兆府）天杜克（Tenduc）（天德軍）阿克巴雷克（Acbalec）哈喇章（Carajan）（雲南）柴旦旦（Zardandan）（金齒部）才通（Zayton）（泉州）開門府（Kemenfu）（開平府）白拉由斯（Brius）（金沙江）哈喇摩蘭（Caramoran）（黃河）朱里真（Chorcha）（女真）居聚（Jnju）（涿州）等，皆蒙古突厥或波斯語諸地者，中國皆有原名，然悉不用也。（一百十八）

（註一百十八）波斯語自昔即於中央亞細亞蒙古諸地王庭中之官話，元代時，外國人之仕於中國者，或仍用波斯語，故如普里三星柴旦旦等名辭，皆為純粹波斯語也。此外尚有數語，混用於本書中，亦皆波斯語也。大僧鄂多力克及他拉初至中國遊歷家之紀行書，所言，皆足證明吾人所說也。阿爾德雷斯丹雷公（Lord Stanley of Alderley）於哈克督亦脫學會所刊叢書某帙中，謂中國回教徒至今尚用波斯字云云。

（烺案）玉爾先生此方所引諸地名，謂悉蒙古波斯之語，恐未必確，例如各府之名，雖或見於波斯文書籍中，然其原音則漢字也。

（張星烺補註）觀是風俗，當元之際，中國南方必盛於北方。黃河流域，幽燕一帶，石晉以來，即隸契丹，靖康以後，金人且征服長淮以北諸地。遼金元皆外國人，部染漢人風俗。淮以北，南宋時，人即多改胡姓，衣胡服，操胡語。觀是一斑，吾人亦可推想當時北方，

未必爲習尙也。馬孛羅僑居中國十七年，大半皆在北方。其所有記載，亦以北方爲最詳。當其官南方者，宮宋貴人之婦，或甚少見，或因記載簡略，而有缺也。泰定帝時高僧鄂多力克遊記所載婦人以纏小足爲美一節，亦在杭州所見者。陶宗儀輟耕錄有纏足一節記事，可以參觀也。宗儀台州人，僑寓松江，元末明初時人也。

輟耕錄第十卷纏足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爲潘貴妃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詠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之殊麗，及言妝飾之華，眉目唇口要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偓香奩集有咏屧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之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爲妙。以此知札腳自五代以來方爲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爲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爲者爲恥也。

亞洲大陸當時之歷史，馬哥孛羅得詳知者，似頗少也。所記成吉斯汗崩事，以後繼位諸汗，成吉斯死後，諸子孫之關係，皆有訛誤也。書中最難明之處，即忽必烈大汗征服南中國時，圍攻襄陽城一章也。遊記本書卷二第七十章之訛謬，人對於此事，即有質難矣。鮑梯君亦嘗有說明。然鮑氏之解說，亦不足以

解決難題，蓋與孛羅氏所自記者，全不合也。馬哥孛羅氏所記眞確，鄙人深信任之，唯獨此章，難解而已。世之評論孛羅氏者，有因未深研究本書，而故爲張大其辭，亦有深加研究，而亦傚之者，(二百十九)則誠奇矣。總之，由孛羅遊記本書所得，而評論其人，甚爲困難。孛羅氏緘默不多語，書之著作，又甚困難，欲得眞像，頗不易易。然吾人研究孛羅遊記之熱誠，不以此而稍減也。

(註一百十九)藍姆爾抵 (G. B, Rammjeldi) 所著回教史 (Annali Mosulmani) 卷帙頗多，於一千八百廿五年刊行於意大利米蘭市 (Milan) 藍氏嘗曰。「馬哥孛羅與弟(!)及叔，嘗遠遊至錫班渦 (Tipango!) 爪哇錫蘭及瑪爾狄甫羣島 (Maldives) 考察各地風情。又嘗跋越印度兩半島，考察索科途拉島 (Socotra) 馬達甲斯嘉島 (Madagascar) 索法拉島 (Sofala) 又嘗以囂限(!)觀察桑西巴島阿比西尼亞中比亞 (Nubia) 埃及等地。」藍氏於此，似全然與耳食無異也。馬泰伯爾 (Malte-Brun) 嘗揭孛羅氏加以徽號曰『十三世紀之亨博爾德 (Humboldt)』此又擬之不類矣。諸人於孛羅氏之書，皆未深研究也。

第七十二節，孛羅氏之書，有爲筆錄人羅斯梯謝奴所改竄乎？

文人作書，好飾文采，羅斯梯謝奴當世文豪，孛羅氏口述遊記時，有爲羅氏所改者乎？衆斯以問者，亦未始無理也。今世冒險遊歷家，不愼擇人，以補其著作，甚至累及盛名者，亦有之也。

前章已致定法國地學會版本，爲馬哥孛羅當時口述最眞確之草本，最近實情。其稍加修飾之處，即

關於敘述戰事之諸章也。於此諸節，時有文辭跨大張惶之處。其句法，大類普於著述小說所慣用者，尤近於詞賦體也。羅氏所著小說，僕未得詳讀，故孛羅遊記諸節，是否出諸羅氏之手，不得而知也。然馬哥孛羅爲人，靜默而沉潛，不好多言，在琫奴亞獄中，徘徊步履，鈎心鬬奇，（一百二十）七次作此誇大文辭，俾羅氏得暇而錄之，斯亦不可解矣。

（註一百二十）參觀本書卷二第四章及該章註四；又卷二第五十二章。此類文體，共見七次，然此次翻譯，則多半刪棄，大抵皆在本書卷四內。

第七十三節、馬哥生平所讀之書內，有亞歷山德時代小說。

馬哥離家里時，年僅十五，其未得多讀書，亦理之然也。然其少時，曾讀小說，尤以亞歷山德帝冒險事爲多，尚可證明也。

孛羅氏述鐵門關 (Iron gate) 及葛格 (Gog) 與馬葛格 (Magog) 時，曾道及亞歷山德大帝。特意或無意偶爾述之，則不可知矣。又曾引證亞歷山德娶大流斯之女，及二傑相爭事；又迭次述呼崩珊邊境太陽樹。(Arbre Sol) 或乾樹。(Arbre Sec) 所有引證，皆可追踪于亞歷山德帝迹史，蓋與正史全不同者也。然逸史之盛行，較之正史尤廣，彌漫全歐，幾於千有餘年。東西情形，當時士人之所知，概不出此也。逸史源流論者，多信以爲希臘埃及所製作。最初纂集之本，爲假加立斯尼 (Prendo—Callis

thenes）希臘文，攷其時代，至遲亦約於耶穌降生後二百年也。由希臘文，該逸史傳播於東方，其期甚早。第五世紀時，哥倫（Chorene）人摩西（Moses）亦畧知該書之數章。是後亞美尼亞、其阿拉伯文、希伯來文、叙利亞文，皆有譯本。波斯詩人如費杜西（Firdusi）等，編之爲詩文。自是以後，傳播益遠。印度洋群島。逮羅馬帝之人類能言之。瓦棱留斯（Julius Valerius）甚早即譯爲拉丁文。然書經失傳，第十世紀時，大僧正李阿（Leo）始復自畢比散丁姆（Byzautium 即君士旦丁堡）輸入意大利。李柯者，當時充康勃尼亞（Campania）約翰公之大使，往東都者也。由逸史本書發生之散文詩文冒險小說甚多。西歐各國，自西班牙以至瑞典那威各國文字，莫不有譯本。傳衍之廣，與席間閒談小說（Round Table）或沙理曼大帝逸史相埒矣。十六世紀中葉時，書之盛名，猶不衰也。（一百二十九）

中世紀之遊歷家，其頭腦中皆爲此種逸史奇話所布滿，信作正史也。

（註一百二十一）羅明哲博學，如羅哲倍庚（Roger Bacon）者，亦引證逸史中亞歷山德帝致其師亞理斯多德之許信，而僞以爲真也。

回教文字所及之處，此種逸史奇話，莫不灌輸於人之腦際。故於亞洲各處，皆可聞亞歷山德大帝（Alexander Magnus）之流風遺話也。大僧鄂多力克至近孟買城之塔那市（Tana）謂即婆羅斯王城（City of King Porus）也。約翰馬黎諾理（John Marignolli）著虛慕亞歷山大王之風儀，效其立石

杜、於天涯以支撐天堂。攷其所謂天涯者，約近今印度南之脫拉萬科爾（Travancore）地方也。約翰曼德維（Sir John Maundeville）無馬黎諾理之妄誕，然亦嘗借歷山大王紀行之奇事怪聞，以修飾其所著之遊記矣。不獨此也，即後代衛荀牙人至柬埔寨（Camboja）時，見其地有偉大建築物之遺蹟，驚呀而讚賞，亦指謂為歷山大王所留者。近世穆合脫（Moulot）杜姆蓀（Thomson）及格尼耶（Garnier）等人，前後皆來此遊歷，各有記著，吾人讀之，乃覺前人所指，不免啞然可笑也。

歷山大王逸史甚多。今將最著者摘取一二，以資考證，且助談興也。歷山大王嘗討伐淫猥設神之國，不下數十，皆禁錮之於深山中人跡所不能至之處，以待後日之釋放也。其尤者為葛格（Gog）及馬葛格（Magog）二族，十三世紀初葉蒙古人蹂躪歐洲崇奉耶穌教之國，幾如洪水氾濫，遂山汨陵。歐人驚惶喘息之暇，不能不憶及古代逸話，而揣想蒙古人或即為葛格及馬葛格二族之苗裔，亦理之常也。諸逸話中，又有謂歷山大王之妻羅格薩那（Roxana）乃大流斯之女，貌美冠世，大王死時，投於大王之懷云云。又有所謂日月二樹，能知人之運命，能言語，有聲，嘗告歷山大王死所及死時情況。此逸話，而發生後代基督教中之乾樹逸語（L'arbre Sec）東方黑暗國（Land of Darkness）之逸話，及如何避逃方法，亦為時人所摘取。孛羅氏其於遊記本書卷四第二十一章，亦言之欣欣矣。

第七十四節、對於孛羅氏多年不公之評論，近代奇特之批評。

前章言渾名百萬君之節，吾人即知孛羅氏在當時，曾否得享盛名，頗爲可疑。又據同時之歷史家某氏所記，孛羅氏將終時，其至友尙祈其將書中怪誕不經之語刪除。云云，稍後某氏，嘗傳抄孛羅遊記以作玩興。抄畢，氏告人曰，『書中所言，全不可信也』（一百二十二）。

（註一百二十二）尼克爾貝夫人，（Nickleby）藏佛羅倫斯市寫本書甚多，皆至可貴。抄者某氏，於寫本末附註曰，『西萊拖公（Ciriato）爲消磨光陰，及助玩興之故，乃命阿瑪李白那古西（Amalio Bonaguisi）抄寫馬哥孛羅遊記至此已終。書中內容，似不可信。世界固大，奇異之事固多，孛羅氏自謂所言皆實，然余殊難以信之也。余抄寫時，覺書中所言，頗有興味，然信與不信，則又一事也。他人觀之如何，余不敢問，然余一人之意固若此也。一千三百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二號，抄畢於西萊拖時，乃書此語以貽之當世。』

白浪先生（Sir Thomas Brown）謂讀馬哥孛羅遊記須謹愼從事，其言不可盡信也。前世紀時，英國學士中，尙有疑孛羅氏曾否得至韃靼或中國者。馬斯數所刊孛羅遊記或已可消滅世人之懷疑者矣。然哈模氏（Hammer）雖譜賞孛羅，猶加以徽號曰，『東方學指導師之先祖。』（Der Vater Orientalischer Hodogetik）云云。馬斯敎刊版出後十年，某德意志學人，嘗愼重刊一書。發莊嚴之辭曰，『全書皆拙笨僞造之文也。』（一百二十三）

（註一百二十三）參觀一千八百二十九年彭恩（Bonn）地方出版之胡爾曼（Hullmann）所著中世紀城市狀況。（Stadt…

wesen des Mittelalters）胡氏敍述教皇英奴森德第四世，（Innocent IV）及法國聖路易王（St. Louis）遣使往東方事。終末加以下方之評詞曰。

「依當時人之習尚，爲教會布教，及通商便利之故，乃作此書，詭稱之曰遊記，致著者之目的，在教化蒙古人崇奉基督教，及引商人，往其國貿易，與作羅蘭勇士歌（沙理曼大帝時代）者，同一旨趣也。以意想度之，孛羅氏三人，必然未曾越大布哈拉（Great Bucharia）境，意大利之遊歷家，當時至該地者，不可摟指而計也。書中所記，謂蒙古帝國版圖，尚遠及於東方者，皆聞之由小東方商人，及旅行者之口碑而已。書中所記之印度波斯阿拉伯，及依梯俄皮亞（Ethiopia 黑人國）等處諸說，皆自阿拉伯文諸書，抄襲者也。著書人謂書中主人爲哥薩化於忽必烈大汗廷十七年。僞托之胆力，不可謂不宏矣。」

馬爾科娉（Moreri）所著之法文波記史稱馬哥孛羅爲威尼斯市僧侶云云。諸人者，概皆不知馬哥孛羅者也。

（亨利攷狄補註）一千八百十五年，倫敦出版馬爾科平原書卷一。第四百零九頁之註，尚謂孛羅爲威尼斯之僧也。

第十二章、孛羅氏生時所蒙社會上之知遇、及其書之流行。

第七十五節，孛羅氏生時，其書傳播若何之廣。

孛羅氏生時，所蒙社會之知遇，究若何乎。賴麥錫謂孛羅氏書，初次出版後，（賴氏謂爲拉丁文）做印之版，即甚多，譯成各地方言。數月之間，布滿意大利全土云。

然吾人所得之證据，與賴氏所言者，正相反也。盛名鼎鼎之遊歷家，與其書之傳播。不若賴氏所言之

速也。十四世紀所留之寫本，其數固爲不少，然其中大半，皆勞勞奴之拉丁文節本。若賴麥錫所言而可信，則勞氏之書，至一千三百二十年，始現於世也。孛羅遊記各種文字之寫本，依吾人所能得知者，其數僅約八十種而已。各書寫本數目，求一眞確之統計表，頗不易易。意大利詩人但退（Dante）之詩歌，其各種寫本，約五百種，以之相比，誠不倫矣。高僧鄂多力克（Friar Odoric）之遊記，較孛羅氏書，誠遠不及，然余考之，尚有寫本三十九種，稍後，至少尚有三種，可以加入也。（亨利考狄曰鄂人刊行鄂多力克遊記時發現寫本共七十三種）同時伯魯奈拖拉丁尼（Brunetto Latini）所著之百科全書，依吾人之眼光評之，遠不及孛羅氏書之可膾炙人口，然後之刊行者，推算共有寫本五十種，由各圖書目錄觀之，約翰曼德維（Sir John Maundeville）遊記之寫本，及最初印行本，至今尚屢見迭出，英國勇士（Knight）所譏言之各種奇說，較之誠實之馬哥孛羅所記者，尚風行一世，紙貴洛陽也。（一百二十四）孛羅氏之盛名，即在意大利南部，尚不能普及也。前那頗里（Naples）及西錫利（Sicily）諸王國之圖書館中，依余所考，無一孛羅遊記寫本可以見也。（一百二十五）

（註一百二十四）一千八百七十年十一月，郭利福（Quaritch）所纂之圖書目錄中，孛羅遊記老版僅有一種，而曼德維遊記則有九種也。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大英帝國博物館圖書館（British Museum Library）之圖書目錄，曼德維遊記寫本有十九種。孛羅遊記寫本今所存者，僅六種而已。十五世紀全期間，曼德維遊記刊行共二十五次之多，而孛羅遊記僅五次而已。

（註一百二十五）鄙人曾親至那頗里柏撈模（Palermo）等市，訪其國立圖書館及市立圖書館，又蒙德克西奴（Mont. Duss

ico) 蒙里爾 (Monreale) 聖瑪提奴 (S. Martino) 克塔尼 (Catania) 等市圖書館，一一調查，皆無孛羅遊記寫本也。

十五世紀時，孛羅氏之書，已傳衍甚廣。法蘭西王察理第四世之圖書館目錄中，有孛羅書寫本三册，乃一千四百二十三年，倍德福公爵 (Duke of Bedford) 命於路佛市 (Louvre) 所製者也。

詩人但退 (Dante) 生於孛羅氏書成後二十三年，博學冠於當世，有形世界以及無形世界，皆無不窺。然生平所著書中，向無一言及於孛羅氏之名，及其所言者。其神聖歌劇 (Divina Commedia) 全書不見有契丹 (Cathay) 之名。孛羅同時人佛蘭賚斯科巴拜利奴 (Francesco da Barberino) 者，文名雖不及但退之盛，而亦頗有著作。契丹之名，曾數見於其書中。然該名以外，巴拜利奴似於孛羅氏書中記載，全茫然也 (一百二十六)。

(註一百二十六) 巴拜利奴之生，早於但退一歲 (一千二百六十四年)，至一千三百四十八年始卒。所引者之詩，或為其早年時之著作。契丹之名，傳入彼耳，決在孛羅氏尊未歸里之前。考其聞得之源，或由孛羅氏初次歸里，及歸國之傳教師所口說也。一千二百七十八年時，相傳教皇尼古拉斯第三世 (Nicholas III) 聞諸波斯阿八哈汗 (Abaka Khan) 謂忽必烈大汗，已經受洗禮，崇奉基督教，故遣佛蘭賚斯肯 (Franciscan) 宗派僧侶若干人，持禮書往賀科白雷汗 (Kublai)。科白雷汗者，蓋即書中忽必烈之譯音也。然是等僧侶，假終未達目的地也。一千二百八十九年時，尼古拉斯第四世 (Nicholas IV) 復遣孟德高維奴 (Monte Corvino) 地方大僧約翰 (Friar John) 執國書一緘，前往忽必烈之廷，得良美效果。考教皇二次國書中，皆無契丹之

名也。

孛羅同時之同里人長瑪利奴薩奴多 (Marino Sanudo the Elder) 能精閑後代亞美尼亞王海敦 (Hayton) 之書，然孛羅之名，或其書無一語及之也。讀薩奴多書中諸節者，似乎其必曾閱及孛羅之書也。

第七十六節　同時人之引証孛羅

孛羅同時人道及孛羅氏名者，依余所考，僅下方數人而已。

一孛羅贈獻其書於梯抱賢衮抱婆公，有遺誌可見。斯事已於前第四十五節，詳言之矣。

二大僧勞勞奴所譯孛羅遊記序中，嘗詳述孛羅氏之名。(見附錄第戊號)由此序文觀之，似乎馬哥當時，仍未卒也。此說與賴麥錫所指之年月，相吻合也。勞勞奴嘗著編年史一書，摩拉拖利 (Muratori) 曾撮其一部而刊行也。此中有數章述韃靼迭次戰爭，及山中老人 (old man of the mountain) 滅亡事，蓋皆取材於馬哥孛羅遊記者也。有一節，摩拉拖利未曾刊行，而邊康尼教授 (Prof. Biarconi) 自摩德那 (modena) 圖書館所藏寫本錄出者，其言如下：

『下節所述韃靼皇帝之威嚴，乃威尼斯人馬哥孛羅之言也。孛羅人稱其帝曰汗。孛羅遊記，余嘗自蘭巴德土語 (Lombardic Vernacular) 譯成拉丁文。得汗之知遇，故得仕於汗廷，在韃靼國中，前後約

二十七年也』

又大僧雅各波達基（Friar Jacopo d'Acqui）（一百二十七）亦嘗道及馬哥之名，前第三十七節述孛羅氏爲基奴亞人所擒，亦已詳言之矣。又佛羅倫斯市歷史家約翰維拉尼（一百二十八）（Giovanni Villani）記述韃靼人，因曰，『欲詳知韃靼人之歷史者，可翻閱亞美尼亞葛爾郭斯（Colcos）王海敦自著之遊記。海敦嘗奉教皇克萊孟第五世（Clement V）之命，往韃靼廷者。又書名『百萬君』（millione）者，乃威尼斯人馬哥孛羅所作，述韃靼人之威權，及其疆土廣遠頗詳。嗣居韃靼國爲年甚久，至此可舍韃靼人而復述吾儕本題佛羅倫斯市歷史矣。』

（註一百二十七）大僧雅各波達基胸中所知韃靼人事，竟全然混亂。其言曰，『韃靼人出山後，舉拍萊斯脫約翰（Prester John）之子爲王，俗名曰山中王』云。

（註一百二十八）約翰維拉尼死於一千三百四十八年之大疫。馬哥孛羅遊記著成後，不久維氏即起始著述，自謂於一千三百年，觀大祭節於羅馬時，得窺偉人紀錄，因思作佛羅倫斯市盛興史，歸後即起草云。

第七十七節　再記同時人之引證孛羅

彼得羅阿巴奴（Pietro of Abano）者，孛羅時代著名醫士及哲學家，與孛羅氏爲親交。著有醫書，其中某節，討論古代傳說，謂赤道下不可居人之事。彼得羅反對此說，乃作下方，引證曰，

『青吉國（Zinghi）有星其大如甕。余知某君曾親見此星，告余謂微有光，似片雲常在南方。（一百二十九）吾友威尼斯人馬哥孛羅壯遊四方探訪各國，聞見之廣，余生平未見能有其匹者也。孛羅嘗告余此星，及他事甚多。彼亦見此星在南極星之下，有長尾而親爲余繪其圖如斯。（一百三十）（見圖）彼又告余，彼見南極星高出地面，約長如兵士所執之戈，而北極星則低沉於地面，亦約如此。云云。由是處土人輸出樟腦，蘆薈，伯拍西木等物至吾國。孛羅謂是處天氣極其炎熱，居民甚少。一切彼皆見之於某島內。島可由海道而航至。其處有野人，產羊一種，其毛粗而硬，大類吾國猪毛也。（一百三十一）

（註一百二十九）此方所言之星，殆瑪哲倫星氣（Magellanic Cloud）歟？粗錫麥記一千四百九十九年平遜氏（Vincent Yanez Pinzon）西南航海事，在丹某拉（Pietro martire d'anghiera）篇彼記云，『持假像儀於手中，仰視南極星不能得有如北極星者，然所見者與吾等所見之星甚不相同，四周模糊，其光四散，故不得詳審也。』又克伲（Kachi）航海水手告李治（Leschi）大尉，謂至桑西巴島

山東縣名之溯原

丁錫田

山東、內障京畿。外通洋海。聖賢之所薈萃。英雄之所馳騖。有史以來。爲文化上交通上政治上戰爭上之惟一要點。是以世人欲研究史地學者、姑置亞洲不論則已。否則中國之山東、其首須研究者也。抑又聞之。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夫以吾人遊釣之鄉。東西洋史地學家、尙不憚煩遠涉重溟來事鈎考。矧生於斯長於斯學於斯者乎。此邦人對於山東百有七縣之名稱、亟欲考其由來者也。然名至逾百。爲目甚繁。史冊山淵。異說紛糾。爰畧歷代之沿革。祇溯命名之本義。以備邦人之省覽。而爲研究史地學者之嚆矢焉。

濟南道

歷城　縣、以歷山得名。史記晉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戰於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三齊記、歷下城、南對歷山。城在山下。因名。劉氏靡音眉綺反。即靡笄也。按靡笄山、有謂即華不注者、非。靡歷音同。字體少變耳。縣在歷山下。是山今名千佛。俗傳爲虞舜耕處。或因一歷字、附會使然。

章邱　說文云。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从北从一。一、地也。又曰四方高、中央下、爲丘。象形。按爾雅云。上正章丘。章之言、正也。謂丘形平正。元和郡縣志、章丘縣本漢陽丘。隋改章丘。取縣南章丘山爲名。案陽丘、即今章邱之回村。村南女郎山、山形平正。即古章丘縣所取名也。

鄒平　水經注云、鄒平、古鄒侯國。姚姓。舜後也。又按魯詩傳云。梁騶、天子之田也。王士禎以爲梁鄒邑之名本此。今鄒平、亦漢梁鄒地也。名鄒平者、蓋古鄒國、至周爲天子之田。漢初設梁鄒縣。又因梁鄒平治、復設鄒平。

淄川　按史記孝景紀注、作菑川。漢書省艸作甾。毛詩疏云。菑者、災也。地理志楚國菑丘。莽曰善丘。梁國菑縣。莽曰嘉穀。桂馥云、莽惡菑與災同，故改之。元和志云。考城縣、漢之菑縣也。漢之興也。其邑多菑、故名焉。則是菑者災也。淄川者、謂是水每每爲災也。書曰。濰淄其道。其道者、蓋言水順軌而不爲災也。可知禹治水前、淄之爲災大矣。又水經注云、水出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又淄川志、載水災自東魏元象元年、迄淸雍正八年。一千九百二十三年間、大水二十二。其未載者不計。凡是十餘年間、必有水災一次。宜其名爲菑川也。

長山　太平寰宇記云。隋開皇十八年、改武强爲長山縣。取今縣西南二十五里長白山爲名。

桓臺　干欽齊乘云。新城、本長山之驛臺鎭、戊子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以人民蕃聚、置爲縣。民國初、因與吉林江西縣名重複。改爲耏水。因縣境烏河、即古耏水也。尋改桓臺。說者、以縣有桓公繫馬臺也。按康熙新城志繫馬臺、今縣治是也。相傳齊桓公時築。據齊乘地爲驛臺。確鑿可據。未必桓公繫馬於此也。何若改名驛臺之爲便。且既改耏水矣。又何必夕改朝令乎。

齊河　齊乘云。本宋濟南之耿濟鎮。漢耿弇討張步。自朝陽濟河、即此地。金時、劉豫家此鎮。僭位後、置爲縣。案劉豫國號齊。城東臨河。此其所以名也。

齊東　山東通志云。金天順中、改鄒平之趙巖口爲齊東鎮。齊東鎮者、齊州東方之大鎮也。元升爲縣。因名焉。

濟陽　齊乘云。大淸河、本古濟水。東北逕濟陽縣。穀梁傳稱水北爲陽。濟陽者、縣在濟水之北也。

長淸　太平寰宇記云。隋開皇十四年置。因淸水以名。淸水去縣西南十里。按即今之黃河新道也。

博興　十三州記云。昌水其勢平博。漢置博昌縣。齊乘云。五代唐避李國昌諱。改曰博興。

高苑　按苑同宛。據咸豐靑州志古以宛縣得名者、有兩高宛。均不在今縣境。註、或云齊桓公置苑囿於此。故名苑城。又注引齊乘云。高苑故城、在長山北二十里苑城店。長山北至新城縣界十五里。去縣治二十里。與齊乘合。則新城縣治、即漢高苑縣無疑。今桓臺、即淸之新城。城內有臺。俗傳爲桓公繫馬臺。此其所以謂高苑歟。然今高苑所治、則始於隋。非其舊理矣。

博山　益都大事志謂淸世宗雍正十二年秋。析顏神鎮、置博山縣。縣名、爲世宗所命。按呂大臨考古圖云。香鑪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現海之四環。今博山縣之原山。四週泉水噴注。嘉名之錫、或即本呂氏說歟。

泰安　泰、山名。說文云。大也。金大定二十二年。升泰寧軍、爲州。改名泰安。書益稷篇註。安、寧也。清雍正十三年、改置爲縣。

新泰　山東通志云。新甫山、在新泰縣西北四十里。爲泰山左翼。舊名大泰山。即詩稱之新甫也。續山東考古錄引元和志云。新泰、魯平陽邑。晉武帝泰始中。改爲新泰。蓋兼取新甫舊稱小泰山而名之也

萊蕪　按水經注淄水篇。萊蕪、昔齊哀公滅萊。萊人播流此谷。邑落蕪沒。故云。然此、指在博山境之漢萊蕪而言。非今治也。今治、則唐時之萊蕪監城。金始設縣焉。

肥城　應劭謂肥城爲肥子國。王先謙引水經注云。樂正子春謂其弟子曰。子適齊過肥。肥有君子焉。汶水左經句窳亭北。下入東平富城。酈不採應說。是以富成爲肥成矣。反不如葉圭綬謂或自國、或齊邑。不可考。頗得多聞闕疑之旨。

惠民　據惠民縣志云。雍正十二年、升武定州爲府。始設惠民縣、爲附郭。攷舊州志城東南二十里有惠民溝。則因地命名無疑。又云。惠民溝、明景泰中鑿。嘉靖十四年大水。僉事王煜、再加疏濬。民甚賴之。故名。

陽信　武定府志云。信水之陽也。鈎盤河、經縣境至城南十里爲信河。按古無信水之名。且漢陽信故城。在今無棣縣境。並非今縣治。似有誤。

無棣　寰宇記云。隋開皇六年置。取縣南無棣溝爲名。溝名、見水經注。即左傳史記所稱北至無棣者也。

明洪武六年。改名海豐以燕王名棣故也。棄圭綬云。棣字。洪武間未諱。有武定碑文可考。別置縣。名海豐。非爲諱避改名。府志不誤。其言是否。不必辯。但以燕王名棣。太祖諸臣。亦不能不迎合上意。亟爲改之也。清因明舊。民國復號無棣。

濱縣　故州也。民國初、改爲縣。寰宇記濱州治渤海縣。以在渤海之濱爲名、

利津　九域志云。渤海縣、有東永利鎭。武宗志云。邑東有東津。蓋因兩地以名縣。

樂陵　武宗府志引爾雅云。大阜曰陵。樂則取四民用足國乃安樂之義。按詩陳風衡門篇可以樂飢。鄭箋引傳云。樂爲療。說文療、治也。今讀樂爲療。蓋指九河既治而言也。

霑化　齊乘云。金明昌四年。改招安縣、曰霑化。取龔遂爲渤海太守、海濱之民、復霑聖化、立名。

蒲臺　水經注引三齊略記云。高城東南有蒲臺。秦始皇東遊海上。於臺下、蟠蒲繫馬。至今、每歲蒲生縈委。若有繫狀。似水楊可以爲箭。即此所謂蒲柳是矣。按蒲柳。即河邊之長條水楊。可作箕者也，然古蒲臺治。在今濱縣境。今治。乃金所置。

商河　寰宇記云。隋開皇十六年置。以縣南滴河爲名。齊乘云。商河、漢河隄、都尉許商疏鑿，後人加水爲滴。至宋、去偏旁爲商。豈以紹聖間河決壞城、大觀修復之後。字乃從改邪。然不可考矣。

青城　續通考云。本青平鎭，元析臨邑地置。皇輿表則云。以鄒平之青平鎭置。臨邑去城三百里。中隔濟

陽。爲能分地及此。總上二說。皇輿表之言爲近。

濟寧道

濟寧 縣。爲濟水所經。寧者、安也。元初。多大水。故名。新元史云。至元八年。升濟州爲濟寧府。治任城。旋升爲路。按明洪武十八年。降爲州。清因之。乾隆四十一年。升爲直隸州。民國初。改爲縣。

滋陽 王士禎云。兗州西有嵫山。嵫陽縣以此得名。滋陽縣志云。山在縣西南三十里。明史成化十四年。封魯莊王子當漬。爲滋陽王。張次陶云。改嵫陽曰滋陽。有惑於日者之言歟。

曲阜 闕里文獻考云。曲阜、古帝都也。爾雅大陸曰阜。應劭曰。魯城東有阜。委曲長七八里。故名曲阜。

寧陽 清一統志云。寧山在縣北十八里。縣在其南。山南曰陽。

鄒縣 鄒山記云。騶山、古之嶧山。邾文公之所卜。山下即鄒縣。本邾國。魯穆公改騶從邑。故謂鄒山。說文騶廐御也。蓋山爲牧馬之地。因以名縣焉。

滕縣 寰宇記云。取古滕國爲名。古滕、在縣西南十四里。滕城是也。路史云。滕國。黃帝第十一子所封。(一編者按滕叔繡爲文王子與此異) 說文云。滕、水超涌也。蓋以地近水所匯聚故也。

泗水 括地志云。泗水源出陪尾山。其源有四道。因以爲名。寰宇記云。隋、置泗水縣。

汶上 金、貞元元年。改中都曰汶陽。太和八年。又改汶上。見山東考古錄及新元史。蓋以汶爲縣之主

河、文汶上二字、見論語、故名。

嶧縣　鄒山記云、鄒山、古之嶧山、言絡繹相聯屬也、說文以爲葛嶧山、按葛嶧山在今嶧縣東南十五里。元初置州、明降爲縣。

金鄉　水經注云、漢司隸校尉魯峻、穿山得白蛇白兔、不葬、更葬山南、鑿而得金、故曰金鄉山、寰宇記云、後漢置縣。

嘉祥　濟寧州志云、金皇統七年、析任城鉅野置、又引山東通志云、魯西狩獲麟處、蓋以此爲嘉祥也。

魚臺　元和志云、魚臺縣北十三里、有魯君觀魚臺、春秋隱公五年、觀魚于棠、水經注謂即此、縣本名方與、唐寶應元年、更今名。

臨沂　漢臨沂縣故城、在今縣北五十里、東臨沂水、今縣爲清蘭山縣治、民國初、因與甘肅縣名重複、復舊名。

郯城　說文云、郯、東海縣、帝少昊之後所封、從邑、炎聲、應劭曰、音談、按呂氏春秋南方曰炎天、帝王世紀云、少皞自窮桑登帝位、徙都曲阜、郯在曲阜之南、蓋云國南邑也。

費縣　古魯邑、古文尚書及說文皆作粜、說文又云、粜、惡米也、費地多山、地土磽确、產米甚惡、此其命名之意歟。

蒙陰　蒙、山名也。禹貢蒙羽其藝。按藝同艾猶治也。或作乂。蓋其山草木蒙茸。伯益焚山林。乂治草木。種植五穀縣在山北。故曰蒙陰。漢置。即魯頌所謂奄有龜蒙論語所謂東蒙是也。

莒縣　說文云。齊人呼芋為莒。顧氏春秋大事表云莒子舊都介根、春秋初年徙莒。膠州志云。介根故城、在膠州治西南五里。按詩豳風注云。介、大也。是莒與介根皆芋也。或指物產名之。與清為州，民國初、改縣。

沂水　禹貢云。淮沂其乂。鄭康成云。沂水出沂山。按隋開皇十六年。徙東安於古蓋城。始置沂水縣於今治。以臨沂水故。縣亦謂之沂水云。

荷澤　禹貢云。導菏澤。清雍正十三年置縣，因取名為澤、在今縣東北鏡。已淤。說文云。河、從水苛聲。顏師古云。荷澤。王先謙云。菏荷通用。又師古荷與苛同。苛細也。周語云。澤、水之所鍾也。蓋荷澤者枝河水所聚之地也。

曹縣　史記周武王封曹叔振鐸於曹。北周置曹州。明降州為縣。因曹叔所封名之也。

單縣　魯單父邑。路史云。單父、帝舜師單卷所居。單、亦作善。按去父字。祗稱單。始於明洪武二年。

城武　城武縣志云。漢高祖過魯。祀孔子。以武功告成、改楚郜為成武。又云。明初、尚璽鑄印。誤加土、為城武。葉圭綬云。成城二字、古多通用。宋魏兩志、即作城武。成字作城，非始於明也、

定陶　說文云。陶丘、堯嘗居之。薛瓚云。堯、初居於唐。後居陶，葉圭綬云古曹國地。曹滅於宋。宋滅後、地分

入齊魏。又戰國策云。楚人說頃襄王、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按此二說。是地析入魏。始有定陶之名也。、定說文云。安也。

鉅野　禹貢大野既豬。蔡氏注云。大野澤名。爾雅十藪云。魯有大野。周禮職方氏、大野澤爲兗州之藪。左傳哀公十四年。西狩於大野。元和志云。澤在鉅野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齊乘云。梁山泊也。鉅野縣志稱至元末。爲黃河所決。故涸。按鉅巨同訓大。漢置縣。因名焉。

鄆城　公羊傳作運。廣韻、運轉輸也。按鄆爲古河所經。其爲運道所由之邑、無疑。且古邑名多從邑旁。此或去辵加邑也。

東臨道

聊城　古齊邑有、聊城。晏子所謂聊攝以東者也。其義未詳。

堂邑　太平寰宇記云。堂邑故城。在縣西北二十七里。高帝五年。陳嬰封堂邑侯。嬰孫午。尙館陶公主。葉圭綬云。今堂邑、密邇館陶。當爲陳氏封邑。堂蓋鄉亭。百官表云。公主所封曰邑。

博平　博平志曰。博平舊名博陵。爾雅云。廣闊曰博。大阜曰陵。志又曰。地入漢版圖。因境內無名山大川之阪阻。故更縣曰博平。

茌平　茌、漢書作茬。應劭曰。在茬山之平地者也。顏師古曰。茬音仕疑反。續漢志茬皆作茌。王先謙引說

文云。濟北有茌平縣。從草在聲作茌非。

清平　葉圭綬云。隋開皇六年。於平晋城置貝丘縣。十六年。改清平。按清、指清河而言。

莘縣　潛夫論云。祝融之孫。分爲八姓。己、禿、彭、姜、妘、曹、斯、芈。詩大雅云。纘女維莘。傳、太姒國也。春秋時齊莘邑。即水經注所云莘亭也。隋置縣。

冠縣　風俗通云。古賢者鶡冠子之後、上冠氏。春秋時晋有冠氏邑。漢爲館陶縣地。寰宇記云。隋分館陶東境、置冠氏縣。因古冠氏邑爲名。按元至元二年。升州。省氏字。明初降爲縣。

館陶　續通典云。館陶城西北七里。有陶邱。亦曰陶山。戰國時趙置館其側。漢以名縣。葉圭綬云。陶即今窯字。廢窯皆可名陶邱。或以爲濟所出謬矣。陶當讀若堯。今作桃音非也。虞閼父爲陶正、是其證。

高唐　戰國策作天唐。高誘云。天大也。唐防也。鮑注。蓋盼子所守。所謂高唐者。易繫辭傳卑高以陳、註云高、謂天體也。則是天高二字、其訓相通矣。按齊乘今縣本漢平原郡之高唐。非古齊緜駒所居之高唐也古高唐、爲今章邱縣地。

恩縣　古貝州也。宋史仁宗本紀、慶曆七年。王則據城反。八年。貝州平。賜平貝州將士緡錢、戰沒者。官爲祭葬。兵所踐民田、蠲其稅。賜號恩州。明初降州爲縣。

臨清　葉圭綬引水經注云。田融言、趙立建興郡於廣宗城內。置臨清縣於清淇水東。則是臨清者、臨於

清淇水上也、明升州、清改直隸州、民國改爲縣

武城　臨清直隸州志云。夏禹七代孫芸。封公子武於此。因名。又云非子游所宰之武城。漢名東武城。以別於左馮翊之武城。

夏津　夏大也。津渡也。寰宇記云。大河故瀆、在城東三十六里。又云。與古夏津城（藥云城字衍）相近。因以爲名。蓋夏津者、禹河之渡口也、

邱縣　元、升平恩鎮爲邱縣。藥圭綴云、元人似誤以斥漳爲斥邱。平恩、併治斥漳城。遂以邱名縣耳。

德縣　秦以水德王。改黃河名、曰德水。漢置縣於河上、曰安德。隋德州、即漢安德地。今爲陵縣。明初惟割二鄉爲德州地。民國改州爲縣。

德平　藥圭綴云。北齊天寶七年。廢安德郡。移平昌縣來治廢郡城。後唐諱昌、改今名。續通考以爲後梁改名、非是。

平原　爾雅云。廣平曰原。水經注云。原博平。按漢平原、莽曰河平。蓋平原、乃黃河下流之砥平原野也。

陵縣　爾雅云。大阜曰陵。故陵縣、今德縣。今陵縣、則故德州治也。按今德縣、春秋之重邱也。重邱、亦即大阜之意也。

臨邑　水經注云。將渠水逕臨邑縣故城、西入河水。河水又東北逕四瀆津。津西側岸臨河。蓋臨邑、即臨

於河上之邑也。

禹城　唐天寶元年。改祝阿為禹城。于欽云。取城南禹息古城為名。按寰宇記祝阿縣南三十里有禹息故城。

東平　禹貢云。東原底平。孔註云。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孔穎達疏云。東原、即今東平郡也。致功而地平、言其可耕也。按唐東平郡、即明清東平州。民國改縣。

東阿　爾雅云。大陵曰阿。按東阿、即齊阿邑。王先謙云。西阿屬趙。即葛城。史記趙與燕會阿是也。今直隸安州。言東者。別於西也。泰安府志云。郡秦屬東郡、漢置東阿縣。蓋以阿屬東郡而立名、不知史記項羽本紀、有大破秦軍東阿之語。則秦時已加東字矣。非是。

平陰　寰宇記云。隋大業二年。移榆山縣於今理。改名平陰。取界內平陰故城以為名。按平陰、即左傳襄公十八年。秦侯禦晉師之地也。平陰縣志云。禹貢東原底平。而邑在東原之陰也。

陽穀　寰宇記云。隋開皇十六年。置陽穀縣。取縣界故陽穀亭為名。陽穀志云以城中有穀山。而縣治居山之離坤間。故以取名。非是。按穀城山、在城東北八十里。則陽穀者。在穀城山陽。非城中別有一穀山也。

壽張　通鑑綱目秦伐齊。取剛壽。漢置壽良縣。應劭曰。光武叔父名良。故改曰壽張。按廣雅張大也。或以壽為大邑歟。

濮縣　說文云。濮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濮縣、故漢鄄城縣。唐置濮州。民國改爲縣。蓋以水而得名

朝城　唐玄宗開元七年。改武聖爲朝城。命名之意。寰宇記等書皆不載。按縣西三里、有朝周臺。相傳齊桓公朝會諸侯處。此其所以命名歟。

觀城　漢畔觀縣。陳景雲云。畔字衍。恩澤侯表源洫志翟方進傳、可證。應劭曰。夏有觀扈。世祖更名衛國。水經注云。河水逕衛國縣故城南、古斟觀。蓋斟觀、即應所謂觀扈。觀扈者、夏啟之子也。其封國在是。故以其名名之。隋文帝開皇六年。改衛國曰觀城。

范縣　寰宇記云。本漢縣。屬東郡。春秋晉大夫士會之邑。士會受范、因以爲氏。按說文范草也。蓋晉初闢草萊之地也。

膠東道

福山　登州府志以爲在縣西北四里有福山。僞齊劉豫登之。稱爲福地。遂以名縣。按縣本宋之兩水鎮。阜昌二年改爲縣。又芝罘山高九里。周五十里。西南至福山縣治。長三十餘里。爲縣主山。縣之得名。當取諸此。其不曰罘山。而曰福山者。蓋趣吉耳。罘、乃福之轉音。不然。福一小山。何足當之。

蓬萊　齊乘云。漢武帝於此望海中蓬萊山。因築城以爲名。唐貞觀十八年。於此置蓬萊鎮。葉圭綬云。神龍元年。移黃縣於鎮南一里。改名蓬萊。

黃縣　路史云。黃有二。其一、高陽氏之後所封。登州之黃縣東南二十五里故黃城是也。山東通志。楚滅黃帷。齊桓徙封於此。雖與黃帷二縣名有合。亦與當日情事不符。二縣在當日、爲萊國地。非齊桓所得封也。說見黃縣志。

棲霞　金天會中、僞齊劉豫析蓬萊之楊疃鎮及萊陽縣地置。按棲霞志云。平明海日東升。照耀城頭。霞光萬道。城之得名、蓋以此焉。

招遠　本宋之羅峰鎮。劉豫置爲縣。蓋取招徠遠人之義。

萊陽　古曰昌陽。後唐諱昌字。改爲萊陽。昌水名。在縣東南。過昌陽城南。注五龍河入海。萊、山名地。在黃縣西南五十里。爲古名山。縣在山陽。故易之。

牟平　續山東考古錄云。牟國、本在萊蕪。齊滅之。而遷諸東方邊裔之地。號曰東牟。漢因立牟平國。以在牟山之陽、其地夷坦得名。按牟牛鳴也。蓋牟國本一遊牧民族。因牛鳴取以爲號耳。清曰寧海州。民國改縣。復古名。

文登　寰宇記云。文登山、在文登縣東二里。故老相傳。秦始皇東巡。召集文人。論功頌德其上。北齊後主天統四年。分牟平置縣。因取山名以爲名。

榮成　榮成、兩山名也。見史記秦始皇本紀。顧亭林據論衡以爲榮係勞字之誤。縣本明之文登縣成山

衛。淸雍正十三年置縣因取史記之說以爲名。

海陽　登州府志云。雍正十三年。即文登大嵩衛置海陽縣。以其地在海之陽。故名。按明有海陽所。在縣東境則縣名仍以所名名之也。

掖縣　掖水名也。又說文掖臂下也。前漢書地理志注。以爲張掖者。張國臂掖也。掖水北流入渤海。其所入處。正當萊州灣之南岸。值渤海之右掖。此其水之所以名歟。而縣之命名。即權輿於此

平度　山東通志引說苑云。閔邱先生對齊宣王云。願選良吏平法度。縣因取以爲名。光緒新通志以爲臆說。按其他亦無說以解之。

濰縣　濰水名也。禹貢云。濰淄其道。其命名由來久矣。按濰或省水旁作維。前漢書賈誼傳注。維所繫船也。是此江可繫船也。上流水淺。不能行舟。故其水源之山曰覆舟。又或省系作淮。又作惟。總一字耳。顧亭林云。今讀爲淮。則竟爲江淮之淮。从水从佳人之佳。古文作唯。於隸文則差之毫釐。於古文則繆以千里矣。隋置爲州。明降爲縣。

昌邑　宋乾德初。析北海縣安鄉置。以邑於漢之都昌城故名。非漢之昌邑也。漢昌邑在今鉅野境內。東西相去近千里。

膠縣　膠水名也。正韻云。黏泥不通曰膠。或象其水淺時之形狀。而錫此嘉名歟。又膠介二音同也。古介

國、即今膠縣地。或膠即介之轉音歟。詩豳風注。介大也。然則膠水者、猶言大水也。清末升爲直隸州。民國改縣。

高密　說文云。密山如堂者。檀弓注。堂形四面高。高密舊治在密水西之田莊。俗名城陰城。城踞其高處。而城外四週皆窪下。故名。

即墨　寰宇記云。墨山在膠縣東北六十里。石色如墨。墨水出焉。平度州志云。入小姑河、南流合大姑河入海。漢即墨城。今爲平度縣東南六十里之康王城。城西瀕墨水。爾雅釋詁云。即尼也。註尼近也。即墨云者、蓋言其城近墨水也。

益都　李圖云。益都、蓋以鄉聚而置侯國。非縣名也。按漢益都國治、近北海郡之益縣。益都當即益縣之鄉聚也。又左傳注。凡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益都既爲侯國。則其邑必有先君之廟矣。

臨淄　青州府志云。臨淄。淄水自南而屈遶其東。故以爲名。淄之命意。已見淄川條下。

廣饒　按廣饒漢縣也。廣韻云。廣、闊也。玉篇云。饒、豐也。蓋言其縣地土廣闊、而物產豐饒也。清曰樂安民國復舊稱。

壽光　壽光縣志載齊宣王獵於杜山。閭邱先生與長老十三人相與勞王曰。欲得壽於王。王曰、死生非寡人所得爲也。閭邱進曰。選良吏平法度。臣得壽矣。說苑金樓子所載、畧同。漢置壽光縣。附置閭邱縣。蓋

皆取諸此。竊以爲不然。如上說解壽字當矣，而於光字何涉。按夏帝杼八年伐三壽。三壽、卽漢之平壽。平壽云者、平三壽也。平壽、卽今濰縣地。與壽光接壤。或取后杼平三壽、於夏有光。而立名歟。

昌樂　宋乾德四年。折壽光長壽鄉及營邱地置安仁縣。尋改昌樂。見青州府志云、縣爲劉宋都昌縣地名。昌樂者、蓋取都昌一邑安樂之意云。

臨朐　應劭曰。臨朐、山名也。因以名縣。臨朐志云、漢書言臨者凡二十九。類以水、不以山。以此推之。應說似誤，蓋巨洋水一名朐水。縣實以側川表稱。而山在水上。故亦得襲其名焉。曲禮左朐右末注。屈中曰朐。謂乾肉之屈曲者也，朐水義、卽本此。

安邱　古渠丘也。明安邱志云。周景王四十四年。齊田常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爲封邑。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安邱得名從此始。則渠丘之改安邱以其在安平東故耳。然他籍皆不載。

諸城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今諸城縣城北十五里有村曰諸馮。故明之職方地圖諸城下特注舜生處。按舜生諸馮。爲東夷之人。則諸馮爲東夷之地，名從主人。諸馮當係東夷之語。其意今莫詳矣，春秋魯諸邑，隋改漢東武縣曰諸城。卽今治。

日照　按勞山脈。自諸城障日山、迤邐西南，峯巒聯亙、百數十計。至日照縣城附近。地近海岸。成一低原。侵晨日出。無山爲障。則先照焉。故宋置鎭、以命名。金旋改爲縣。

特價 **新著人文地理學** 廣告

▲全書十萬言 附表四十八幅 洋裝一册定價大洋七角
▲特價（千册爲限） 每册四角五分 外埠加運費二分

王華隆編 嚴修題詞 陳寶泉題簽 白眉初序文 本書分六章凡三十餘節細目極繁系統極清學者之研究極便略舉其內容則有人類爲種族爲語言爲宗教爲國家爲交通爲等學所以供用也本書於人類生活應用各端叙述極詳以爲實地利用之資並博採歐美地學名家最新學說精以增進讀者之興味

表爲研究學問之要端而於地理尤以切用本書搜羅廣博排列精核計各種比較表一覽表統計表凡四十八幅眉目清楚閱覽之間瞭如指掌極便記憶

人文地理日新月異學者要在知新本書於巴黎和會及太平洋會議後凡與地理有關係之重要事作者調查精確一一列入內容頗爲新穎

本書於本文之外有按語以揭其要遇本文有應解釋之處並附註以解其難極便學者參考

本書內容略如上述凡教師講授學生自習以及圖書館藏書家政治家宗教家軍事家地學專家均不可不備出版伊始茲特發售廣告一千册購閱者務請從速爲要

代售處

奉天鼓樓角 北京青雲閣
李滿章書局 佩文齋
奉天鼓樓北 北京青雲閣
中華書局 富文齋
其他各埠大書坊

▲注意▼

外埠函購特價每册大洋四角七分（郵費在內）郵票代價每册四十七分以一分二分三分者爲限函購請逕寄奉天省立第一中學校王華隆收空函不復

世界一週學術探險記(禁止轉載)(續)

英國查理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著　本會編輯部譯（原文 Naturalist's Voyage—Round the World)

第十六章　北智利及秘魯

詳目—公斜坐—科金波港—幅度與段級—新沉積物之缺乏—科丕亞波谷—地震與天候—氣候與地下力—科丕亞波街—聳斯坡布拉多谷—印第安人之廢屋—土地之隆起率—山上之氣候—伊基圭街—硝石—硝石產地之狀況—秘魯露—瘴之原因—加勞港—利馬市—加勞之廢墟及土地之沈降—加勞海前之島嶼—桑羅達索島之介殼及分解—含介殼及土器之平地

四月二十九日。達爾文氏自法爾巴來索起身。經科金波港向科丕亞波進行。因欲投標船號艦。乃取道海岸。與同行者乘馬四匹騾二匹而行。此馬爲應一時需用。故購之。抵科丕亞坡時賣去之。損失二磅焉。此次旅行。先與同行約定。取獨立主義。飯必自炊。日暮露宿。一切無假於人焉。此行爲研究地質起

界氏因取捷徑而抵貝爾山麓。途中過立馬區地方。該處產金頗富。沿江茅屋居民皆以淘金爲生活。但因不事節檢。故仍形窮困。二十八日。抵科金波木街。觀安達斯山雪峰之美景。五月二日。仍沿海濱前進。至中央智利地方。初見矮樹叢生、頗爲繁茂。後復見有喬木。形似玉加花者。此地平原間有窪處。坎坷不良於行。五月三日。抵公斜里。此地雨水極少、禾穀不生。雖山峽中有水、亦不足以灌溉。迨交春季。惟見青草萌芽。然生機亦不甚暢焉。

公斜里在法爾巴來索之北。不過六七十哩。因沿海岸而行、頗乏趣味。乃改道轉入內地。向有礦山之處而進、遇智利坑夫。其風貌體格、及性質等、皆與他人種大異。其衣服。亦奇異有趣。黑色長衫。圍以皮裙。袴甚闊。帽紅色。動作頗活潑。體力似有過人者。

五月十四日。抵科金波。在此滯留數日。無所賞目。其人口雖稱六千、至八千。然極寂靜。十七日。有小雨。是爲本年得雨之第一次。約五小時始止。農家乃利用此機以犂田。至播種則待第二次之雨焉。若得雨至第三次。則百穀蕃殖。爲豐年之兆矣。雨後經十日。向之不毛山野。無不新草怒生。嫩綠之色。高下皆盈。亦美觀也。乃與艦長封志倫等。出眺晚景。復散步一時許。至一英國人家會食。主人和藹可親。方舉箸之際。忽遇劇烈之地震。斯時也。婦女號哭。行人迷路。奴僕狼狽。樹林屋宇。俱搖搖欲倒。一切凌亂。莫可名狀。久之乃定。

氏在此地關於段級之研究。費時數日。所得如左。

段級爲小石所成。最初番衛氏研究之。厥後伊衛氏又研究之。謂係土地降起作用之進行中。復受海水之作用所生成者。此說余固信之。而在此段級之中。發見介殼之數實夥。段數凡五。級級增高。科金波以北。喀斯哥地方之段級。其幅甚廣。乍見恰如平原。雖距海岸至三十七哩之處。亦有段級焉。此其積累之廣。實非一朝一夕之故。蓋因大陸之上昇。由漸而起。中經停頓。亦不知其幾何年。故海水之側蝕。亦逐層而入。遂造成此段級之地層也。」

「科金坡之第三紀層之礦床上。有近代之新段級。而絕不含有貝類之化石。是爲有趣之問題。若謂此地層在初現於空氣中時。即爲乾土。至今猶存段級之分。以余考之。蓋由美洲南部之降起作用甚遲。不知其經幾千萬年。而繁殖於海濱淺灘之物質。則生滅甚速。已早爲海濱之側蝕所消化。故不見有化石之存在也。否則以推積成層如此之厚。而化石果何由而無哉。」

五月二十一日。氏出科金坡。深夜至耶多瓦多氏所經營之鑛山。此鑛從前每年可產銀二千磅。至現在生色大減矣。而在此地有一事出人意外者。則安眠之大幸福也。凡旅行中夜宿每被蚤虱所苦。此地絕無之。論其高度不過三四千呎。其無此等可厭之害蟲也。豈溫度減少之結果歟。抑有他種之原因歟。聞此間谷地之下。有所謂貝化石及豆化石者。因欲一見之。乃向谷之深處而進。細檢尋之。而所謂貝

化石者。不過石英質之小石耳。此地之葡萄及無花果品質優良。有名於世。翌日向科金坡而歸。

六月二日向喀斯哥砂原而進。十二日抵科丕亞波谷。其間飼料缺乏。一路頗感不便。科丕亞波谷者。沙地中之一草原也。狀與喀斯哥谷同。以在沙地中與他方相隔。形勢有如孤島。北與巴坡米村相接。人口不過二百。而以茫乎無際之亞大加馬沙漠。爲其西境。

在科丕亞波之滯留中。天氣忽而一變。其勢恰如欲雪欲雨。又如將起暴風。懷疑之際。而地震大作焉。

「地震與天候之關係如何。學者數數論辨。是爲有興味之問題。馮勃衛多氏謂此兩者間之關係。在久居秘魯之人。則不認爲難題。蓋他方之人。不過由想像而以意造之也。在瓜耶基衛地方。當乾燥之際。若降大雨。其後必有地震。北部智利。當降雨極少之時。則地震絕無。其間居民。能知氣界與地震確有關係者。頗不乏人。此次科丕亞波之激震後。人民互慶豐年。以爲幸福也。乍聞之固可驚。細思之無足怪者。此間居民。由經驗上而知地震之後。必有大雨故也。少頃。雨果大至。考地震後而降雨。可爲例證者不少。一八二二年十一月及一八二九年地震後。法衛巴來索大雨。一八三三年九月他康納地震後。亦大雨是也。又火山噴出之際。亦降大雨焉。如哥塞歸納山噴火後。雖中美地方。亦降前古無比之大雨。此現象疑係水蒸氣之量。與火山灰之雲。破氣壓之平均而然。馮勃

爾多氏。謂此說也。雖在火山地震之外。亦適用之。凡因地震而地面生裂隙時。所生之水蒸氣。亦能變化天候云。但余以爲地隙間所裂出之水蒸氣。不過少量。而謂其能使天候變化。似頗難信。然斯庫羅普氏所唱道者。則頗近眞理。該氏云。晴雨表之水銀若下降。則天候必降雨。蓋因氣壓之減少也。氣壓減則潛於地中之力。遂行活動。而成地震之醞釀。故地震將起。而大氣必先有變狀也。依此則氣壓與地下力實有密接之關係矣』

二十二日。抵科丕亞波街。略述之如次。

『科丕亞波街。乃建於溪谷間之一都會也。土地廣而人口稀。並非繁華之地。人民因希冀得金。多向他方遷徙。經營鑛業。爲此街內極普通之事務。亦即爲日日談話之好資料也。日用品之價值甚高。而牛肉之價。則與英京不甚懸殊』

六月二十六日。氏與一嚮導及八匹之騾。依新路向哥得拉山進行。約二利庫。而抵發斯坡布拉多谷。譯言無人地也。

此谷盡屬沙漠。氣候乾燥。即當雨期中。亦不過降雨數日而已。山之兩側。有數小溝谷。底則頗不坦。滿布石礫。觀此谷之形狀。曾無河流之遺跡。自昔當爲海水侵入之所。後因土地隆起。始呈斯狀者。

氏在此地山中。又發見印第安人之遺跡如左。

「一方形小屋。聚散於各處。想當時必爲一大家族之所居。試掘其地。則有毛布、寶石、瑪瑙、石簇等。然皆非貴品。以此地水分缺乏。如此之甚。不知當年印第安人。果何以生活也。」

氏自以上之觀察。而得關於南美大陸北部地方之土地變遷。其說如左。

「此處土地隆起之顯著左證。則介殼是也。其隆起之地層。厚達四百呎以至千三百呎。蓋愈進內地。則愈厚也。哥得拉山系隆起時。於氣候上之影響甚大。恐在隆起以前。其空氣不似現今之乾燥也。其間之印第安人。若因空氣乾燥而亡。則彼等之廢屋。即不得不謂之爲非常古物也。欲知其年代。以土地隆起之比例爲準。可計而得之。法爾巴來索於二百二十年間。隆起凡十九呎。利馬於印第安人時代。隆起八十呎以至九十呎。哥得拉山系因地震之作用。而河道變更。河水全涸。岩有砂土。亦皆散亂。其高低固不一致。至舊河道之急斜處。亦足以表明四十餘呎之直立差。」

六月二十七日。仍向山中之深處而進。見有瓜那可羊及狐類。又過高山中動物名庫尼亞者成羣往來。然當此水分缺乏草木不多之地。而狐類猶能生存。是必以鼠及他種齧齒類動物爲食者。蓋鼠爲亞於蜥蜴之乾燥小動物也。此高山之四方風景。頗壯觀瞻。但曉天風寒。人身受凍。幾失感覺。沿途爲之不快。

高地之風。皆有定時。每日必有和柔之風自下吹上。日沒後經一二時間。則刺骨之寒風。自上吹下。是夜之風頗寒。鉢中水皆氷。即至終宵未能安眠。蓋寒氣與氣流之速度爲比例。無雲時則溫度低。疾風時則著寒尤甚也。

一路沿溪谷而下。七月一日。抵科丕亞波谷。氏遊於臺斯坡布拉多荒蕪之地頗久。今來此地。心神爲之一快。正盤桓間。忽聞山鳴。衆皆驚愕彷徨。繼知乃山上砂石。自山側崩下所生之巨響也。在紅海附近之昔那山。亦時有此現象。

氏至科丕亞波港後。適聞標脂號艦已到。遂相率歸艦中。七月四日。起椗前赴伊基圭七月十二日。抵伊基圭。遂入港焉。伊基圭在秘魯海岸南緯二十度十二分。基地今屬智利

氏抵此間。聞昔有法國木工三人。在教堂內盜取聖器若干。後被捕獲。解至首府判決。該長官存姑息之意。遂未之深罪而釋放。從此人民。乃不畏法。盜竊成風。伊基圭內部。遂紛擾無秩序矣。

其城基建於二千呎高岩壁之下砂地之上。乃近海之一小都會也。人口約一千餘。全市橫於砂上。得雨極稀。故谷中水分缺乏。隨處皆石塊堆積而已。燃料食品及飲用水。皆自遠方輸送。價值頗昂。惟其地附近有一硝石工場。故得藉以支持其現狀耳。

氏偕一嚮導。乘騾赴此硝石工場。觀察一切。所得觀察如次

『鹽類。於一八三〇年。始輸出於英國及法國。雖可供肥料及硝酸製造上之應用。但潮解性強。不足供火藥上之材料也。又前年在此處附近發見銀鑛山一座。產額尙不旺云。

七月十三日。又參觀一硝石工場。其地相距凡十四利庫。途中砂地甚廣。騾行甚遲。日沒後始到焉。其地之狀況。如次所述。

『砂質土壤上。有由食鹽及鹽類所成之薄皮。其狀與他處迥異。此皮殼乃海中物質之沉澱。隨土地漸漸上昇者也。鹽之色白且堅。與石膏相伴而生。自此點觀之。其氣候之乾燥可想而知。當夜宿於工場主人之家。翌日復參觀。附近一帶地方。水分缺乏。故皆鑿井而飲。井深達三十六碼。水味甚鹹。一遇乾旱。井水立涸。四圍之地層中。多含鹽類物質。故降雨後。自井汲出之水。其味尤鹹。考此水皆自哥得拉山系而來。沿此方向得水較易。故得漑灌土地。收獲牧草。豢騾驢以供運輸硝石之用。村落亦沿此方向發達。硝石採掘場乃厚二三呎之堅固地層所成。地層之中。多有硫酸曹達及普通食鹽等混雜。此地層淺處。周圍有抵地。連亙五百十哩。自地形上察之。蓋原爲通江之蓄水湖也。

七月十九日。標的號艦抵秘魯首府利馬之加勞港。停泊凡六星期之久。不幸適值該國政變紛亂之際。不能詳加視察。僅觀其國內之一部分而已。秘魯沿岸一帶之地。其氣候乾燥。自古著名。氏於此所

得觀察如次。

「爾時濃雲密佈。遠近不分。前後十六日間。僅一度得見哥得拉山之美景。所謂雨不降於秘魯抵地者。斯言誠足信也。然霧氣甚大。濛濛如雨。道路濘泥。人衣盡濕。是謂之秘魯霧。而秘魯國人則甚喜之。為其足以補該地雨水之缺乏也。民屋俱用土築牆。上蓋不頂。亦無貨倉。船載卸落。皆任便置於露天。」

秘魯之地。頗不宜於衛生。氏推其由如左。

「通一年四季中。無論其為土著與客居。無不為瘧疾所苦。但僅流行於加勞港沿海岸處。內地則絕無之。此病乃感染一種毒氣。所謂密斯馬所致者。論此海岸在熱帶中。應為健康之佳地。不應有傳染病之毒也。試為加意調查。則見沿岸數處。雜草蔽地。池水皆鬱而不洩。此病源所由出也。觀於阿利加市。地形與此絕類。而不妨害健康者。因其能行排水法。不使污水積蓄故也。且瘴癘之氣。絕不發生於茂草密林。如巴西及哈齊處之為健康地。非其證例歟。」

氏復觀察加勞港及利馬之狀況如左。

「加勞港穢而褊小。人民由歐羅巴種、黑色種、及印第安種之混血族所成。風俗甚劣。人喜飲酒。空氣中帶有一種惡臭。頗覺刺鼻。城寨巍然聳立。總督府即在其中。」

利馬市位於溪谷中之平地。距加勞港七哩。高於海面五百呎。傾斜極緩。故市街全呈平坦之觀。馮勃爾特氏之記錄中。謂此平原之中。全無險阻之處。樹木甚少。僅有三數柳樹。香蕉蜜柑。弗能成熟。惟市街甚行荒廢。道路不修。汚穢之物。所在皆是。樓宇悉用木。外塗以漆。蓋防地震之禍也。此地當歐人未至前。原為印加帝國之都城。昔時之壯麗建築。今已全歸頹廢。僅有多數之教會堂。尚巍然存在。不失市中之偉觀耳。

「利馬市附近。原為古代印第安人之村落。荒凉廢址。猶有存者。考其宇舍水道、墳墓、及陶器、石器、銅器等。頗足令人動高尚思想。由此觀之。文明技術之進步。正不少也。」

「又有廢絕舊蹟。與前者大異。且極有興味者。則舊加勞市是也。一七四六年地大震。繼以海嘯。全市竟至破滅。舊城基處。尚有石礫叢積。其板瓦等為波濤所攫之形跡。均歷歷可指也。」

「因地震之故。厥地陷落。其事固有傳說。但無一可為證據。今自叢積之碎石上觀之。則舊都之區域。殊形狹隘。土地上有多少變動。亦屬事實。故秋齊氏論曰。按古今地圖考之。秘魯海岸之陷落。利馬南北。說各不同。其言皆有所本也。」

「加勞灣前之桑羅連索島。為近代降起地有名証據之一。向灣之面。有三層段級。下級中之泥土。長一哩餘。內含介殼十九種。考此十九種介類。近海處均生存焉。其高級達八十五呎。介殼多

以腐蝕。有食鹽及硫酸石灰存於其中。此數種物質。疑係土地降起時，由海水之蒸發所生者也。不但此也。如硫酸曹達。及鹽化石灰等亦與此同時產出。此等物質，皆在砂岩之上。及荒砂之表面，結成薄層。更進而至段級之上。則變爲介殼之粉末。由是觀之。其爲昔日之海底。可無疑義。取粉末而分析之。知係由石灰曹達之硫酸鹽類，及鹽化物與少量之炭酸石灰所成，食鹽與炭酸石灰，同在一處時。每起作用，而分解其一部。今此段級中半分解之介殼。若與食鹽及其他之鹽化物共存時。則此等介殼。因分解而引起何種之複分解物。固爲一大疑問。但其所生之化合物，則不能無炭酸曹達及鹽化石灰也。然如前所述，後者雖存此等物質。而前者則絕無之、此種不可解之作用。疑是炭酸曹達變爲硫酸鹽類也。」

氏又於段級中之介殼間。發見綿絲之切片。結合之燈心草。及玉蜀黍莖等。凡此諸物，與自古發人墓中所掘出者同。又自桑羅連索之平砂地粘土層中。多拾出土器破片。氏研究之如下述。

「此爲昔日居於平地之印第安人。取地下赤土。製爲家用之土器也。後因地震作用。海水汎濫。此平地遂爲湖水所侵。水與泥土同時沉積。門土器之破片。及海水送來之介殼。並埋其中。此平地之高。雖與桑羅連索之下段級同。然自發見種種物體考之。此八十五呎高之平地。在印第安人時代其隆起之高當逾於此。後因下降。始呈今日之狀者」

（第十六章完）

◈雜　組◈

陝西旅行記

王桐齡

目錄

第一章　赴陝行程日誌
第二章　長安之觀察
第一節　長安之建築物
第二節　長安之市街
第三節　長安之實業
第四節　長安之教育
第五節　長安之市政
第六節　長安附近之交通機關
第七節　長安之風俗
第八節　長安之古物保存所

第九節　長安之飲食
第十節　長安之土產
第十一節　長安之植物
第三章　著者到陜西之任務
第四章　咸陽古帝王陵之參拜
第五章　終南山之觀察
第一節　南五台之名稱及其區域
第二節　登終南山旅程日誌
第三節　終南山概觀
附終南山植物表
第六章　華山之觀察
第一節　華山之區域
第二節　登華山旅程日誌
第三節　華山與他山之比較

附華山植物表
第七章　歸途日誌
第八章　結論

第一章　赴陝行程日誌

民國十三年七月七日晚六點，由北京西城祭院胡同十五號敝寓，乘人力車赴西車站。

此次赴陝，係應西北大學陝西教育廳合組之暑期學校講師之聘，原約與師範大學生物學教授李順卿幹臣同行，屆期，幹臣因率領本校博物系三年生赴山東青島，博山，大汶口等處採集標本，阻於潮水，未能即行採集，不得歸，乃單獨赴西車站，與西北大學招待員北大哲學系三年生韓城王捷三晤面。同行者爲教育部僉事會稽周樹人豫材，晨報記者會稽孫伏園，京報記者晉縣王小隱，天津南開大學哲學教授崑山陳定謨，人類學教授鐘祥李濟濟之，西洋史教授邵陽蔣廷黻，裴泰公司工程師闞頌聲，鄺偉光傑臣，郭如松，沈汝楠栁生，天津南開大學社會學系畢業生樂亭劉鴻恩，共十三人，陝西省長駐京代表衆議院議員陝縣郭光麟伯勇，在西車站膳堂，設西餐送行。

十點，由西車站乘二等車出發。

由前門至鄭州二等車票，大洋拾八元一角、外加特別快車費洋二元一角、床位費二元、共二十二元二角。車上每四人一室、左右各二床、分上下二層、有臥具、電燈、電扇、設備甚周到、較京奉頭等車無遜色。車上備有西餐、菜尚適口

自順德至鄭州、途中多白地、僅有高數寸之小苗、旱象已成、雖以後再落雨，恐秋收亦無望矣。

八日午後、過黃河橋、遇大雨。

黃河橋久應改修、因無款，故延期、途中車行甚緩、人有戒心。

四點二十分、至鄭州、住大金臺客棧。

大金臺客棧，每室二床、二人同住一室，每日每人大洋一元、一人獨住一室，每日大洋一元二角、屋雖不甚宏敞、然有床，帳，棹，凳，盆架、無蚊子，臭蟲，跳蚤、亦可謂難得矣。晚餐有粥，有飯，有饅頭、菜尚可口。惟厠所太狹隘、蒼蠅太多、臭氣觸鼻、令人作嘔。中國人習慣、講吸收不講排泄、一歎。

九日午前九點半、赴車站、買三等票、上二等車、因隴海鐵路，每次列車頭二等僅各有半輛、—一車分爲兩截 前爲二等 後爲頭等—而時常爲不買票之軍人占滿、余等本欲買二等票

，站長令余等買三等票，上二等車、若能佔有座位，再行補票、余等從其言、上車以後。幸尙有座、乃各再買三等票一張，—連先買者人各有二張三等票—作爲補票、價錢大洋陸元四角。十點四十五分、開車。自此往西：經過滎陽，汜水諸驛；而至虎牢關、循外方山脈北山麓西上。山不甚高、有土無石、有草無木、隧道甚多、一望皆黃土層、—黃河流域之沖積層—人家多在半山上，或斜坡上穴居、古人所謂人家半繫山腰住車馬多從屋頂過者是也。 經過鞏縣以西，遂至洛陽平原・四面有山、—東南爲外方山脈 西南爲熊耳山脈 西爲崤山山脈 北爲北邙山及黃河—中有伊洛二水通流、幅隕雖不甚遼闊，然形勢甚佳，土壤亦甚腴也。由洛陽而西，經過金谷園，新安，澠池諸驛、皆古來歷史上著名之地。 再西至觀音堂，又入山地、—崤山山脈—自此往西：經過硤石驛，張茅鎭諸驛、即古來所謂崤函之地、路愈險、山愈高、谷愈深、隧道甚多、高山深谷交錯、故隧道與鐵橋相連絡、往往纔出隧道，便過鐵橋、甫過鐵橋，又入隧道、至於鐵路兩旁皆峭壁，或一旁爲峭壁，一旁爲絕壑，火車由其中間通過者；更數見不鮮也。硤石驛之東，有一長隧道；約四里有奇、凡行七分鐘始通過。聞隴海鐵路，在民國八年以前，已通到觀音堂、所以不能即行修到陝州者、實以此隧道工程太浩繁之故。洛陽以東，河流缺乏、鐵路兩傍皆土山。洛陽以西，河流較多、山亦土石參

半。觀音堂以西多石山、山與谷相交錯、谷中有小平原、平原中有小河流、風景絕佳、頗似日本。所最爲憾事者，則山上無樹、一衆皆灰黃二色、僅有小河流點綴其間、河流兩岸皆農田、有草、有樹，有禾稼、差覺怡情悅目耳。

晚十點半、至陝州驛、西北大學講師陝西省長公署秘書平鄉張毓桂辛南，陝西督軍公署副官駐陝州辦公處主任馬思駿金臺，陝西督軍衛隊團騎兵營獨立排排長牛冠斗星南，來迎、駐耀武大旅館、屋內設備雖異常簡陋，而無蚊子，臭蟲，跳蚤、亦可謂難得也已。前北大理科學長杭縣夏元瑮浮筠，東南大學國文系教授辟城陳鐘凡斛玄，經濟學教授渭南劉文海靜波，先一日到陝、亦駐此處、約定同行。

自鄭州至澠池，皆黃土層、地甚肥沃、而亢旱殊甚。洛陽以西多小河流。秋禾尚可觀、以東多白地、有小苗，僅高數寸、秋收無望矣。土含鐵質、色帶紅、皆立土、甚堅固。人家傍山，或阪，鑿洞以居，土人名之曰窰。

十日午前八點、發陝州、由黃河乘船、溯流西上，向潼關。

陝州爲水陸通衢。州南門外爲大道、北門外爲黃河。自陝至潼約一百八十里、—土人謂一里等於平常里數一里八分　謂之大里—本可坐車以行、然山路崎嶇、顛播殊甚、久旱無雨

、塵埃障天蔽日、殆為之塞。同行者人數較多、僱車殊不易。——此間車夫多天津人 又刁又狡——故辛甫己先決計乘船。余等亦以乘船較為舒服、樂得贊成。既乘以後、覺着甚不舒服、黃河無客船、僅有載貨船、前後尖、中間寬、兩頭之艙不能容物。中間之艙有席頂，無木頂、席甚薄、下雨則漏。兩旁用木板作圍墻、板皆用釘釘住。不能啟閉、悶坐艙中、不能視兩傍之物。前後有竇無門、無物遮護、遇風則由竇通風、甚涼爽、遇雨則由竇濺水、甚沾濕。余等十七人，分乘二船、余船三艙、共乘九人、每艙三人。船頂甚低、艙甚窄、每艙又各有行李二三件、局促殊甚。余等臥則屈膝、坐則折腰、立則鞠躬、人人終日抱膝長吟、無自由回旋之餘地。余等皆久居陸地、不慣在船上出恭、黃河中流多灘、船傍灘拉縴以行、傍岸之機會甚少。偶爾傍岸、船主為趕程途計、多不停留。故余等在船上四日之間、上岸出恭之機會絕少。此起居之不便也。

黃河之水半雜泥沙灰塵便溺、飲之輒胸前作惡。余等携汽水、可以解渴、但多飲則腹作泄。途中不傍岸、無處可以喫飯、故托船夫作麵湯，饅頭療飢、然粗惡殊甚。余等携有罐頭魚肉、然此物多陳舊、常喫則腸胃不適。此飲食之不便也。余船水手共五人、一人在船後扶舵、一人在船頭撐篙、三人在岸上拉縴。途中行四日，皆遇西風、不能急行、是日宿靈寶縣東、約行五十里左右

十一日、過雨、數行數止、宿於靈寶縣西、僅行二十里左右。夜間上游雨水暴至、溜頭甚高——夜間不能瞭見 大約至少亦在一尺以上——衝動船錨、船向下行、漂流數里、余知船身頗舊，而未知水手駕駛之能力何若、倘有疏虞、則河身寬數里、流甚急、雨甚大、天氣甚冷、夜色已深、對面不能覩物、雖諳泅水者、亦難達到岸上、將有葬身魚腹之慮、心甚惴惴。然恐驚同伴，故堅臥不起、不敢聲張。幸而船長年老、頗諳練、順風水之性、漂流數里、止於水較淺流較緩之河灘上、遂停泊焉。

河南東部皆平原、故中牟縣以東，時常河水氾濫、橫流潰隄、大好農田，化爲沙地。河南西部皆山地，自鄭州以西，黃河南岸爲嵩山，北邙山及崤山、北岸爲太行山，王屋山，砥柱山、河身受兩傍之山脈束縛、雖挾泥沙俱下，只能墊高河身、不能淤到兩岸、故洛陽平原皆窄陜。余等乘船由陝赴潼所經之河路，界在山西河南二省之間、北爲山西之砥柱山、南爲河南之崤山、兩岸多峭壁、中間有大河通流、河身之寬常至數里、一望浩森無際。風景殊不惡、但可惜山無樹，河無草、水中岸上，一望皆黃、稍殺風景耳。

十二日早、過函谷關。

關在靈寶縣西數里、關以東有小平原、南負崤山，北帶黃河、靈寶縣城在焉。關以西爲甬

道、兩傍皆峭壁、中間只容一車通行、若東來西往二車相遇時，則彼此皆不能通過、故入谷以後，車夫恒高聲遙相招呼、令對面之車，擇路較寬處—用人力鑿成 在大路旁寬約容一車者—暫行停止躲避、俟此車既過再行。城西關東有河名澗水、雨後山水暴發、車馬不能通行、余等下船往看函谷關、阻水而返。

靈寶縣以西，山愈高、河身愈陡、山水暴發後，淺灘皆不見、風景絕佳。河北爲山西平陸縣界、岸上頗有新栽之樹，逐漸成陰、畧見閻督政績。聞河北無盜匪、河南多盜匪、故行船者多停泊北岸。

晚宿閿鄉縣城西、本日約行五十餘里、落日西沉、畧無遮蔽、古人所謂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之風景，約畧似之。

十三日、臨時雇用縴夫九人、趲程前進。途中遇東風、船行甚急。

下午三點、至潼關 第三十五師長憨玉琨潤卿、受劉督軍委託、遣副官洛寧李品三金齋，洛陽林祖裕治堂來招待、借住潼關汽車站。房屋雖少、而院落宏廠、同人多帶行床、三三五五，自由宿於院中、無臭蟲蚊子來攻擊、精神頗快。潼關東西道路太壞、汽車多毀壞、拋棄院中殊覺可惜。晚餐後往拜憨師長、談一刻鐘而返。

潼關在黃河南岸，南負山，北帶河，極為形勝。有東西南北四門，東西北三門皆傍黃河沿、南門在山上。城內北半為河岸平原，戶口甚多，商業繁盛。南半為山麓高地，地勢形勝、烟戶稀疏。城牆南半在山上，北半在平原，最北之北門，則面河而開，僅容人出入。

十四日早七點，借宋慭師長汽車二輛，陸路赴長安。余等十五人，分乘二汽車，留王捷三劉鴻恩二君，乘騾車搬運行李。

由潼關赴長安之大道，一路分為二綫，南線行汽車，北線走大車，二線相傍而行，寬約四五丈，汽車路頗修整，不大顛播。經過華陰縣，華縣，遙望華山，—在路南—路傍有汾陽王故里，寇萊公故里石碑，有汾陽王廟及華岳廟，—皆在路北—汾陽王廟甚小，無足觀，華岳廟基址甚大，外牆周圍之廣，幾等於城寨，因現在駐兵，不能瞻仰，亦可惜也。再西過渭南縣，遙望秦始皇帝陵，—在路南—高如小山，上無樹木，基址畧作方形，幅隕之廣，闊約九百一十三畝。再西過鴻門舊址，新豐舊城，皆古來歷史上之著名地。

十一點，至臨潼縣，赴華清池沐浴。

池在臨潼縣南門外驪山下，係唐華清宮舊址，舊日建築，經前清咸豐年間回匪之亂而毀，現在建築，係同治年間新造，內有娘娘殿，中祀貴妃，配享者為二青年，亦杜十娘伍髭鬚

相公之類也。有溫泉池二、大者名太子池、小者名貴妃池、貴妃池中有一石、上帶紅色、永不脫落、好事者謂楊妃月事來時坐處之遺跡也。池水溫度約華氏九十六度至九十八度、而有游魚—鯽—水草，亦奇觀也。鎮嵩軍第四路步兵第二營營長鞏縣趙清海晏亭駐防於此、留共午餐。

午後一點、出發、二點、至長安。

到陝西境內以後：有二事最容易惹人注目、一爲官道旁之高柳、一爲城門臉，或大街轉角處白灰牆上所書之格言。柳樹爲左文襄公在陝甘總督任內所栽、現今已幾六十年、多數高逾五六丈。公清廉公正、遺愛在民、陝西人比之召伯之甘棠。格言係馮前督在任時所書，專訓導人爲善。但自民國成立以來：偉人土匪、相携舉兵、將陝西境內之官柳斫伐大半。馮在任未久、旋即去職、灰牆經雨淋日曬，一大部分格言，已陸續剝蝕矣。

陝西大道皆寬軌、車軸長出於車箱者約尺許、—合左右兩旁計之—潼關以東皆窄軌、故東來西往之車，皆在潼關換車軸。

第二章　長安之觀察

第一節　長安之建築物

甲，學校

十五日晨起、個人參觀西北大學、校之南門在東木頭市、北門在東大街、有基址六十餘畝、房屋七百餘間、係前清末年省立大學堂故址、旋降爲高等學堂、民國成立、改設西北大學豫科、旋改爲法政專門學校、十二年九月、復改設西北大學、大畧分爲二部、南半爲西北大學、北半爲陝西教育廳，教育會，水利局，林務處、現在教育廳移居梁府街前清舊提學使署、北院只餘三機關矣。房屋係中國大四合式、院落周圍有廻廊、既壯觀瞻、又避風雨、其優點一也。院落宏廠、樹木甚多、空氣清新、頗足怡情悅目、其優點二也。教員學生寄宿舍，職員辦公室，皆有相當面積、其優點三也。然講堂內大柱子，頗碍學生眼目、大禮堂橫寬，不適講演之用、大門之內有二門、二門之內有大堂，—現用作接待室—大堂之後有二堂、—現用作大禮堂—有三堂，有四堂、—現均用作講堂—四堂之後有內宅、—現用作圖書室—自大門至二堂，兩傍僅有廻廊、並無房屋。自二堂至內宅，兩傍雖有廂房，然太小不適作講堂之用。自大門至內宅、南北長約一百八十五步、適合於講堂用之房，僅有三四間。兩傍多跨院、辦公室寄宿舍在焉、東西寬約八十八步、房屋甚多、院落甚宏敞、而能作講堂用之房，亦只有最近建築者三四間。全校建築皆用宮庭及衙門式、無一所樓房、佔地方太多、房間較

少、大房間尤少、宜於住家、不宜於作學校、知從前監修者皆外行也。梁棟椽柱門窗戶牖皆用楊木、知長安木材缺乏也。院內多用土坯作牆、黃土塗壁、既缺美觀、又難耐久、知長安磚與灰俱缺乏也。聞劉督軍擬劃出從前滿城舊址—在城內東北隅 約占全城總面積三分之一—一部分，約二千九百畝；建築新大學、而以此處爲豫科校舍。然長安物價，較天津約貴三分之二。—據關頌聲君報告 洋灰一桶 在天津買價大洋五元 此地買價銀三十二兩 磚瓦木料皆貴至一倍以上 西北大學擬建築新式樓房辦公室一所 照天津物價估計 需洋七萬元 照此地物價估計 需洋二十萬元—陝西財政困難、此計劃亦非短期內所能實現也。

長安雨少、故房屋雖欠修理，尚不至於坍塌。西北大學教員室，屋頂皆瓦松、密如魚鱗、然室故無恙。若在北京、則大雨時行時，室內室外淋漓一致矣。

此次在長安參觀之學校：除去西北大學以外，有第一中學校，—在西倉門—第三中學校，—在甜刺巷—職業學校，—在聚院巷—第一師範學校，第一女子初級中學校，—皆在西安書院門—成德中學校，—在北大街—女子師範學校、—在梁府街—因在暑期內，各校皆放假、故堂上工課無可參觀。建築則一中一師大體一致、院落宏敞、樹木甚多、房屋多舊式，少樓房、全體形式、近於宮庭及衙門，而不類似學校。三中院落樹木成林、是其特色。一師係關中

書院故址．路閏生先生所住之仁在堂猶存。—今爲校長辦公室—第一女中係女子模範小學提升、院落較小、成德中學係前督陳樹藩所創、併撥與官地一萬三千頃，作爲基本金、財產充裕、房屋皆新式建築、房間雖不多、比較最適用、外院操場極其寬闊。女子師範係最新式建築、皆二層樓房、然工程太不堅固。至於梁柱材料多用楊木、牆壁材料雜用磚坯灰土、則各校皆一致也。

長安玻璃極貴、故各校門窗、俱不多用玻璃。

乙，官署

此次在長安，參觀之官署甚少、然督軍省長二公署，則各去過幾次。督署在故明秦王府內、—俗名皇城—係馮前督所造、用兵爲工，用故秦王府城舊大破磚與楊木爲料以造成、房間甚少、僅足應用、惟院落異常宏敞、滿種小樹、小樹中間雜以水井菜畦、人路兩旁滿生芝草、每日太陽西下時，督署軍人自己澆菜、風趣甚佳、十年以後、當然綠樹成陰矣。 省署在西大街路北、係前清舊布政使署、省署機關較多、劉督軍之眷屬寓焉、故房屋較多、房間較大、然妝飾樸素、固無以異於民居也。

丙，寺觀祠宇

長安城內寺院、屢遭兵燹、多數蕩然無存、其碩果僅存者僅有數處、茲謹將著者此次在長安參拜之寺觀祠宇列舉於左、以供參考。

一，文廟　在南門內東城根、殿宇院落皆宏敞、古栢甚多、古松僅有一株、旁院內附設孔教會所立之學校。

二，臥龍寺　在城東南隅臥龍巷、係漢靈帝時創造，後屢經改築者。殿宇頗莊嚴宏敞、藏有康南海欲攫未成之大藏經。經有二種、一係明太祖時南京出版者、一係明英宗時北京出版者、據該寺住持顯安云：「長安城內寺院，共存三部大藏經、民國成立時，爲兵士及居民所毀、今皆不全矣。」中國人富於破壞性可見一斑。寺之前殿入門處、有長三四尺寬尺餘之大靑石一塊、上有形似蚯蚓之軟體動物化石數具、頗可貴也。後殿所供之佛身係藤胎、猶是淸初製造。

三，廣仁寺　係喇嘛廟、在城西北隅、寺之東南二面皆農田、據云多該寺產業、墻內多草花及木本花、墻外多高樹、地頗淸幽。正殿供銅像三尊、外飾以金、甚莊嚴、中央爲觀音像、南旁爲文殊普賢像。觀音像身體較大、面貌較平、微帶白色、據云來自西藏。文殊普賢像身體較小、面貌較豐隆、顏色甚黃、據云來自北京。全寺喇嘛二十餘名、有蒙古人，本

省人，河南人之別．掌教老喇嘛年五旬餘．係蒙古人、由北京雍和宮派來者。能說北京官話、不大懂陝西話．民國五年來此．據云該教雖禁止殺生、並不禁止飲酒食肉也。

四，西五臺　在廣仁寺東南、與市街接近、臺係累土築成、上供佛像、共有五所、在城西北隅、故稱西五臺。其中二臺已圮、二臺爲軍人所住、僅最東之一臺有尼僧住持、所供爲菩薩．臺之後殿最高，全城一覽無餘、城內人家院落內樹木頗不少、但市街上甚有限耳。

五，清眞寺　長安城內清眞寺共有七處．著者僅參觀二處。一最大者，爲化覺巷清眞寺、係唐玄宗時所建．有天寶元年王鉷所撰碑、俗名東大寺。一最古者，爲大學習巷清眞寺、係唐中宗時所建、俗名西大寺。東寺甚大、西寺狹小、二寺屋宇皆宏壯、彫刻甚古雅．附設回教義塾．讀阿拉伯文字之可蘭經、東寺並附有國民學校一處。

六，董子祠　在城東南隅、祀漢江都相廣川董仲舒、董子墓在焉。正殿屋宇無恙、惟門窗戶壁狼狽不堪．有許多貧民雜居其中。墓在正殿後、一坏黃土而已．廟內外共有石碑四座、皆明清時代所立者。正殿前西邊有小跨院、董子苗裔在焉、寡母孤子及其姘頭共三人。聞孤子僅十餘齡、其母本其父之妾、父故後，子纔數歲、乃另找一男子同居。其男子余曾晤面一次、三旬餘之粗笨農夫耳．亦冒姓董。聞祠內祀田共十六畝、典質殆盡、長安紳士欲

籌一筆欵項，贖回祀田、逐走男子、現正在準備進行中也。

七，多忠勇公祠　在五味什字巷路北儲材館內、祀清中興名臣忠勇公多隆阿。民國成立以後：改名忠義祠、起義及剿匪戰沒之軍人皆附祀於此。現在前殿改作儲材館講堂、後殿如故、多公神位在中央、兩旁及兩廡配享者皆民國軍人。

八，左文襄公祠　在東木頭市西頭路南、祀清中興名臣湘鄉相國左文襄公宗棠，現在前半改為亞東賓館、後殿仍為左公祠，二祠皆清末所建、雖不及以上各祠之古雅、然尚偉大、較之現在建築，固遠在以上。

北京近旁多圓塔、或八角塔、河南陝西境內多方塔。塔下不必定為墳、塔基亦不必定在寺內、有時為村中風水起見，特造一塔以為厭勝。塔亦不必甚高，平均高二丈上下者居多數也。

丁，一般建築物

長安為中國故都、間有數百年前古建築、頗雄壯瑰麗，偉大可觀。然此種古建築、現存者絕少。新建築之房屋，因木材缺乏，故梁棟椽柱多用楊木、因石灰缺乏，故多用黃土塗壁、因燃料缺乏、磚瓦價昂、故院牆屋壁多用土坯替代、既缺美觀、又難耐久。官署學校皆如此、不獨民居也。

河南陝西境內之瓦房、往往作半圓形、有前半面、無後半面。廢去梁柱、用勁山擱檁、無屋脊、當脊之處爲後房山墻。

長安之瓦房，有仰瓦、無俯瓦、分量較輕、材料亦較省。然每房皆有明脊、既費材料，又爲梁柱無故添出許多擔負。自鄭州以西至咸陽，舊式之瓦房皆如此、不似京津最新建築之瓦房，皆廢去明脊，又輕巧，又省事也。

自鄭州以西至咸陽皆黃土層、土皆立體、中含鐵質甚多、色近紅、異常堅固、故鄉僻之農人多住窰。城內之富家大族，亦往往在後院特掘一窰、夏日用以避暑。鄉僻之人多住土房、城內之人雖住瓦房，亦往往用土墻土壁、官衙學校兵營皆如此、不獨民居也。

第二節　長安之市街

長安城東西寬約七八里、南北約長四五里、周圍約二十四五里、東西二門及由東至西之大街稍偏南、故北半城較大、南半城較小。東大街之北爲舊滿城、佔城內地約三分之一、前清西安將軍駐此、民國成立時：全城被焚燬、現在更爲平地，滿人散居各處矣。北大街之西西大街之北一帶，俗名回城、實則有街，有巷，無城、不過爲回教徒集中之地耳。長安城內居民、據西北大學法科主任蔡江澄先生言：「從前所調查之數約十二萬、回教徒不足一萬、然圍

體頗爲堅固。」繁華街市爲西大街，橋梓口及南苑門、前一處爲舊式商店集中之處、後一處爲新式商店集中之處、經濟之中心點，全城精華之所萃也。省長公署，財政廳，警察廳，長安縣署，皆在西大街、實業廳亦距此不遠，又政治之中心點也。

第三節　長安之實業

第四節　長安之教育

第五節　長安之市政

第六節　長安附近之交通機關

第七節　長安之風俗

以上各節、已見拙著「陝西在中國史上之位置」第二章中、茲從畧。

第八節　長安之古物保存所

長安保存古碑之處名碑林、在南門內東城根、歸圖書館照料。其中收容之古碑約百餘種、大碑約二百四十塊、小碑約二千餘塊、—兩共約三千塊—魏碑僅有數塊、唐碑甚多、有名者爲石刻十三經、碑帖商每日派人捶搨、自朝至暮無已時、自元旦至除夕無休日、受傷甚劇。

教育圖書館在南苑門、其中保存銅像石像陶器像不少、有佛、有菩薩、有韋陀、有天尊、有

平常裝束者，高者五六尺以上，小者尺餘。大約皆係後魏隋唐時代遺物，由外國人或外省人，從外縣收買或偸竊以去，途經長安，由本地官紳截留者。　唐太宗昭陵前八駿中之六駿，—其二駿先已失落—在陳前督任內，由其老太爺以十萬元偸賣與日人，其中二駿已運出潼關、四駿爲陳督派人截留，陳列於此以供衆覽。但全身已被日人擊碎，現在係用黏料沾着而成，中多傷痕。

陝西城內以私人資格，收藏古物最多之處有二家，一爲閻甘園先生，陝西藍田縣人，藏有古瓷古器具多種。一爲陳士塏先生，字次元，河南河洛道盧氏縣人，前淸拔貢，北京法律學堂出身，現充督署秘書長，藏有碑帖五千餘種。余常謂二君所存皆國粹，欲勸二君合組一博物館，公開以供衆覽，然館址房屋及陳列器具需欵甚巨，亦非短期所能作到也。

第九節　長安之飲食

此次在陝，住西北大學，飯食由暑期學校供給，差足果腹。劉督軍邀飲四次，一次在西北大學，用素菜，—時因祈雨禁屠—一次在省署，一次在督署，皆用西餐，一次在宜春園，—在關岳廟街路南　易俗社之秦腔開演於此—用中餐。西北大學陝西教育廳邀飲一次，在校內，儲材館邀飲一次，在館內，皆中餐。講武堂邀飲一次，在靑年會，西餐。商務印書館邀飲一

次、在館內、中餐。陳次元先生邀飲一次、在陳宅、中餐。師大畢業同學邀飲一次、在五味什字巷義聚樓、中餐，督署之中餐，商館之中餐，陳宅之便飯，色香味俱美。督署之西餐亦佳，然中國風較重。此外各處厨役手藝俱平常、講武堂之西餐係外叫者、—青年會不賣飯—花錢甚多、不大實惠。

長安水果，有沙果，蘋果，桃，杏等；俱不甚大、橘子，香蕉等南方水果，此間因交通不便、皆無有也。西瓜亦甜亦大、差勝北京。　牛羊猪雞價俱公道、鴨子及魚價俱昂貴、長安應酬場中好用魷魚、每席必有。

長安冬季氣候較北京溫暖、不能結天然冰、又因交通不便，外國機械未能輸入、亦不能造人造冰、故冷喫之物不容易製造。飲料中最流行者爲鳳翔所產之燒酒，—俗名鳳酒—長安所產之葡萄酒及甜酒、—米汁—皮酒汽水皆自東方運來者、價錢異常昂貴、冰激凌則絕對不能製造矣。

第十節　長安之土產

漆器竹器甚佳、毛織之毯亦可觀、但價錢頗不廉。碑帖甚佳、總算價廉物美、但未免攙殘古物，每年出土之古物甚多、京滬各處骨董商，派人在此處設肆收買、轉賣與外國人或外省人

以謀利。

第十一節　長安之植物

長安緯度、東與江蘇徐海道銅山縣相對、雖地在高原上、然氣候比較溫暖、寒期不甚長、寒氣亦不甚烈、植物除去楊，柳，楡，槐，椿，榕，構，柏等樹，爲北京所習見者外；楸樹，皂角樹，欒樹，靑桐樹甚多、修竹高逾尋丈、叢生成林、石榴樹高過檐頂、實纍纍以百數、皆北京所未習見者。惟松樹甚少、長安城內僅有南門裏孔廟內一株。—據第一女子初級中學校校長李約之先生口頭報告—草花甚少、熱帶植物尤少、則以人工培植之力尚未週到也。

第三章　著者到陝西之任務

此次來陝、原係西北大學陝西教育廳合組之暑期學校邀來講演、嗣到長安以後、各處多來相邀、計在督署講演二次、約五小時、題目爲陝西在中國史上之位置、聽演者多軍官、約二百餘人、秩序整齊。在儲材館講演三次、約六小時、題目爲陝西在中國史上之位置、聽講者多候補文官、約百餘人。在講武堂講演一次、約三小時、題目爲陝西在中國軍事史上之位置、聽講者爲陸軍學生、約四百餘人、秩序整齊。在暑期學校講演四星期、約二十二小時、題目有三：一爲陝西在中國史上之位置、二爲歷史上中國民族之研究、三爲歷史上亞洲民族之研

究、聽講者爲高小教員、勸學所員及中等以上學校之教職員及學生，最多時四百餘人、最少時百餘人。

第四章　咸陽古帝王陵之參拜

此次到陝目的、原爲暑期講演、然既有餘暇、又有適當伴侶、當然赴各處參觀古蹟名勝，以滿足個人研究歷史之欲望、此應有之義務也。七月二十六日赴咸陽，是日早七點、偕陳斠玄，王小隱、乘騾車起身、咸陽距長安不過五十里、車行四五小時可到、車係二套轎車、由督署代雇者。惟上無帷、前無簾、僅有破蓆席覆頂、上下一望皆黃、是爲生平所僅見。出長安西門、約行二十里、至三橋鎮。又二十里、至臨澧屯、屯在澧水西岸、東門臨澧水、水甚清、河身寬約二十餘丈、河流之寬不逾二丈、下流入渭。又十里至渭水、水在咸陽城南、渡水即城、城之東南二門皆在河之北岸、水甚濁、流甚急、澧水有橋可渡、渭水無橋、用船拖過。下午一點、入咸陽城、往縣署街—由東門至西門之大街—東昇客棧、湫隘污穢不可以居、乃往勸業所內，面托勸業員杜善義君、代借縣議會內房屋，安頓行李。

午後四點、往北原，參拜周文王，武王，康王陵、入夜始返。

北原在咸陽北門外、約十里、地甚高於咸陽數十丈、車行漸高、遙望圓形方形之黃土丘，

大小纍纍以千百計、皆古帝王陵、或古大臣富豪墓、誠壯觀也。然陵墓多數無院牆，無殿宇，無樹，無碑，無可以作爲記念品之古器具、｜如石人石獸石牌坊石五供等｜偶爾有之，亦明清時代所造、無較古者。明人考據不精、錯誤時有、不足爲信據、然則除去一坏黃土，可以證明其下爲古人墳墓外；固絲毫無可瞻拜，亦絕對不能研究也。唐人詩云、「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據著者所見：黃則有之、青則無有、陝西之所謂古蹟、可以推知其大凡矣。

康王陵在咸陽北門外北原上、距城約十二三里、無人看守、四圍土牆已破損、中央亭殿已坍塌、僅有柏樹一株，有木，無幹，已半枯、無古器具、僅有石碑、多損壞、其完整無缺者，乃乾隆五十七年巡撫畢沅所立也。墳作長方形、甚高大、東西寬、南北狹、墳上無草、一望皆黃。

文王陵在康王陵北約四里、有人看守、對於參觀者，不招呼，亦不索酒資。四圍土牆已破損、中央亭殿尚完整、有古柏十餘株、有木，有枝，有葉，無幹、｜河南陝西居民　多迷信柏樹枝可以驅百鬼　故每年除夕　皆往折其枝　插於自家門戶上　遂使古柏皆成光木枝附着於身上　自洛陽以西皆如此　不獨咸陽也｜無古器具、石碑甚多、最古者爲明正德

年間所立、以前者無有也。墳作長方形、形勢類似旋王陵、而偉大過之、墳上無草、一望皆黃。

武王陵在文王陵北、相距僅數十丈、墻殿多破損、無古器具、石碑頗不少、皆明以後所立者。墳與文王陵南北相對、東西稍狹、幾類正方形、墳上無草、一望皆黃。

是時天氣已晚、對面不能見物、乃乘車返咸陽、時城門已閉，幸縣長已通知守門之軍警、臨時開門放行。晚、宿於縣議會、二十七日早、發咸陽、下午、還長安。

第五章　終南山之觀察

第一節　南五臺之名稱及其區域

終南山爲秦嶺一部分、著者此次所登之峰，俗名南五臺、因山西有五臺山、其上寺院香火極盛、陝西迷信家皆羨慕之、故造寺於終南山絕頂，以滿足一般人民崇拜佛教之欲望、山西之五臺山，俗稱爲北五臺、故稱此爲南五臺　實則其上之高峯，並不止五個、普通所指之五臺，有二臺不在峯頂上　此委巷小家子之說、甚可笑也。茲試列舉其名稱及其地點於左，以供參考：

一，俗頂圓光寺、終南最高峯、距平地三十里。

二，文殊臺、在岱頂東山腰、較圓光寺稍低、相距不過數百步。

三，清涼臺、在岱頂東山腰、較文殊臺又低、相距不過百餘步。

四，靈應臺、在岱頂東、爲另一高峰、較岱頂畧低、而陡峻過之。

五，捨身臺、在靈應臺東、爲另一孤峯、較靈應稍低。

以上一四五三臺在山頂、二三兩臺在山腰、其非以峯作單位，而爲拉雜湊成者；概可知矣。岱頂以西，尚有一孤峯、較岱頂畧低、近來始有人蹤、名曰兜率臺、不在五臺之列。岱頂以南，有高山名翠華、即古之太乙、亦不在五臺之列。

第二節　登終南山旅程日誌

八月十四日午前六點半、乘騾車由長安起身、出南門、向終南山進行。同行者爲李幹臣，陳斠玄，蔡江澄及陝西林務專員趙崑山四君，隨帶聽差兼嚮導一名，分乘三輛單套騾車。是日之騾車爲西北大學代僱者、較之赴咸陽時所乘之二套騾車，差爲潔淨。南山麓多土匪、時有劫掠之事、是日向督署借得衛隊四名、騎馬荷鎗隨行。

九點、至韋曲、共行二十里。韋曲以北皆旱田、地味乾燥、以南多水田、地味潮濕。又南行東轉，約三里許、至牛頭寺。寺在韋曲東龍首原上、祀釋迦牟尼、稍東爲杜子祠、祀唐詩人

社工部、此處地方涼爽、從前爲長安貴人避暑之處、自民國成立後，地方多故、避暑貴人久不至矣。本年西北大學一部分學生在此避暑、組織暑期平民學校、院內樹木甚多、有南天竹，龍爪槐及木瓜—即香圓—等、梅樹，桂樹，紫荊樹；高皆逾丈、甚爲雅觀。房屋雖不甚多、而院內清香，沁人肺腑。正殿後有人造之洞—即窯—三間、老僧寢處於此、余入參觀一次、冷氣襲人、洞內供羅漢像，

此一帶地統名樊川、稻田荷池甚多、樊噲之封邑在焉；再東十五里爲杜曲、唐朝貴族杜氏世居之地、現在人口尚不少、以非赴終南必經之路，故不往。

折而西，歸原路，南行三里；有河流，名潏河、水甚少甚清、與黃河渭河之混濁者迴異。河上有橋，寬丈許；長數丈、名申店橋，過橋南行十二里至黃甫村、人家多土房茅草頂、差與黃字名實相副。騾車大路在阪上、西望村落、樹木甚多。村南有河流，名洛河、—陝西有二洛河 此爲南洛河—沿河一帶皆稻田、引河水以灌溉、河由秦嶺山麓，北下流入稻田中、因天然地勢，自然就下、差省人工。風景之佳，頗似日本。

古云「八水繞長安、」謂滻灞二水在城東、灃皂二水在城西、潏洛二水在城南、涇渭二水在城北、實則涇，渭皆大河、發源甘肅、流入陝西、會於高陵、下流入黃河、其流域長亘

千餘里：灃，滈，澇，皂，潏，洛六水皆小河，發源長安城南之秦嶺山麓，北流至長安城北，入渭水，最長者不過百餘里，短者僅數十里。現在陝西大旱，灃滈二水皆涸，澇潏洛三水，亦僅細流涓涓矣。

自渭南臨潼以西：經過長安，鄠縣，盩厔，郿縣，沿秦嶺山脈北麓，渭水南岸，凡東西數百里，南北數十里間；皆稻田，引南山之水—灃滈潏洛澇皂等水—以灌溉之，故用力少而收獲多。近來私種鴉片之風流行，多數稻田，已變爲鴉片栽培地矣。

南行五里，至王曲，爲長安城南之市鎮。在小酒鋪中略進午餐，饅頭幾個，鹹菜一碟，差足果腹而已。崑山原籍在王曲東十二里，與小酒鋪主人有舊，主人特別招待，在外覓得生雞卵十餘枚，煮熟以佐餐。曲南半里官道旁，有陝西全省總城隍廟，頗堂皇偉大，爲此地人民崇拜之中心點。

出王曲南行約十里，至留村，距長安五十里，是爲終南山北麓。時正下午二點半，乃入廣惠寺小憩，商議僱山兜上山。平日每兜脚夫二人，往復一次，約六十里，需時二日，價洋二元。是時脚夫以我輩皆遠客，要求每兜用四人，索價八元，磋商之結果，至少亦須六元。余等以索價太昂，無還價之餘地，乃議停車馬於山下，留車夫與護兵一名，在此處餵馬，隨帶護

兵三名，僱用脚夫二名，肩挑衣服行李，步行上山。

四點半，出發，南行里餘，至朝天門，遂入山溝，兩旁爲山，中央爲谷，有澗水由山下注，氣候漸清爽；從此南行；經過一天門，路漸高，廟漸多。至二天門，則路漸陡，多石級砌累之路，少土路，氣候漸冷。約行十四五里，至勝寶泉，小憩，飲茶。擬在此處住宿，因另有遊客，携眷在此避暑，不果。

復東南循山路行，步步登高，約行二三里，至迎眞宮，時已午後八點，暮色昏黃，路旁樹木甚多，不能視物，乃止宿於此，囑看廟和尙作湯麵療飢，以鹹菜及秦椒末佐餐，十點，就寢。

迎眞宮房屋不多，寢室係火炕，余與汪澄，斛玄，宿於外間門扇上，夜間甚冷，跳蚤極多。幹臣崑山宿於炕上，夜間尙不甚冷，但跳蚤亦不少。

十五日早四點，起床，五點一刻，出發，循山路向東南進行，過三天門，路愈陡，路旁植物愈多，濕氣甚重。六點，過呂祖宮，至紫竹林，小憩，飲茶。此處距山下二十餘里，供觀音，寺前眼界極空曠。

自此以上至四天門：路愈陡，路旁多廟，多樹。回頭下望渭水流域平原，則長安如盤，渭水

如帶，皆在眼前。風景奇麗，略似日本東京近郊之高尾山。惟山較高，較奇；天然之風景似勝彼。而樹木之中，雜樹甚多，松柏甚少；不似彼之滿山皆杉、樹之行列甚不整齊、路較窄，較陡，較不平；人造之風景似遜彼，廟多用石與磚及土坯建築、與彼之用木造者，亦異其趣。而各廟之旁，皆有泉水、供住持及遊人飲用，則與彼亦正相似也。

七點半，至岱頂、為南五台之最高峯。上有圓光寺，供五大菩薩。此寺在民國四年失火、現在係重修者、開工九年，尚未收工。正殿五楹、南向、因山太高，風太劇，恐受震撼；故以石為牆，用鐵作瓦、木材用松樹，係就地取材。余等在此處早餐、有饅頭，米湯，茄子，雲豆，蘿白纓，芹菜、較昨晚之菜稍佳、陝西最普通之菜為秦椒末，在山中幾乎每飯皆有。

九點三刻、下岱頂、往西行，上兜率臺。此處係新開闢者、道路崎嶇難行。峯頂僅有茅屋二間、為居士修行之所、無廟。

十點、下兜率臺、東行、穿岱頂北山腹，至文殊臺。臺在岱頂東山腰、地勢稍低、相距不過數百步、廟門深鎖、無僧看守。

十點五分、下文殊臺、東北行百餘步，至清涼臺、亦在岱頂東山腰、地勢益低、廟門深鎖、無僧住持。

下清涼臺，東行、十點半，至靈應臺。臺在岱頂東、爲另一孤峯、高不及岱頂，而陡峻過之。寺祀送子娘娘。余等在此處小憩、飲茶、幹臣崑山二君同赴捨身臺。

捨身臺在靈應臺東、爲另一孤峯、較靈應稍低、四圍皆大青石、無樹。廟以石爲牆，基址甚小、無僧。距靈應臺甚近、全峯一覽無餘、余等故不往。

十二點、由靈應臺下山，西北行四五里、十二點半，至紫竹林、在此處午餐、有米飯，素菜、食後，小憩。

二點一刻、西北行，就下山之途、途中不敢逗遛、四點一刻、行約二十里，至白衣堂、小憩、飲茶。

六點、回至留村、即刻乘車北上。七點、至王曲。八點、至韋曲。擬止宿於此、扣各店門、各店以近來土匪甚多，相約張燈以後，即閉門不再留客。不得已，忍飢與疲復前進。十一點、至長安南門、由護兵向南關巡警局借電話，喚開城門。十二點回西北大學。

第三節　終南山概觀

自長安至終南山麓之留村，大體皆平原、然北部爲渭水南岸，地勢較低、南部爲秦嶺北麓，地勢較高、北部多旱田、南部多水田，北部乾燥、屬大陸氣候、南部濕潤，屬森林氣候。

自留村至岱頂，皆山路、方向自西北向東南、名爲三十里，實則不止三十里。自朝天門以上，路漸高、氣候漸爽、澗水下流、兩旁爲人行之土路。一天門以上，寺漸多。二天門以上，路漸陡、石路漸多、樹木漸多。勝貸泉以上，澗水中斷、然尚有泉可供飲料。三天門以上，氣候漸冷、濕氣甚重。四天門以上，路愈陡、然土路轉多，石路轉少、寺院漸少。自此以上皆無泉、山頂五臺所用之水，一部分由四天門運上、有時存儲雨水，以供飲料，遊人飲之多腹泄。

自山麓至山頂，共有寺五十餘處、皆僧寺、僅呂祖宮一處爲道觀。皆前清及民國新建築、無稍舊者。寺觀基址皆不大、而香火頗盛。寺皆無下院、無財產、各寺之所有權，歸山下各村落、最遠者達於咸陽。每村各有一寺、或二三村共有一寺、推鄉紳爲會長，管理寺務。每年六月初一日至三十日，爲開廟會日期、所收之香資及平日所募之布施，皆歸會長經理、寺僧不能過問。寺僧名義上爲住持，事實上爲聘員、每年除去由會長給與錢若干，米若干，麥若干外；僅有平日遊客給與之茶錢飯錢及店錢歸其所有、此外不得過問。每寺僅有一僧、不著名之寺，平日閉鎖，不招僧住持，以省經費、至開會時，則由會長派人，或親身來經理、供給朝山之客飲茶住宿、而收其香資以爲報酬、俗呼寺爲湯房者以此。

秦嶺山脈南麓—漢中道方面—樹多、北麓—關中道方面—樹少、因樵採者太多，遂至童山濯濯。獨終南山谷，爲朝山者必經之路、民間習慣：谷中之樹、禁止樵採，各寺若興建築，需用木材時：須先呈報縣署、由縣署飭各寺會長開聯合會議、通過後，始行批准。各寺所需木料，須在其寺近旁採集、不得侵入他寺範圍，若無故濫行斬伐、則以爲得罪於神、須罰其出資，在附近寺前演劇，以向神表示懺悔，古蹟，名勝，水源地應保護之森林；賴神祕的迷信習慣，而得以保存、在世界上固屬創聞，而在我國則正可利用此種習慣，以實行保護政策也。

終南山上植物甚多、此次幹臣崑山，係受西北大學委托，調查山上植物，將來豫備在此地造林場者。幹臣採集之標本甚多、玆將其調查所得之結果，例表於左，以供參考：

終南山及華山一帶，地方偏僻，交通閉塞，故天然植物，被人類之摧殘較輕．氣候適宜，草木暢茂，種類繁庶，非窮數年之功，不足以研究該二處植物界之全豹，玆謹就二三日之遊覽，沿路兩傍，眼光所能及之植物，列名於下，俾留心於內地之植物者，得知其概況．

李順卿識十三，九，十．

終南山植物

草本植物

土馬鬃	Polytrichum commune,	L.
蕨	Pteridium aquilinum,	Kuhn.
地柏	Solaginella kraussiana,	Br.
問荊	Equisotum arveuse,	L.
石韋	Polypodium lingua,	Sw.
牛尾菜	Smilax horbacea, L. var. nipponica, Maxim.	
大黃	Rumex nopalensis,	Spreng.
車前子	Plantago spp.	
狗舌草	Senecio campestris,	Do.
黃花蒿	Artemisia annua,	L.
雞兒腸	Astor indicus,	Fisch.
牻牛兒苗	Geranium nopalense,	Sweet.
委陵菜	Potentila chinensis,	Ser.
一枝黃花	Solidago spp.	
荷包牡丹	Dicentra spectabilis,	Miq.
樓斗菜	Aquilogia flabollata,	S. & Z.
蛇莓	Duchesnea indica,	Fock.
細辛	Asarum sieboldi,	Miq.
甘遂	Euphorbia sieboldiana,	Morr.
山小菜	Campanula punctata,	Lam.
山蒜	Allium nipponicum,	Fr. & Sav.
天南星	Arisoma jaqonicum,	Bl.

木本植物

紫竹	Bambusa nana, Roxb. var gracillima, Krz	
榧	Torreya nucifera,	S. & Z.
葛	Pueraria Thunbergiana,	Benth.
山棗	Zizyphus vulgaris,	Lam.
木瓜	Cydonia vulgaris,	L.
正木	Euvonymus japonica,	Thunberg.
菩提	Tilia chinensis,	Maximowicz
青桐	Sterculia platanifolia,	L.

柿子	Diospyrus Kaki,	L.
七葉樹	Aesculus turbinata,	Bl.
槭	Acer pictum var. parviflorum,	Schneider.
胡桃	Juglans regia,	L.
黃連	Pistacia chinensis,	Bunge.
榆樹	Ulmus parvifolia,	Jacquin.
朴樹	Celtis bungeana,	Blume.
山楂	Crataegus spp.	
接骨木	Sambucus racemosa.	L.
冬青	Ligustrum lucidum,	Aiton
冬青葉櫟	Quercus semicarpifolia,	Smith.
槲	Quercus dentata,	Thunberg.
櫟	Quercus serrata,	Thunberg.
橿	Quercus glauca	Thunberg.
黃楊	Pterocarya stenoptera,	De Candolle.
秦皮	Fraxinus griffithii,	Clarke.
梣	Fraxinus chinensis,	Roxburgh.
椿樹	Ailanthus vilmoriana,	Dode.
漆樹	Rhus vernicifera,	Stockes.
苦楝	Melia azedarach,	L.
香椿	Cedrela sinensis,	Jussieu.
欒樹	Koelreuteria paniculata,	Laxm.
構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Vent.
皂角	Gleditschia sinensis,	Lamarck.
紫荊	Cercis chinensis,	Bunge.
桐	Paulownia tomentosa,	Koch.
梓	Catalpa fargesii,	Bureau.
馬尾松	Pinus sinensis,	Lambert.
赤松	Pinus massoniana,	Lambert.
白松	Pinus Bungeana,	Zuccarini.
片柏	Thuja orientalis,	L.
檜	Juniperus formosana,	Hayata.
栗子樹	Castanea vulgaris, Lam. var, japonica,	DC.
槐樹	Sophora japonica,	L.
垂柳	Salix babylonica,	L.
白楊	Populus tremula, L. var. Davidiana,	Schneider.

第六章　華山之觀察

第一章　華山之區域

秦嶺山脈，西起陝西漢中道鳳縣，東經關中道郿縣，盩厔，鄠縣，長安，臨潼，渭南，華縣，華陰等縣；至潼關，而與崤山連接、東西長約八九百里、最高之峯爲太白山，在郿縣境內、其東爲終南山，在長安境內、東爲驪山，在臨潼境內、又東爲少華山，在華縣境內、又東爲太華山，在華陰境內、普通所稱之華山，即指太華，高出海面約萬尺、至頂列爲三峰。西爲蓮花峰、峯之石罅降不一、皆如蓮葉倒垂、俗名西峯。南曰落雁峰、在蓮花峯東南，約三四里、曠莽無際、俯瞰三秦、爲三峯中之最高者、俗名南峰。東曰朝陽峰、在落雁峰東北，約三四里、較落雁峰畧低、俗名東峰，朝陽峰之西，有一小峰，狀甚秀異，如爲朝陽峰所抱者、是爲玉女峰、俗名中峰。此四峰總爲一大峰，周十餘里、外面壁立，而內面傾斜、蓮花峰之東北麓、地勢最低、雨時則四峰之水，皆會於其處、俗名玉井、亦曰玉泉、玉泉之水，北流至北崖、化爲瀑布、瀉入崖下。北崖東北隅，有一孤岡、名金鎖關、爲登華頂者必由之路。出金鎖關，東北下、另登一孤峰、名五雲峰、地勢較華頂四峰皆低、爲登華頂者必由之路。由五雲峰東北下、經過蒼嶺龍，上天梯，擦耳崖，而至雲臺峰、途中所經之路絕險、眼

界極寬、爲華山最勝境。雲臺峰爲另一孤峰、俗名北峰、地勢較五雲峰又低、中間有蒼龍嶺聯絡之、勢若長虹、爲天然之棧道。自北峰西北下，經過老君犁溝，百尺峽，千尺潼，——晉同——而至青柯坪；雖地勢奇險，攀登極難、然眼界之空曠，遠不及蒼龍嶺矣。自青柯坪北下，經過十八盤路，而至莎蘿坪、地勢之陡，等於南五臺絕頂、然較之百尺峽，千尺潼，則益爲坦途矣。自莎蘿坪以下至谷口，地勢傾斜之度益減、與南五臺三天門以下相等、愈爲坦途矣。茲試將華山之峰及登華頂所經之路程，列舉於左，以供參考：

一，華山之峰

1. 華頂、分爲四峰、總爲一大峰、周圍約十餘里。

甲，南峰、即落雁峰、爲華頂最高峰、拔海約萬尺。

乙，西峰、即蓮花峰、在南峰西北約三四里、較南峰略低。

丙，東峰、即朝陽峰、在南峰東北約三四里、較西峰略低。

丁，中峰、即玉女峰、在東峰西北不足一里、較東峰又低。

2. 五雲峰、在華頂東偏北、較中峯低。

3. 北峰、即雲臺峯、在五雲峯東偏北、較五雲峯又低。

二，登華頂所經之路

1. 谷口、在華陰縣治南十里、亦名張超谷、所經之路平坦。

2. 第一關、在谷口南五里、亦曰五里観、路漸高。

3. 莎蘿坪、在第一關南五里，路益高。

4. 毛女洞下院、在莎蘿坪南五里、所經之路爲十八盤、甚陡。

5. 青柯坪、在毛女洞下院南五里、所經之路益陡。

自谷口至青柯坪，山路約二十里、尚可乘肩輿、惟險路仍須步行。

6. 北峯、在青柯坪東南十里、所經之路，爲千尺潼，百尺峽，老君犁溝、奇險絕陡、只能步行。

7. 五雲峯、在北峯西偏南五里、所經之路，爲擦耳崖，上天梯，蒼龍嶺、奇險絕陡、只能步行，

8. 華頂，在五雲峯西偏南五里、所經之路爲金鎖關、甚陡、只能步行。然較之千尺潼，百尺峽，老君犁溝，擦耳崖，上天梯，蒼龍嶺等；則險峻之程度，似乎稍遜。

以上所舉路程：自谷口至青柯坪二十里間，尚屬坦途、方向大體向南、但稍偏東。自青柯坪

至北峰約十里、方向向東南、自北峯至五雲峰約五里、方向向西稍偏南、此十五里間，爲華山勝境、道路極其難行。自五雲峯至華頂約五里，方向向西南、道路比較尙屬易行。

華山險峻之路，兩旁—或一旁—必有鐵索、行人可以攀援而進。相傳鐵索創置於宋眞宗時、歷代時有增置，或修補。清高宗乾隆中、畢秋帆巡撫陝西、其纏足之如夫人欲登華山、秋帆爲之大行修理。中間偶有斷續之處，爲當代善男信女所修復者；則用鐵牌勒其姓名於鐵索旁、以迷信之心理，謀交通之便利，眞可謂功德無量，我輩遊人受惠不淺也。相傳每年開廟會時：纏足之婦女，登山朝拜者甚多、陳前督之如夫人數人，亦皆登過一次。

華山諸地，凡山頂曰峰、兩峰中間連接之石梁曰嶺、山邊曰崖、兩山間曰峽、山間之低地曰谷、山間之平地曰坪、山岩之穴曰洞。

第二節　登華山旅程日誌

余以八月十四日，赴南五臺、十五日，還長安、十六日，復在西北大學暑期學校授課一次、結束講義。十七日午前七點、發長安，就還京之途，同行者爲李幹臣，陳斠玄，李濟之，蔣廷黻及西北大學校長室祕書段民達紹岩；共六人、相約往遊華山。西北大學校校長傅佩青，將回蘭封，爲其封翁祝壽、亦同行、分乘汽車二輛。九點、至渭南、赴縣立高等小學校，訪

劉靜波、適劉靜波有事羈身，不克同行、余等乃辭去。十二點半、至華陰、謁縣長徐文永少甫、適劉將軍先來電請其照料、徐縣長款待甚優、在縣署用茶點畢、派保衛團五名，引路兼護送，導余等赴華山麓。佩青因急於趕路、先辭謝赴潼關。

是日午後三點、余等六人，分乘騾車三輛、出華陰西門、折而南，行十里、四點、至華山麓。徐縣長先請華陰縣承審員施仁政靜谷，暨佐李廷獻修甫，縣署會計李廷臣相輔，在此接待、住仙姑觀。

觀在華山北麓，谷口東、距谷口不足半里、為唐容宗女西城公主潛修之所。—唐中宗景龍四年六月　容宗即位　十二月　以西城隆昌二公主為女官　以資天皇太后之福　欲為造觀　諫議大夫甯原悌　補闕辛替否上疏諫　不聽　後改封西城為金僊公主　隆昌為玉真公主—正殿祀九蓮聖母、西配殿祀金僊公主、為唐代金僊觀遺址；玉真觀在其東，約半里許、地名華山城子、其廟已圮、遺址被居民侵佔，建為房屋。

仙姑觀為西峰下院、每年三月間，開全山大會、九月九日，開西峰廟會、觀內香火甚盛、香客以商雒一帶者居多數。觀內植物甚多、有松，柏，椿，香椿，梧桐，青桐，槐，楊，桑，榆，檜，棗，杏，核桃，樅，紫金等樹；皆高過屋頂、紫金高約四五丈、大樹也。後

院有竹數百竿、青葱可愛。

五點五十分、往遊玉泉院。

院在仙姑觀西不足半里、南接華山北麓、西鄰谷口、華頂玉泉之水，由北巖瀉爲瀑布，降至崖下・流入青柯坪下之山溝、合石隙細流之水，滙爲深淵、下流穿過本院南墻，出北墻，北流數十里，入渭水。其水甘而冽、可以供飲料及灌漑之用、故其流域頗有稻田、玉泉院之得名以此。正殿祀陳希夷先生、殊築甚偉大。內院植物甚多、有青桐，紫荊，黃楊，牡丹，桂花，玉蘭，枳，金絲弔蝴蝶—人造樹 用冬青樹接成—等。外院有希夷洞、供希夷先生石臥像。有希夷先生手植無憂樹—檜之一種—數株、爲後五代末宋初之古樹、傳世之久幾近千年、老幹輪囷、枝葉扶疏、巨物也。旁有無憂亭一座、建築古峭、下視渭水流域平原、眼界空闊。院外竹園極多、風景甚麗。

晚，宿於仙姑觀、縣署送來晚餐，甚豐腆。

由山麓至山頂約四十里、往返步行，甚爲困難。由山麓至青柯坪二十里間，亦可以乘肩輿、—一圈椅縛兩扁擔 前後二人抬之 俗名山兜— 余一個月以前，往陝某師長，赴青柯坪避暑、軍界來祝壽者甚多・僱肩輿至二十餘抬、所費下之貨價，多數爲僕從乾沒、輿夫

索價，有時反被僕從毆辱、故輿夫對於官廳完全不信用。余等此次僱輿乃大費周折，幸施先生李醫佐從中調停、議定一送一接，照兩次之脚價開發、先發賃價、後送酒資、僱定肩輿八抬、約次日清晨起行。

十八日午前八點、乘肩輿上山、李醫佐李相輔偕行、隨帶巡警八名，引路兼護衛，西行不足半里，經過玉泉院前，即至谷口。入谷向南稍偏東、循玉泉之澗水進行、沿路大石嶙峋、水聲潺湲，道路甚窄甚陡、寬不過二尺、無十步外之坦途。谷中有一巨石，為前清光緒十年六月，雨中由山上沖落溪中者、俗以其形似魚、呼曰魚石。八點四十五分、行五里，至第一關、旁有五里觀、祀關壯繆、在此小憩飲茶。又南行二里，至蓮花洞、又三里，經過桃林坪，希夷峽，至莎蘿坪、小憩。

莎蘿坪祀上帝、舊傳有大莎蘿樹，蔭可數畝，今已無其迹。

自莎蘿坪前進、山路益陡、稱為十八盤、余等下輿步行，又五里，至毛女洞下院、小憩。莎蘿坪之東，隔溪絕壁最高處；號曰上方、相傳為陳希夷隱居處、以非必經之路，故不往。毛女洞下院西高岩上，有洞在焉，相傳毛女名玉姜，字正美，為秦始皇宮女，殉葬驪山者；以計脫、隱居於此、以非必經之路，故亦不往，

自毛女洞前進，山路益陡，時常下輿步行。十點二十分，行五里，至青柯坪，自谷口至此，山路約二十里，行二小時以上。青柯坪之廟名通仙觀，廟共四所，道士七八人，住持高禮江，字九源，山東泗水縣人。此觀爲北斗坪下院，北斗坪在觀西約數里，爲一高聳之孤峯，以非必經之路，故不往。此處爲明末理學大家馮從吾先生講學處，舊名太華書院。

青柯坪在華山腹，地勢幽秀，眼界空曠，北望渭水流域平原，如在目前。南望西峯，壁立千仞。西峯之東，沿華頂北崖隆起之處，爲二十八列宿潭。旁有大瀑布，直下數千仞，頗壯觀瞻，俗呼爲水簾洞，因天久旱無雨，水已涸，僅留其痕跡。瀑布之旁，岩石上，有天然二像，形如二人比肩，俗呼爲和合二仙。瀑布之東，沿華頂北崖隆起之處，爲金鎖關。青柯坪以下之山路，皆沿澗水進行，至此則與澗水分離，澗水向正南，與瀑布連接，人路向東南，面峭壁進行矣。

自青柯坪以上，須捨輿步行，余等在此午餐，藉資休息。午後一點半，起身向東南進行。隨帶巡警二名，壯夫二名，引路兼携帶衣物。——自此以上，皆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路，土匪絕對不能伏藏，無須多帶巡警——其餘之巡警，皆留住青柯坪，保護谷口。行約里許，至迴心石，凡登山心志不堅者，至此多廢然而返，故有此名。又東南行數百步，路皆斜側絕壁，攀

鐵索而上，約一里餘，至千尺幢。

千尺幢在峭壁上、鑿石成級，以鐵栈納石孔中，絡鐵索其上，俾遊人攀附斜上、如是者數十步、復易斜上而爲直上。其峭甚不能成級者，則鑿石成孔，令入足之半、左右垂鐵索，攀之而上。凡數轉始至其巔，共約三百九十四級。

一點五十分、上千尺幢、北轉一坡約里許、至百尺峽。

峽在兩崖間，石級及鐵索之搆造、畧如前狀、但高不及百步、峽盡處有大石夾崖而覆其上、行人探首側身出其中、形如鼠穴。水經注所謂：南至天井，裁容人，穴空迂迴傾曲而上、可高六丈餘，上者皆所由涉，並無別路、欲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窗也云云；即指此處。

東行約三四里，經過二仙橋，車箱谷，二點十分，至羣仙觀、小憩。復折而南，至老君犂溝。

溝距百尺峽約五里、峭壁上有溝如犂闢、鑿石級容足、兩旁石壁上懸鐵索、行人以手攀援而上、計二百五十二級、其險峻之度，與千尺幢畧等。但東面石壁甚低、其下爲深谷、探首其中下望、頗令人惴惴。

出老君犂溝後，折而東南行，約里許；二點三十分，至北峯，形窄而長，尖峰聳峻，一經斜通，在此處小憩飲茶。時細雨冥濛，氣候漸冷，暝色蒼然四合。紹若以精神不快，留宿於此。

三點半，發北峯，向西南進行。在懸崖東面攀鐵索而過，是爲擦耳崖。約里許，至上天梯，懸崖直立，作垂綫形，兩旁有鐵索，中有容半足之石級，躡足攀援而上，歷三十八級而至其巔，是爲日月岩。上有洞名金天洞，祀西岳山神，洞之高廣深皆在二丈以上，所供之神皆石像。

三點四十分，南行，約里許，至蒼龍嶺。

蒼龍嶺爲北峯與五雲峯之連鎖，北低南高，南北兩頭爲峯，東西兩旁爲谷，中間以一綫石梁接合，寬不逾三尺，長二百四十六級，勢如長蛇，頭在五雲峰上，尾達日月岩上。兩旁之谷，壁立萬仞，俯首下視，不寒而慄。賴中間有石級，兩旁有石欄杆，上緊鐵索，行人拾級攀索，猱升而進。嶺上風極高，氣候極冷。相傳石級石欄杆與鐵索，係宋眞宗時所設，宋以前之登山者，過蒼龍嶺時，皆伏身於嶺上，如騎馬狀，以手代足，匍匐而進。韓退之登華山，還至蒼龍嶺上之龍口，——地名在嶺西——不敢下，痛哭投書於嶺下，求救。華秋

帆登華山、遇暴雨、卷伏於嶺上二小時、皆此處也。

千尺幢，百尺峽，老君犁溝，上天梯，蒼龍嶺，皆稱奇險、然上天梯極短、只管瞻前不顧後、自然不害怕，亦並不十分費力。 千尺幢，百尺峽，兩旁石壁甚高、行人如鼠行穴中、雖氣喘汗流，然頗不害怕。老君犁溝西面爲高峯，東面爲深谷、溝頗淺、行人常探半身於溝外、俯視足下，危岩高聳、下臨無地、未免心驚。蒼龍嶺則石脊凸起、行人全身站立脊上、兩旁皆萬仞深谷、尤覺不寒而慄。

四點一刻，至五雲峯、陰雲四合、暮色蒼茫、不敢停留、攀藤附葛、魚貫而進。四點四十分，至金鎖關、——一名通天門——石級陡然高起、寒氣驟至、同人在此遇風、多感寒疾、自此循中峯北麓西下、經過細辛坪，鎮嶽宮，五點十分，上西峯。

鎮嶽宮在西峯下、玉井在其前、圍經約五丈、韓退之詩所謂：「太華峯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者；是也。華頂四峯皆無泉，在岩石上鑿洞，存儲雨水供飲用、天久旱無雨、儲水涸竭、則往玉井取水、井內有泉，冬夏不竭。

西峯之廟，座西向東、名翠雲宮、祀三聖母。廟前有大石，形似蓮瓣下垂、其下有洞，名蓮花洞。洞口石上刻徑尺大字四、曰太乙蓮台，廟後有大石，長十餘丈、浮置峯頂、中間

有大裂文、斬然斷而爲三，名劈斧石，俗傳爲陳相子斧劈華山遺蹟。南端之大石片，其緣邊出入，俗呼曰蓮花瓣。岩石上之凸凹似趾痕者，曰巨靈足跡。

是晚宿於翠雲宮，被褥係呢而布裏，但不大潔淨，且濕氣太重，跳蚤甚多。夜間聞山下風雨聲大作，然山上無風無雨，只覺寒冷潮濕。翌晨紹若來自北峯，始知北峯頂上風雨甚急，夜深始止。

十九日晨起，出翠雲宮後門，登捨身崖，爲西峯最高處。北望黃河如帶，渭水如絲，渭水流域平原如掌，首陽山如培塿，皆在目前。南峯，東峯，中峯之宮觀；如望衡對宇而居，臨眺即是

午前九點、出發、向東南進行、過屈嶺、至南峯麓。

屈嶺俗名駱駝項、爲西峯南峯之連鎖、其西爲西峯、東爲南峯、南北兩旁爲深谷、形狀頗似蒼龍嶺　然長不逾十丈、寬可五六尺、兩旁之谷在華頂上，深不過數丈、險峻之程度不及蒼龍嶺。而中間無石級，兩旁無石欄，無鐵索、僅中間有一綫鐵索，遊人在兩旁援索而行、大石甚滑、稍一不愼，容易跌倒、其難行之程度，反在蒼龍嶺以上。四圍爲華頂所遮、眼界之空曠，亦遠不及蒼龍嶺。

九點一刻，至老君煉丹爐、一平常道觀、無可觀。復東南上，九點半，至仰天池、山風甚高、氣候甚冷。

仰天池在南峯絕頂、爲華山最高處、北望黃河，渭河，北洛河；南望秦嶺山脈，皆在目前。池內一泓清水、方不盈丈，其東爲老子祠、其南緣山坡稍下爲黑龍潭、方廣與仰天池畧等、爲畢秋帆祈雨處。

九點四十分，至南峯、小憩、飲茶。住持道欲敲竹槓，持緣簿來募化、余等皆別措大，無貴人；皆研究學術者，無迷信宗教者、辭謝、乃已。

南峯之廟名金天宮、祀西岳、後跨院祀龍王、廟坐南向北、建築比翠雲宮偉大。十點半、東北循山崖，下行十數丈，過陳摶避詔崖。—相傳宋太祖即位後　詔徵陳摶　摶不應詔　避居於此　故名避詔崖—　復折而東南，循崖而上，約半里許、十點四十分、至南天門、小憩。

南天門在南峯東側、祀五雷財神、下臨絕壑、由此可視南峯陽面之絕壁　自南天門循絕壁向西、有木造之細路曰長空棧、豎絕壁半腰，寬三四寸，以鐵栈揷壁，承以狹板；藉以容足、壁上橫綴鐵鎖，藉以容手、中間高下不接之處，乘雙鎖以連絡之、人行其間，則面壁

，舒臂，緣鎖；以足橫移、或緣鎖下縋、下臨千仞絕壑。棧長十餘丈、其盡處爲賀老石室、係元時道士賀元眞—本廟開山祖師—避靜處。此處雖險、然非必由之路、可以不必往。且其險係人工所造、非天然生成、與蒼龍嶺，駱駝項相較；價值遠不如矣。

下南天門，向東北行，約三里 十一點，至東峯、小憩、飲茶。

東峯之廟名八景宮、座北向南、祀三淸、地基較金天宮畧小。其東南方有一小峯、相隔不過數十丈、頂平。上有小廟、係以鐵鑄成 此峯名博臺、相傳爲秦昭王勒博箭處、又謂爲衛叔卿閣棋處。由東峯東畔懸崖，懸鐵索，長約數十丈、崖上鑿石成孔，僅容足指、面向內，背向外，攀援而下、道路極險，專恃臂力。中間最險峻處，俗名鷂子翻身。斡臣，濟之，廷獻三君；相偕往觀、余以此峯風景，在東峯臨眺，可以一覽無餘，故不往。

十一點五十分、下東峯、西行北轉、十二點十五分、上中峯。

中峯之廟名玉女宮、祀聖母、廟座北向南、基址比東峯稍大。殿前大石上，有玉女洗頭盆、右上一小洞、直徑不過二尺、雨水滿注其中、集仙錄所謂：「水色碧綠澄澈，不溢不耗」者；其謂是歟？中峯在東峯左腋、由東峯頂至中峯頂，相距不過數十丈、可惜無蒼龍嶺，駱駝項等天然石梁；聯絡其間、行人由此之彼，有上下之勢、故路程覺遠耳。

十二點半、由中峰北下、回至金鎖關。遙望東峰、仙人掌儼然在目前。

仙人掌在東峯東北崖上、途中可以遙望之、及至東峯則反不見。賈氏談錄謂：「山石本黑、齊出於壘、從上溜下、作淡黃微白色、間之黑壁中、上則五歧，下則片屬、岐者如指、屬者如掌、復有細溜數百、雜五歧間、自遠望之、細者不見、惟見其大者、故五歧如指耳」。

一點一刻、回至五雲峯、小憩、午餐。

五雲峯之廟名通明宮、祀玉皇上帝。

二點，出發、五點三刻、回至青柯坪、宿於通仙觀、跳蚤太多、夜不能寐。道士持紙索書、余不能書，代擬數聯，托紹岩代書、分落同行諸公下款。茲錄原聯於左：

一，推窗看月色　倚枕聽泉聲

二，好鳥得眞趣　奇花聞妙香

三，捲簾朝北斗　倚枕望南山

青柯坪爲北斗峯下院　故云然

二十日午前七點半、乘肩輿下山、八點半、至五里關、小憩。九點、回至仙姑觀、九點半、

乘騾車北行，十點四十分，回至華陰縣署，徐縣長留共午餐。紹若作七律二首以紀此行，茲介紹於左：

甲子七月偕王嶧山陳尉芝李幹臣蔣延黻李濟之施靜谷李修甫遊華山作　段氏達

紅塵夢想金天嶽。難得今朝汗漫遊。適館授餐勞邑宰。行吟坐嘯萃名流。經藏王猛台無恙。詔避陳摶樹解憂。修竹萬竿新雨後。仙姑宮觀暫勾留。

太華岩巔足盪胸。白雲深處訪仙蹤。攀梯直上蒼龍嶺。度索飛登落鴈峰。玉井芙蓉花朵朵。星潭松檜翠重重。仰天池上呼天問。天下何時靖燧烽。

第三節　華山與他山之比較

甲，華山與終南山之比較

1. 華山自麓至頂，號稱四十里，終南僅稱三十里，其不同之點一。
2. 華山之路，石多於土，終南之路，土多於石，其不同之點二。
3, 華山之路：自靑柯坪以上，若干尺幢，百尺峽，老君犁溝，蒼龍嶺，騎駝項等：皆奇險絕陡，極其難行，終南山則較為易行，其不同之點三。
4. 二山之路：皆寬處不過三尺，窄處不過二尺，其相似之點一。

5. 二山之流皆有澗水、皆至山腹而中斷、其相似之點二。

6. 二山之澗水，皆流入山下，灌溉稻田，貧民間利用，其相似之點三。

7. 二山絕頂皆無泉、以雨水供飲料、雨水涸竭時，則取之於峯下、—華山取之於玉井　終南山取之於四天門—　其相似之點四。

8. 二山皆雜樹多，松柏少，其相似之點五。

9. 二山之樹，皆賴迷信保存，其相似之點六。

10. 華山自山腹以下，樹木缺乏、北峯以上，始漸繁衍，終南山隨處皆有樹木、二天門以上即逐漸繁衍。其不同之點四。

11. 二山皆富於廟宇、其相似之點七。

12. 華山之廟皆道觀、終南山之廟皆僧寺，其不同之點五。

13. 華山之廟創建較古、—唐宋以前—　終南山之廟創建較新、—明清之際—　其不同之點六。

14. 華山之廟有下院、—非全數有下院—　終南山之廟無下院，其不同之點七。

15. 華山之廟，住持皆終身，並世襲、—傳徒弟—　終南山之廟，住持皆僱員、其不同之點八

16. 華山之廟無會長，財產歸住持管理、終南山之廟有會長，財產歸會長管理，其不同之點九。

17. 二山之廟：皆無許多不動產、大體恃香客之香資與遊人之酒資維持、其相似之點八。

18. 華山無女道士、終南山亦無尼僧、其相似之點九。

以上為華山與終南山之比較、凡相似者九、不同者九。

乙，華山與泰山之比較

1. 二山俱為五岳之一、俱受古帝王崇拜、其類似之點一。

2. 華山自麓至頂，號稱四十里，實則不止四十里。泰山自麓至頂，凡四十八里。二山里數不相上下、其類似之點二。

3. 二山高度，俱不及雪線、其類似之點三。

4. 二山皆石山、自頂至麓，石多於土、其類似之點四。

5. 華山自谷口至青柯坪二十里間，道路比較易行、自青柯坪至五雲峯十五里間，道路陡峻難行、自五雲峯至華頂四峯間，道路又較易行。泰山自一天門至中天門凡二十二里間，道路

比較易行、自中天門至南天門十八里間、道路險峻難行、自南天門至玉皇頂間，道路平坦易行。二山之路：皆中間崎嶇、兩頭比較平坦、其類似之點五。

6. 華山之路，自北向南，曲折較多、曲折之度較大。泰山之路，由南向北、曲折較少、曲折之度較小。其不同之點一。

7. 華山之路，寬不過二三尺、肩輿只能到半山、泰山之路，寬逾一丈至二丈、肩輿可以到絕頂、其不同之點二。

8. 泰山最陡之路，只有南天門下之緊十八盤、華山之路：若千尺㠉，百尺峽，老君犁溝，上天梯等；其陡峻之度，皆與之相等。若蒼龍嶺，駱駝項等之險峻石梁；泰山無有。其不同之點三。

9. 泰山在中天門上，尙有平坦大路、稱爲快活三里、華山自青柯坪上，步步險峻，快活一里皆無、其不同之點四。

10. 泰山之絕頂爲平地、玉皇頂，日觀峰，月觀峯；俱在其上、周圍不過數里。華山之頂：爲蓮花，落雁，朝陽，玉女四峯、道路崎嶇、周圍約十餘里。其不同之點五。

11. 二山山麓皆有澗水、皆至半山而中斷、其類似之點六。

12. 二山山頂皆無泉水、皆自峯下取水以供飲料、其類似之點七。

13. 華山自半山以上多雜樹，松柏絕少。泰山則五大夫松以下皆柏，以上皆松、並無雜樹。其不同之點六。

14. 二山皆富於道觀、其初建年代皆較古、其相似之點八。

15. 華山僅有道觀、泰山之斗母宮，則爲尼僧住持、其不同之點七。

16. 華山道觀，皆預備被褥，供遊人止宿、泰山無此設備、其不同之點八。

17. 華山之肩輿用圈椅，乘客比較難過、泰山之肩輿用網兜，乘客比較舒服、其不同之點九。

18. 泰山古碑多、華山古碑少、其不同之點十。

以上爲華山與泰山之比較、凡相似者八，不同者十。

丙，華山與北京西山之比較

1. 華山以峰著名、西山以寺著名、一係天造、一係人工、其不同之點一。

2. 華山甚高、有名之寺，皆在山頂、西山較低、有名之寺，皆在山麓，或山腹、其不同之點二。

3. 華山之路，石多於土、西山之路，土多於石、其不同之點三。

4. 華山之路，極其崎嶇，西山之路，較爲平坦，其不同之點四。

5. 華山澗水較多，農民可資以灌漑，西山泉水缺乏，農田不能藉以維持，其不同之點五，

6. 華山植物，種類較多，西山植物，種類較少，其不同之點六。

7. 華山皆道觀，西山皆僧寺，其不同之點七。

8. 華山之廟較爲朴陋，西山之寺極其宏壯，其不同之點八。

9. 華山之廟，不動產較少，西山之寺，不動產頗多，其不同之點九。

10. 華山之廟：香客多，遊人少，收入多香錢。西山之寺：遊人多，香客少，收入多茶飯錢及酒資。其不同之點十。

11. 華山之廟，道士人數較少，西山之寺，僧人人數較多，其不同之點十一。

12. 華山道士較爲儉朴，對於遊客，多係自己接待。西山僧人較爲奢侈，對於遊客，多派僕人接待。其不同之點十二。

華山植物甚多，幹臣調查頗詳，茲將其調查所得之結果，列舉於左，以供參考：

華山植物

草木植物

狗脊	Woodwardia sp.	Sm.
地栢	Selaginella kraussiana,	Br.
廿草蕨	Pteris semipinnata,	L.
土馬騣	Polytrichum commune,	L.
蕨	Pteridium aquilinum,	Kuhn,
蘋	Marsilia quadrifolia,	L.
問荊	Equisetum arvense,	L.
石韋	Polypodium lingua,	Sw.
毛茛	Ranunculus acer,	L.
秋牡丹	Anemone japonica,	S. & Z.
馬鞭草	Verbena officinalis,	L.
羊蹄	Rumex japonicum,	Meisn.
赤地利	Polygonum chinese,	L.
苦蕒菜	Lactuca denticulata,	Max.
龍葵	Solanum nigrum,	L.
蒲公英	Taraxacum spp.	
黃花蒿	Artemisia annua,	L.
牡蒿	Artemisia japonica,	Thunberg.
龍膽	Gentiana scabra, Bunge, var. buergerii, Max.	
狗舌草	Senecio campestris,	DC.
牻牛兒苗	Geranium nipalense,	Sweet.
箭筈豌豆	Vicia sativa,	L.
委陵菜	Potentilla chinensis,	Ser.
堇菜	Viola spp.	
芎藭	Conioselinum univittatum,	Turcz.
耬斗菜	Aquilegia flabellata,	S. & Z.
延胡索	Corydalis ambigua,	Ch. & Schl.
蛇莓	Duchesnea indica,	Fock.
廿遂	Euphorbia sieboldiana,	Morr.
細辛	Asarum sieboldi,	Mlq.
麥門冬	Liriope graminifolia,	Back.

麻黄	Ephedra vulgaris, Rich, var helvetica, H. & T.	
茜草	Rubia cardiolia, L. var. Mungistata, Miq.	
犹菜	Sedum kamtschaticum,	Fisch.
貫衆	Aspidium falcatum,	Sw.
過壇龍	Adiantum pedatum,	L.
鉎羊齒	Asplenium japonicum,	Thunberg.
萬年松	Lycopodium obscurum,	K.
黄精	Polygonatum gigantum,	Dietr. var. Thunbergii, Max.
萎蕤	Polygonatum officinale,	All.
貫月忍冬	Lonicera semipervirens,	Ait.
山小菜	Campanula punctata,	Lam.
山藥	Dioscorea japonica,	Thunberg.
天門冬	Asparagus lucidus,	Lindl.
菖蒲	Acorus calamus,	L.
山蒜	Allium nipponicum,	Fr. & Sav.
博落迴	Macleya cordata,	R. Br.

木本植物

紫竹	Bambusa nana, Roxb. var. gracillima, Krz.	
蚩斑竹	Bambusa sp	
江南竹	Phyllostachys mitis,	Riv.
白桑	Morus alba,	L.
榧	Torreya nucifera,	S. & Z.
木槿	Hibiscus syriacus,	L.
蝴蝶樹	Viburnum tomentosum,	Thunberg.
山棗	Zizyphus vulgaris,	Lam.
檸檬	Citrus limonum,	Risso.
正木	Euonymus japonica,	Thunberg.
菩提	Tila chinensis,	Maximowicz.
椴木	Tilia paucicostata,	Max.
樺葉菩提	Tilia Henryana,	Szyszylowicz.
枳椇	Hovenia dulcis,	Thunberg.
青桐	Sterculia platanifolia,	L.
五加樹	Acanthopanax spinosum,	Miq.

柿　　樹	Diosperus Kaki,	L.
七　葉　樹	Aesculus chinensis,	Bunge.
栗　子　樹	Castanea mollissima,	Bl.
小　葉　楓	Acer capoadocicum,	Gleditsch.
三　角　楓	Acer trifidum,	Hook.
槭	Acer pictum var. parvifolium,	Schneider.
胡　　桃	Juglans regia,	L.
黃　連　樹	Pistacia chinensis,	Bunge,
朴　　樹	Celtis Bungeana,	Blume.
榆　　樹	Ulmus parvifolia,	Jacquin.
橅　要　樹	Ptero-celtis tartarinowii,	Max
檡　　棗	Malus theifera,	Rehder.
山　　楂	Crataegus spp.	
苦　　莓	Rubus caroanus,	Miq.
接　骨　木	Sambucus racemosa,	L.
扶　　移	Amelanchier sinic,	Schneider.
桃	Prunus posica,	Stockes.
桐	Paulownia tomentosa,	Koch.
槐	Sophora japonica,	L.
白　　楊	Populus tremula, L. var, Davidiana,	Schneider.
銀　　楊	Populus silvestrii,	Pamqanini
瑞　　木	Cornus macrophylla.	Wallish
山　茱　萸	Cornus paucinervis,	Hance.
黃　　楊	Pterocarya stenoptera,	De Candole.
秦　　皮	Fraxinus chinensis,	Roxburgh,
樗　　樹	Ailanthus grandulosa,	Desf.
漆　　樹	Rhus verniciflua,	Stockes.
欒　　樹	Koelreuteria paniculata,	Laxm.
皂　　角	Gleditschia sinensis,	Lamarck.
紫　　荊	Cercis chinensis,	Bunge.
槲　寄　生	Viscum album,	L.
多　青　葉　櫟	Quercus semicarpifolia,	Smith.
槲	Quercus dentata,	Thunberg.
櫟,　　柞.	Quercus serrata,	Thunberg.

枹			Quercus glandulifera,	Blume.
槲			Quercus glauca,	Thunberg.
柯			Pasania cuspidata,	Oerst.
鐵		杉	Tsuga chinensis,	Pritzel.
樅		樹	Abies chinensis,	Van Tieghem.
針		樅	Picea asperata?,	Masters.
片		栢	Thuja orientalis,	L.
檜		樹	Juniperus chinensis,	L.
紫		杉	Taxus cuspidata var. Chinensis,	Rehder.
五	針	松	Pinus armandi,	Franchet.
白		松	Pinus Bangeana,	Zuccarini.
馬	尼	松	Pinus sinensis,	Lampert.
赤		松	Pinus massoniana,	Lambert.

第七章　歸途日誌

八月二十日、由華山回至華陰、在縣署午餐後、紹岩辭別，還長安。十二點、余等五人分乘騾車三輛東下、午後五點、至潼關。赴三十五師司令部、晤李副官、知余等行李船在潼關東七里店停泊、余等遂出東門、路上盤查甚緊、躭擱時間甚久、八點、上船。督署衛隊陳排長，受督軍委託，隨帶護兵八名，隨船押送行李、並護送余等赴陝州。劉靜波亦至自渭南、同時上船。

二十一日早四點、開船、過東風、船橫行，借水力順流而下。午後，改西風、船行甚速。六點、至陝州、駐耀武大旅館。

二十二日早四點、起床、五點、赴車站、買隴海鐵路三等票赴鄭州、價洋三元二角。六點四十分開車、行甚緩、在各站停留甚久、沿途土山坡上，往往被雨水衝成小溝、其狀甚似麥隴、天然成草之繁殖地、宜於散布種子。十一點半，過澠池、爲秦昭襄王與趙惠文王相會處。午後一點，至金谷園、爲綠珠墜樓處。六點，至鄭州、幹臣，斠玄，靜波，廷猷四君；乘原車赴徐州、余與濟之下車、換乘京漢二等車回京、票價十八元一角、床位票二元。八點，過黃河橋、尙能睹物、氣象寥闊。

二十三日早六點，至順德、禾稼漸茂。內邱境內，衡斷二鐵橋。九點、過石家莊、十二點十五分，至保定、禾稼尙茂，自滹河以北，直抵琉璃河，凡百餘里間；鐵路兩傍之農田，皆沒於水。午後三點四十五分、至長辛店、六點、至前門車站、七點、還寓。

此次歸途所經之路，與去時之路相同、無許多可記載。然途中在火車上，頗有幾種怪現象，令人發噱，令人不平、茲追誌其梗概於左：

一，在陝州站上火車時：余與濟之二人行李，一同過磅、持秤者徵收逾量運費洋一元。余等匆匆上車，檢察行李票，乃明明記載行李未逾量。急欲下車與彼交涉退錢，而汽笛嗚嗚、車已開行，此錢已飽過磅員之私囊矣。對於久在外旅行之我輩，猶用手段詐欺取財如此；對於不慣出門之鄉下人，其待遇更可知矣。

二，開車以後，路經某站、突來軍人二名、—一似下級軍官 一似兵卒— 帶領許多脚行，搬運無數小麻袋—內容似洋錢—上車。適幹臣離座赴便所、彼輩遂强佔幹臣之座、幹臣歸後，與之理論、彼等口出不遜之語、幹臣不得已，竟讓座焉。有鎗階級對於無鎗階級之無禮如此、焉得不爲萬人嫉視。

三，隴海三等車人數擁擠、座位不敷用、後上車之客，站立座傍，妨碍交通者甚多、先上車

之客，一人佔據一椅，躺着睡覺者亦不少。利己心太發達、公德心太缺乏、火車上職員竟熟視無睹、絕不過問。同等之客，兩樣待遇、火車上之客座，任客人自由競爭、先上車者有優先權、試問車掌所司何事。維持秩序尚且作不到、遑問其他。

四，隴海路上，每過一站，查一次票、然偷上車者自若也。余座位旁、有一客患傳染病、在車上大吐，料玄告隨車巡警，請通知茶房，令其掃除，以維持公共衛生、彼敬謝不敏、謂此事非彼所司、不便過問也。

五，到鄭州後，余與濟之換乘京漢二等車、買妥車票後，隨將陝州帶來之行李票，交與收容行李處職員、請其代轉京漢車。彼輩答以不管、不得已，現找脚行，自己在彼處取出行李，再交與彼輩，換取京漢行李票、耽擱十幾分鐘、僅得不誤開車鐘點。管理行車之職員，不代客人轉行李，須由客人自己向彼輩手中取出，然後再交與彼輩、始肯收受。耽擱時間、多花小費、——脚行錢—— 彼輩固不為客人打算也。

六、二十二日晚，在京漢二等臥車上，余與濟之已就寢、室內床位已人滿、電燈已熄、門已鎖、忽來丘八數人，叩門欲入、茶房婉辭謝絕、彼等堅執不允、喧嚷多時、將余等驚醒、開門出視、彼等始信室內果然有客、乃已。花錢買票之客，為不花錢之丘八所攪擾，不得

安睡、不平孰甚。

七，二十三日晨起、往飯車用早點、則見室內座位，滿布軍人，橫躺豎臥，到處皆是、有似下級軍官者、有似兵卒者、竟無插足之餘地。不得已，退回臥室、喚茶房去叫飯、始得果腹。公共飯廳、爲丘八所盤據、既妨礙飯車營業、又妨礙客人喫飯、不平孰甚。

八，二等臥車，每室只容四人。余所乘之車，有二室爲軍人盤據、每室各有三人，一人便服，類似軍官、二人軍裝，類似護兵、三人各占一舖、下餘一舖，安放行李、於是一室四人票價，遂全數犧牲矣。京漢鐵路營業，安得不虧折、買二等票之客人，上車以後，時常找不着座、火車上之管理員，只能向客人道歉、固無如此諕白坐車之軍人何也。

第八章　結論

此次赴陝：以七月七日，起身、八日，至鄭縣、九日，至陝縣、經過滎陽，汜水，鞏縣，偃師，洛陽，新安，澠池諸縣；似尙屬文化之區、因火車一通，則物質文明較爲發達也：然山多童山、地多白地、已現出一種蕭條寂寞景像。十日，發陝縣，十三日，至潼關、經過靈寶，閿鄉二縣境；則地近窮荒，兩岸有山無樹、河內有水無魚、二百里間，岸上無市鎮，無居民，無買食物者、惟時見水面上有粗笨之木造貨船往來、荒涼寂寞，彷彿入洪荒世界。十四

日，發潼關、經過華陰，華縣，渭南，臨潼四縣；而至長安。二十六日，赴咸陽、二十七日，回長安　凡經過河南屬下十一縣、陝西屬下七縣、一路所見皆黃色、余欲以黃字代表各縣總顏色　嵩山－河南之外方山脈　崤山脈　陝西之終南山脈－皆黃、無樹。水－黃河及渭水－皆黃、無水草、有泥沙　田地皆黃、天旱尚未下種，無禾稼　城寨皆黃、有土無磚：－各縣縣城亦皆磚築、然多年失修、磚亦殘缺殆盡－院墻屋壁皆黃、不用磚築、用土與坯替代、不用石灰塗壁，用黃土塗壁：帝王之陵寢、古人之墳墓皆黃、無碑，無樹，又因天旱，草亦未長、有有院落者，則黃土頹垣；有無院落者，則一邱黃土而已、運搬器具皆黃、船有蓆篷頂，無木頂，二套轎車有蓆篷，無布帷、僱用之轎多數無帷、用蓆包其周圍，聊作障蔽。蒸食饝饝皆黃、因陝西以西、不用機器麵、只用中國舊式石磨所磨之麵：衣服皆黃，因水多雜質，夏天着用白色衣服，洗過幾次即變色。男子面色多黃、似畧帶烟灰色　牙齒多黃、似牙刷牙粉用途尚未十分普及　小兒裸體，上下皆黃、代表亞洲人種，雍州土壤本色。上流社會之婦女迄未見過、不敢妄加憶斷、街上往來之婦女，多小本生意或勞動家之眷屬、足多纖小、臉帶泥沙、猶不失爲中央戊已土正色也。

代表陝西渭水流域平原之顏色爲黃、代表終南山，華山之顏色爲綠。山皆綠、多青石。水皆

綠、多清泉，谷皆綠、多芳草大樹。建築物多用磚石爲墻、用鐵或陶器作瓦、含青藍二色。山下多稻田、綠色一望無際。風景之佳，畧似江浙日本、獨可惜人工修理未至耳。

王桐齡自誌

民國十三年九月十一日脫稿

東遊雜感

任邱王桐齡著

年來日本占據朝鮮，侵略滿蒙，竭全國上下之力，以調査我風俗大情，幾於無微不至。試遊東京書店，搜羅此等著作，關於內地方面，關於滿蒙方面，關於青海西藏新疆方面，凡政治區劃山河險易道路遠近以及禮俗宗教教育財政實業軍備交通外交各要端，無不分別門類，詳細研究。其書報雜誌之種類甚多。大抵皆有專門名家主持於其間，對於我國國情頗能了了，反觀吾國通都大邑各書肆新出版之書籍，除去中小學教科書及新小說以外，研究外國國情之著作，實覺寥若晨星，無感乎，我國國民，昧於外情，非媚外，即排外，非暴動，即盲從也，任邱王桐齡先生前曾旅居日本十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得文學士學位，平素注意於日本之社會狀況，前年秋季，復由教育部派赴日本，留居其地者二年，近日作成東遊雜感一書，凡日本之政治狀況，社會狀況，以及教育宗教風俗習慣等：一一條分縷析，筆之於書，洋洋數萬言，一翻覽間，大和民族之現在情形，不啻活現於紙上，誠臥遊東瀛之秘笈也。全書約七萬餘言，洋裝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總發行所　北京城琉璃廠西門內北京求知學社　外埠加郵費五分

黑龍江鄂倫春族近日之狀况

姜松年

我國民族複雜。漢滿蒙回藏外，南方有苗猺。黑龍江則有鄂倫春及索倫達瑚爾畢喇爾厄魯特新巴爾虎陳巴爾虎札薩克圖奇雅喀喇赫哲喀喇額登喀喇飛雅喀喇奇勒爾等族。此外、又若沃濟野人元時叛服靡常，前清太祖亦嘗征窩集按窩集即沃濟其種族不知何在。即後時小黃室韋大黃室韋黑車子室韋及南北室韋等部落。被征服後，其種族亦不知散居何處，但其種族、爲前述種族之一。今更其名、亦未可知。皆因地處邊陲，荆榛遍野。荒煙蔓草。滿目蒼凉。人爲何種之人、古社成墟。空餘瓦礫。殘碑沒字，半付蒿萊，考文獻而無徵，聽傳聞而鮮據，於此而欲詳核調查。殊不易易。僅將所得鄂倫春族之近日狀况。述之如下。

一)沿革、 攷大淸一統志於外藩疆域、未附云盛京東北瀕海。有鄂倫春諸部落。各沿海島而居。每歲進貂皮。設姓長、鄉長、等職以統之鄂倫春設佐領。供調遣各隸於寧古塔黑龍江兩將軍。地雖極邊。人則內屬。故不列於外藩云云。盛京通志於鄂倫春諸部落之疆域四至、戶口、沿革、亦一字不提。則此諸部者既不獲列於外藩。又不獲列於內地。往往稱國初聲教、迨於使犬使鹿諸部。而使犬使鹿諸部地在何方。想必因其爲游牧民族。遷徙無常。所以古書亦無同樣之記載。聖武記載云、「黑龍江北、有索倫鄂倫春達

瑚爾等部。其種族散處山林。非有酋豪雄長抗衡上國。而兩朝招撫之故。則見於天聰八年。太宗諭征黑龍江諸將曰。茲地人民。語言騎射。與我國同。撫而有之。即皆可爲我用。攻略時。宜告以爾我先世本皆一國之人。載籍甚明。毋甘自外。」云云。由此觀之。鄂倫春等族、與滿人先氏是否爲一族。太宗嘗能深悉。故由太宗之言。即可知鄂倫春等族、近於滿族矣。聖武記又載云。「吉林東北。又有庫頁部。海島袤廣。過於台灣。亙混同江口外。其島雜有赫哲鄂倫春之人。」就此又可知現在庫頁島上、亦有鄂倫春人之足跡。聖武記又載云，「混同江北岸迤東。復有鄂倫春諸部。所謂使犬使鹿之國也。」就此又可知鄂倫春人。非使犬部。即使鹿部矣。聖武記又載云。「鄂倫春有使馬使鹿二部、使鹿鄂倫春在使馬之外。雖編佐領、供調遣。而丁不逮額。使馬鄂倫春距齊齊哈爾城五六百里。使鹿鄂倫春距齊齊哈爾城千餘里」按使馬鄂倫春當在今黑龍江拜泉縣東北地方。數年前、拜泉尚有該部出沒。以木支帳。行則負載。止則張架。以游獵爲生活、故來去無常。刻拜泉境內人煙日見輻輳。荒僻之地。驟成繁盛之區。鄂倫春乃漸北徙於山林之間。而不復見矣。盛京通志八旗通志皆不載、黑龍江諸族。但自清太宗崇德以後。編東北之鄂倫春人。爲黑龍江之兵。自此索倫騎射聞天下。於是後編八旗之鄂倫春達瑚爾等部黑龍江人概呼之爲索倫說者、謂索倫驍勇著名。鄂倫春達瑚爾等族、亦喜假他人勝名以自豪。居之而不恥。其實不然。因前清招索倫鄂倫春等人爲兵。編爲一隊。無以名之。故曰索倫兵。聖武記又載云。「得朝鮮人十。不如得蒙

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如得滿洲部落人一，」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北京城下之盟。崇德元年、（明崇禎九年）清兵南至保定。五十六戰皆捷。俘人畜十有八萬，可見當時滿洲部落民族之強悍矣。前清同治初年、吉林東北一帶土匪、會合金匪。四出刼掠，將軍富明阿奏調布特哈鄂倫春兵五百、一戰而定。光緒九年、將軍文序奏設鄂倫春八旗。每旗分四佐。凡十六佐。設總管一人。以滿人充之。總管八旗兵丁。名曰鎭邊軍總管。以下更有佐校等官。均由該旗首領選充，並於墨爾根（今嫩江縣）城東北隅、建總管衙門。於光緒十二年竣工。及二十一年復經將軍增喜奏請取銷總管。改設五路協領。仍以滿洲人充之。一曰畢拉爾路。二曰庫瑪爾路。三曰多普庫路。四曰阿里路。五曰托河路。第一二兩路，均在嶺北。第一路、轄兩旗四佐。協領衙門在璦琿東南車陸屯。距璦琿三百餘里。第二路、轄四旗八佐。協領駐璦琿城內。未有衙署。第三四兩路，均在嶺南。後因鄂倫春人太少。兩路併爲一路，名曰阿多路。轄一旗兩佐。協領向有專員，自民國四年協領一職。歸西布特哈總管兼任，第五路在嶺西。轄一旗兩佐。協領駐呼倫貝爾。未有衙署。自分路以來，尚無大變更。

(二)職業　鄂倫春以漁獵爲生活，騎馬使槍爲其特技。常有搏及猛獸者。所獲之禽獸、有野雞、傻雞、樹雞、飛龍、野猪、熊、虎、狼、水獺、貂、等。而尤以麞、鹿、狐、灰鼠、爲最多。漢人於數年前。往往以布數尺、可換麞鹿。以米數升。可換狐鼠。以酒數斤。可換貂獺虎狼。又有以酒肉米、宴請獵得禽獸者。彼即將虎狼貂獺之皮。贈與

漢人。亦不惜也。以是奸巧黠商人利用機會、以低賤土物、易其貴重佳品。轉售於市。獲利倍蓰。今彼中人、亦漸開悟。不似昔日之愚昧矣。

(三)衣服　大半用獸皮製成。毛向外向裏不等。亦間有用粗布製成者。但甚少。因其常在冰天雪地之下。非有毛皮。實不足以禦寒也。獸皮所製之衣服。有大毛、青毛、紅毛之分。春夏衣紅毛者。秋日衣青毛者。冬日衣大毛者。足著卡卡鞡。即靴之意。其筩、冬用皮。夏用布。其底、冬用獸腳皮。夏用獸脖皮。春秋兩季、與冬時同。兒童之帽、有用獸角加以皮製成者。故見頭戴獸角小帽之兒童。即知其爲鄂倫春人矣。

(四)食品　米麪既難得。遂視爲貴重物品。不能常用。其常用者。爲禽獸之肉。蓋勢使然也。

(五)居處　隨所在之便。以木斜搭爲架。名曰撮落子。上尖狹。下圓闊。夏日。富者圍以布。貧者用樺樹皮、及葦圍之。冬日富日表裏皆圍以大毛皮。在外者、毛向外。在內者、毛向內。貧者仍用樺樹皮、及茅草圍之。再覆以雪。更以水澆之。使成冰爲止。蓋無冰覆其上。恐遇大風。茅草被吹落故也。春秋兩季。富者用小毛皮、或獸腳皮圍之。貧人與夏日同。凡撮落子之上。開直徑尺餘之隙。以通空氣。撮落子之內、掘地爲坎。方圓不等。縱廣三尺左右。焚柴其中。坎旁厚藉茅草。上加獸皮。即臥處也。臥時。或藏身大皮襲內。乍視之、莫辨其爲人爲獸。俗本游獵。居無定處。冬居山之陽。夏住河之濱。彼此互問所居時。必問居某河。近年漸就開化。知習農耕。有建築屋宇者。

(六)器具　因生活簡單。故所用之器具亦甚簡單。日用必需者。惟米麪酒及鎗與彈而已。凡此數種、均由諳達供給之。諳達者、即運鄂倫春人所需物品、至山中易取禽獸皮革而還之城市者也。此輩以漢人及達瑚爾人爲多。諸物既仰給外來、設置自難完備。即盛貯飲食者亦率用樺樹皮製成。或方或圓不定。箱篋亦然。作者、上刻精致花紋。多爲婦人所製造。男子習游獵、不暇及也。婦女亦能騎馬射擊。但婦女所用之馬鞍。不許男子混用。

(七)教育　大小興安嶺附近、山谷之中。川流沿岸。鄂倫春人聚族棲息其間。漁獵之外。他無所事。近年來。黑龍江北、俄國人移居日多。江南荒地、中國人亦漸開拓。人烟稠密。禽獸亦漸少。鄂倫春人將被淘汰不能生存矣。況彼等游牧地。隔江即爲俄境。鄂倫春人通俄語者頗多。日與俄人交際。所得禽獸鬻售於俄人。購鎗械子彈以歸。長此以往。與俄人之感情日厚。與我國人之感情漸疏。大小興安嶺間之道路。又較他族人熟悉。俄人方將利用其愚。我國人漫不加察。不早爲之所圖結其心。一旦疆場有事。持俄國利械以向我者、安知非此族之人耶。苟施之以教育。倘有可希望之一日。民國以前、此地向無教育。民國二年、黑龍江省視學鄒君。奉令視察省北各縣學務局時。見此民族之不可忽視。遂將其近況詳確調查。呈請朱將軍慶瀾擬在嫩江縣及宏戶圖車陸屯等處。各設一國民學校。經費應由籌蒙項下指撥。專收鄂倫春子弟入學。議上後、嗣於民國三年春。又呈請巡按使選派校長。分赴嫩江宏戶圖車陸屯三處。以宏戶

圖爲第一校。車陸屯爲第二校。該兩校均於民國三年秋開辦。嫩江爲第三校。先於三年春開辦。對於造屋鑿井墾荒等事。無不教導之。七年秋。鄒君復於省議會建議。提倡鄂倫春教育。經大會通過。八年春。鮑督軍貴卿委鄒君爲國防籌備處委員。兼監察鄂倫春學務。鄒君任職以後。按鄂倫春情形擬定國民教育簡章四十條。通令各路協領。及嫩江璦琿兩縣。按章辦理。一面督飭各路協領佐領。就地籌欵創設公立國民學校。已成立者。庫馬爾路爲第一第二兩校。阿多路爲第三校。並於九年春開辦。每校學生三十餘人。同時並將嫩江縣之省立第三國民學校、改爲第一高等小學校。有學生四十餘人。已於十一年冬畢業一班矣。又十年春間、將省立第一第二國民學校畢業生、合組爲第二高等小學校。學生五十餘人。校址在璦琿城內。省立公立諸校、皆爲男女合校。計高等小學校二國民學校五。凡七處。學生、凡二百餘人。學生入校後。不能任便回家。因其家游獵、遷徙無定。非其家人到校、親爲提攜不可。諸學校於嫩江縣開運動會時。有射擊一項。得選上者。皆鄂倫春學校中十四五歲之學生也。鄂倫春兒童入校半年。可通漢語。五年、能作明順之漢文。至於欺詐誑語等惡習。在鄂倫春學校中、爲最少見之事也。

（八）嫁娶及產育　將嫁娶時。先由媒說合。婿即詣岳家。向其長老行稽首禮。反即以牛馬數匹致岳家。爲聘禮。間亦有用野猪一二頭、酒四五十斤者。屆嫁娶期、婿親迎女歸。有送嫁者、婿一一爲之稽首。新婦亦爲婿家長老一一稽首。乃備酒宴、盡歡而散。蓋亦有漢俗之遺意也。婦孕將產。必別造一撮落子。令婦獨

居。產後一月內。他人不得近前。婦所食物以長木杆遠立挑入與之。雖至親不與同居。其避忌之意有二。一、恐與小孩命運衝破。不利於兒。二、恐被穢氣所染。不能侍奉鬼神。兒生時、無論冬夏概浴以冷水。最忌出痘。一人偶染。全衆皆徙。或遷出痘者於林中。待其愈、而後歸。偶至城市者。輒發痘症。故欲入城市居。則必先種痘以預防傳染。

(9) 喪葬　人初死。置諸撮落子之外。乃赴告宗族戚友弔唁。畧如漢俗。焚紙錢。環泣誌哀。用樺樹皮裹屍。擇吉送出。懸置樹上。待屍腐、樺樹皮敗爛。骨落於地。復拾而掩之。然亦以兩木槽盛屍其中。合而葬之者。則稍近棺槨之制矣。

(10) 祭祀　凡家中尊長之生前。命畫工爲之畫像。幅、縱廣約一二尺許。此與寫眞撮影、意無大殊。惟身沒後。則此遺像。捲而藏諸樺樹皮之匣中。供於撮落子後之樹上。若漢俗之爲神主者然。至其家中所奉之神。名曰拔拉罕。或用木製。或用皮製。藏於皮袋中。懸於撮落子之後方。二三枚不等。非貴客至。不得坐臥於其處。意以爲最尊所在也。朔望令節、焚香虔供。每年有大祭小祭兩種。大祭用野猪爲牲。小祭則用野禽。凡殺牲先剝去其皮以薦。然後烹而再薦之。禮畢。頒胙於衆。必即日食盡。想亦祭肉不出三日之義乎。

(11) 交際　本族尚儉僕。儀文疏畧。然觀其與漢人往來。亦頗有交誼。常餽漢人以禽獸。漢人則贈之以米麪酒布。戚友中、有嫁娶者。賀禮爲衣物或錢。凶喪者。弔禮、僅紙錢及香而已。

僅按鄂倫春種族。既當濡於索倫勁隊之中。血統又與滿洲族爲近。語言亦與滿洲同。雖榛狉渾噩，然自其游獵特性而外。其與漢族尙無鑿枘扞格不相入者。考其近年之教育成積可知矣。況勇敢沈摯、有足多焉。五族共和幟幟之下。固不當獨使向隅。尤當防其鋌而他走也。

地理哲學

此書係北京師範大學史地系主任白眉初先生最近之傑作全書十萬餘言共分十二章其概略如下

(一)地理學之界說　(七)地之範圍力
(二)地理學之特性　(八)地之涵養力
(三)答客難　(九)地理構造之微意
(四)人類知識上之地理熱　(十)人類對于地理之順乘及抵抗力
(五)地之生養力　(十一)人生與地理之移局觀
(六)地之殘殺力　(十二)理想未世之狀況

竊思地爲百科之母人生之源在科學中本占要位從以記憶偏多人苦無味遂使渦深學府狀弃枯寂此地理哲學所以應時而出淘地理科之生面奚容不人手一篇先觀爲快

每册定價一元二角

寄售處

北京　師範大學號房楊竹銘　街世界書局
湖北　武昌時中作合書局、
湖南　長沙文化書社
南京　成賢街天一書局　北牌樓共和書局
河南　省垣北店街中華書局
上海　世界書局
山西　省垣晉華書局

連州猺山旅行述略

張景良

原題爲客窗夜話、今玆篇中所述，悉數爲猺山中情事、更無其他參綜其間、欲取標幟簡明、謹易今題、編者誌、

連州爲湘粵桂三省交界。崇山疊嶂。延亙千里。猺族居其中。漢人莫得而入焉。余友南海程君子儀前肄業武昌武備學堂。余則肄業於自强。學堂一垣之隔。時相過從。未幾星散。忽忽將三十年矣。余此次旅粵。故舊相逢。倍極親暱。丙衣長談。述其所歷。足廣聞見者甚多。其猺山探奇一事。殊堪驚異。爰筆書之。補輿地諸書所未詳焉。

程君爲予述其於光緒二十七年。任連州中學教務時。曾有猺山之行。距州城九十五里。曰三江城。距三江城八十餘里。有地名八排者。爲猺山之麓。入山必經之。猺之犯罪。被其王逐出者。羈居于此。地甚肥饒。猺務耕作。漸與漢人近。知漢語。爲漢猺懋遷之鄉。是謂熟猺。交易之所則在三江城中。城甚小。築於清雍正年間。其時邊將邀功。侈言猺性兇悍。時出騷擾。且有飛行絕跡之能。朝廷惑之。命築是城。文設綏猺廳。武置守備。其實猺衆入山必深。不越雷池一步。而所與接者。惟彼可憐之熟猺。安足爲禍。今則城垣半圮。管鑰無存。而文武二官。久已移臥連城。此地不過爲鄉間之一墟市矣。有黄姓者。洪楊起事時隷其部下。洪楊既敗。竄入猺山。能製豆腐供猺王食。猺王妻以女。黄死。其子能操客家語。（即嘉應州一帶之語）

時出與漢人交通。余適欵于黃。(余者程君自稱下訪此)求導入山。一觀形勢。先於三月前獻制錢三百文于猺王。名曰入籍費。王使廟祝卜之神。得神許。黃乃來導。時與偕行者。黃之外有二友及余主僕凡五人。携鹽三十斤。酒十瓶以入。蓋山中無是物。用之爲贄也。入山未幾。余與二友與狂步捷。時作前驅。黃與僕携重殿後。約距十丈之遙。尙可聆黃指導也。余等見猺數十人。正逐野猪。彼見余三人。奔來圍繞。其一、則跽地祈禱於旁。莫解其故。黃在遠見之。急吹賊栗。衆聞斯響。神色爲歛。黃至。而曉之以余等爲猺王所徵。且有大宗粮糈相繼而至。現攜品物可即昇運以入。衆皆欣抃。聽黃指揮。悉爲余等扶助。重岩峭壁。以韌藤繫余等股間。曳而渡之。一在上引。一在下推。邪許萬狀。猱升而登。雖覺危險。亦饒趣味。而彼等則上下轇折。異常迅捷。宜乎外人到此。爲彼所困。歷數千年而莫敢問津也。余等任彼左右。歷三時之久。始達平原。不知幾越天塹。高出海平線若千丈矣。平原廣可數里。爲猺王居處。黃之家。亦在此。桑麻雞犬。悉與外同。惟蕪穢不治。淸幽諒異桃源。其或上古獉狉時之景象矣乎。聞此廣土。皆爲王畿。而嵴嶂回環。白雲已迷洞口。仰首瞻矚。插天峻嶺。其上不知尙有幾萬重也。是夕宿于黃家。屋僅三間。覆以茅。室無器具。坐則據石。臥則藉草。飯不食稻。概供包粟。而雞鴨甚肥、煮草稟食。亦殊適口。時爲仲夏中旬。夜半奇冷。臥於製豆腐之房。地無土坑。可以置火。高處不勝寒。四人瑟縮于積草之中。欲窮好奇之心。爰忍不堪之苦。如是者三夜。猺俗男女皆裸體赤足。女以布二小幅。交叉縛于胸前。以掩其雙乳。編草爲裙。以蔽其下身。耳

垂雙環。徑大五寸。男裝大致相同。雖雄幾難辨別。惟女則有布一方。蓋乎其頂。頭爲標幟耳。亦有穿陳舊布衫者。蓋得之漢人。不但堪表麗都。大約或爲貴官也。例定六十歲以上。可著棉夾褂襠。不及者。終年裸露。寒暑以之。習慣成自然。可無吾人按時易服之煩。亦樂事也。黃尙有老母。即昔日之王姬。雖言語不通。而貌甚和藹。一妻一子一女。子殊蠢蠢。女則容顏端整。倘令諭凡。稍加藻飾。亦一十五六好女子也。聞山中分二十四洞。洞有主領之。洞以上爲排。排主稱王。山中凡有八排。儼成八國。據云。洞有衆一千。滿八千則爲排。其編制如何。總數究有幾許。莫得而詳焉。余等進見之猺王。則爲火燒排。尙有簔衣排等名。不復記憶矣。排與排。洞與洞。平時各不相忤。惟每年必會獵一次。蓋即合戰也。揚威耀武。殘殺甚慘。勝敵者。取其首。置之于神廟中。以示榮寵。見體腊之于石窖。以供食。故闔山猺衆。歷久不增。其汰弱留強。並弭人滿之患之一法乎。噫。悲矣。其武器有刀有弓。又有竹竿之一端。加以利鏃。擲之能達數丈而遙。爲彼中之絕技。入山之翌日。由黃介進見猺王。而所謂王宮者。不過外有敗垣。入即庭院。池約方畝。水頗淸洌。池北南向。有屋三間。壁以石砌。而上亦覆以石。中間爲王接見處。有三足機四張。爲王獨有之具。他猺無有也。東一間。爲王臥處。似亦無牀榻之屬。西一間。有棺一具。據云。每年必加漆一次。備王死後之用。亦禮所稱國君爲椑之一意矣。四壁蕭條。一無綴飾。其樸陋乃如此。屋後有零星小屋。似爲儲藏雜物之所。未便一一入觀也。猺王接見余等時。睹其軀幹狀貌。與吾人同。年可五十。鬚髯如棘。椎髻結于頂。藍布短衫袴。料頭

露髀。手持葵扇。足登草屐。頸絡石子數串。五色咸備。是否珍寶。而大小錯雜。不琢無光。莫能品藻。彼等視爲勛級寶星。炫耀我上賓也。余等進致禮物。鹽則命侍者藏諸庫。酒則傾注于屋前之池。召集群僚。行大燕饗。數百猺衆。踊躍而來。環跪池邊。俯首作牛飲。既而歡呼並起。若表頌忱。王乃揭階前石版。出窖藏臘肉。頒衆啖之。余友受其一臠。爲鹽漬之人耳。不禁大駭。既而王立乎中央。演說彼中歷史。據黃譯云。王謂昔日黃帝征蚩尤。不勝。諭曰、有能殺蚩尤者。以女妻之。帝有犬聞之。夜奔蚩尤所、齧死之。犬歸報求如約、帝以人畜異類。欲寒前盟。犬乃負女入山。生子生孫。生生不息。爰有今日之盛云云。（此說與後漢書南蠻傳所載盤瓠事略同）王導余等至後園。野草叢翳。並無奇葩。更無亭臺樓閣之可言。王又揭石版、指示曰。此爲銀穽。穽方三尺。深不可知。見其中所有。爲黑色不整之石塊。彼所謂銀。山中本無需此。久藏色變。理或宜然。王問余等若有花邊。可以互易。（花邊者粵語謂銀圓也）惜余等以爲彼族不需此物。未嘗攜載。亦一憾也。王見余目架晶鏡。求與一試。彼亦近視。遠處景物。悉呈目前。喜躍若狂。而鏡忽致墮碎。王色頓變。踉蹌竟去。此亦一段親見之佳話也。余又有黑澁鏡一具。王亦求試一次。目爲無價之寶。一晨余于臥處搜索不得。莫敢聲張。晚歸、見鏡仍在原處。頗爲奇異。後於歸途中問之黃。黃告余曰。王見望遠鏡。心甚羨之。命侍者竊去。但不知伸縮之法。了無所見。以爲漢人有妖術。乃令潛返。砭客眼鏡。以爲禍大滔天。應欲殺客弭怨。經再三婉諫而止。又問入山時。猺衆圍繞。有一人跽於旁。作祈禱狀者爲何。黃曰、漢

人入山。猺必殺之。彼蹤者。蓋將試其身手。先告之於神也。然則彼時黃之急吹麻栗，蓋爲此故。遲則殆矣。余等宿山中三日。日與黃導觀諸處。攀藤援葛。縋險探幽。黃爲猺中有勢之官。扞護余等。衆莫敢犯。猺衆之屋。錯落散置。壘石蓋茅。不傍於山。即臨於壑。階前盈尺而外，下即深谷。倘作規步矩行。鮮不一落千丈。其室之中央。必掘有坎。深三尺。廣約倍有奇。寒日焚草其中。藉以取煖。臥處、即在坎之兩旁。傍後壁。有一池。爲夫婦共浴之所。水用山泉。接竹引入。清流汩汩。頗有自來水之規模。室開圭竇。略無遮蔽。余等行經其前。曾見屋內夫婦。雲雨方酣。本無衣裳。纖毫畢顯。有客在側。彼亦行之如常。竟有在動作之間。爲閒客來所目。倘對以微笑，彼以爲忤。則將起而奮鬬矣。彼俗既成夫婦。與之所至。隨處可作陽台。然苟越軌犯奸。則罪在不赦。凡盜竊之罪。至重亦僅將逐出山。獨于奸淫。必縛之曝于烈日之中。絕其飲啖。命死方已。猺衆過其前。必以燃熱之烟斗，烙其頂上以去灰。刑亦酷矣。男女勤於耕作。每晨即皆至田間。有幼兒者。綳之胸前、耕作時。置之於田旁預掘之坎中。上蔽以草。防獸侵也。但有耕無織。足食乏衣，牲畜蕃息。牛羊犬豕之屬。皆肥腯。參天大木。所在皆是。誠有取不禁用不竭之概。不識不知。有陶唐氏以上之風焉。淡人之髑髏。彼得之。視同華寶。每排必有神廟。像用木雕。面目獰惡。頭雖特大。而口眼過巨。類多不稱。像置架上。架下則滿積骷髏。即木排之戰勝品也。廟有司祝。目眇足跛。主諸卜而斷吉凶。衆聽之唯命。山中無紀歷。常稱洪武元年。廟祝則云獨有歷書。歷代相傳。爲主斷之具。質似樹殼。油黑莫辨纖紋。實則一無字天

書。彼挾之爲有書可憑。信曰雖蠻。以愚其衆。王奉之爲國師。衆目之爲神聖。受一方供養者也。至男女婚配。必在每年初夏之某一日。凡情竇初開之男女。集於神廟前之池旁。男左女右。各不相混。王與廟祝。南禱立而監之。令彼男女此歌彼答。詞極穢褻。洎乎情投意合。或馳逐於山坡。或危溺於水際。雙雙勾挽。膠漆胥融。入廟拜神。配偶定矣。戚友之觀場者。羣爲彼夫婦結廬於崖嶺。爲之樓宿。從此與父母異處。各自爲生。不幸而別鶴離鸞。亦可續膠再醮。惟年逾耳順。終守鰥寡。公衆養之。猶有伉儷。而無家庭。故其居屋。皆二二毗連者。婚配之日。爲每年絕大盛會。甚爲熱鬧云。

編者按富文談粲猺山最著者凡有兩處。八排之一處、在湘粵桂之省界上。其北爲湘邊之江華縣。而粵省之連州連山及桂省之賀縣則環其東南西之三面。介乎瀟湘兩水流系西北、及潯水流系東北之間。越潯水西岸。則有猺山一處。平樂屬之蒙山（故永安）修仁，潯州屬之桂平平南武宣等縣、及柳州屬之象縣、環之。周圍不啻千里。在蒙山境內者。自縣之北境迤西。有三妹猺、排勒猺、九龍猺、三山猺、花籃猺。在修仁境內者。自縣之東境迤南。有古立猺、長垌猺、滴水猺、三角猺、在平南境內者。亦自縣之北境迤西。有羅香猺、龍軍猺、羖牛猺、平賈猺、將良猺、（諸猺名號多爲譯音茲據張丹叔中丞廣西輿地圖所列有無訛誤尚待考證）而桂平武宣、則僅東北一隅與猺相值。象縣則迤東百數十里、悉屬於猺。而陽朔荔浦兩縣之間、亦有猺山。其山脈不屬於前兩處。然其地在潯水東北岸。北接源陽永明兩縣之南境。而走平樂、與潯水隔岸之荔浦縣境內諸陵阜、蜿蜒起伏、遙遙相屬。蓋亦前兩處之過脈、而岔見獨立者。山內之猺、略分五部。部各有一酋。又一總酋、亦稱猺王、山中央最高處、距陽朔荔浦兩縣界、各四十餘里。山外與漢人雜居者、亦有

熟猺。富川縣境內、熟猺尤多、散居平地。大都與恭城賀縣邊界接近。言語衣服稍異於漢人。在前清時、其俊秀子弟亦能讀書應試。背從鄉人士、談猺俗。大都與張君所述略同。先大父甞爲翁、弱冠貧困。子身販藥。冒險遊猺山。從賀縣境人。介紹者導謁其王。王視翁丰采。驚爲天人。大爲尊敬。行特等禮。介紹者爲翻譯。延翁南面坐。王北面。介紹者西面。其僚最貴者一人侍食、東西。翁初進。爲朱漆盤盛醃猴頭一。皮毛稀疏。耳目口鼻全具。而頂骨鑿留一孔。王舉酒勸客、盡醑。引箸插孔中。披而啖之。翁謹依介紹者譯語。亦插如儀。王乃命撤去。更進他肴。率野產鳥獸肉。或煮或燔。都十餘事。最後進黍粥黍飯各一。別器酥炙包粟粒、及蕃芋片等。儼亦加遵之意。惟陶器皆粗質、不沫。移席。王縷縷詢山外事。命前侍食者、與客往宿其家。翁偕介紹者、相讓入室。其屋三椽。中無壁隔。時方嚴冬。當屋中央有大坎。以連根樹幹、粗尺有咫。長三尺以來。焚坎中。火際燄然。主人家屬男女咸在。相與向客羅拜。客南面上坐。主人率家屬、左右屏息竦聽。若侍帝天。夜深。男女各就配偶。環坎旁裸臥。對客略無避忌。其意以爲事理之當然。若魚之相忘於江湖也。居旬日。王以下諸僚、以次宴客。略與王禮同。獨無猴頭。及辭出。王率羣僚、貲贈山中藥品。累十餘束。某藥某用、由介紹者一一譯述。藥材中以柴胡爲最多。別有藥丸藥膏。治刀傷最靈驗。則什襲納篋中。遣徒役數輩、送出山外、而別。時道光癸巳歲也。光緒庚子。賀縣黃熄甫(得琮)星璐同年(維垣)之兄也。大挑、投來賓教諭。與語及先大父入猺山事。娓娓因詳說猺情。謂彼中無文告法令。而約束嚴明。作奸犯法。設案懲治。道不拾遺。男女無貳偶。門戶不閉。其貴人有小樓者、爲夏日所居。木柱茅茨。縛竹爲梯。四壁洞開。漢人以善意入者、竭誠歡迎。黠者、或自稱與其王同年生。與之訂譜爲同年。(俗稱同庚)猺則禮敬。奉以無上之榮。傳食於諸猺。歲時伏臘、饋餉纍纍。彼中人、皆仿漢語、作諺曰。先有猺。後有朝。朝者、謂漢人朝廷。其縣史之遺。事亦誠焉。惜無記載耳。漢人在山邊、設小肆、與猺貿易。猺以物來。任主人品

價。廟所爭執，荷欺之過宿。輒秘不復示。猺賒物。主人恣所取。但記帳。無質要。每歲中、黍米、聽主人結算若干。各價如數、無逋負者。武宜劉統承中將（炳宇）素與猺稔。視猺之所無。時特道賂之。間使舌人。往來通欵洽。猺大悅。嘗迎劉入山。備及殷渥。擇善地、爲劉築屋。劉藉其力、略規崇若漢人院宇。落成。椎牛煮酒，大享羣猺。歡聲震王。由是猺爲劉所築屋、役宿衛。若帝王之離宮焉。同縣將生愛室。在永福修仁界上過盜。劫束以去。適官兵驟至。盜遁入猺山。一夜盜衆、分贓酣寢。將生逃出。荒竄深谷中。越山數重。天明、遇兩猺女。科頭袒臂赤足。腰束麤布短裙。膚粗黑、濃眉大鼻。見將生貌娟好、而皙白。目灼灼注視。問所從來。彼此言語不通。將生會意。以手語之。兩女亦示意、導將生行。四五里。至一茅廬。內一丈夫。年可五旬。似爲兩女之父也者。女呢喃告來意。主人轉詰將生。仍以手語。既而一女出。少頃。率一人來。是粗曉漢語者。雖詰屈聱牙。而大致可通。主人殷殷詢將生家室甚詳。因留將生宿。所進食品。惟獸肉。出於炮烙。味似驢脯。其他則包粟薯芋南瓜。主人父女、與客將生同臥一室。頗嚴威儀、篝火達旦、不敢亂也。居兩日。將生乞歸。主人贈將生包粟薯芋等。備途中食。命兩女送行。山折爲下、約數十里。至谷口。將生言已識路。携手告別。兩女佇立。眼眶中含淚。盈盈欲滴。將生行里餘。回顧猶見兩女未去云。嗟乎。猺族習俗、雖或與漢殊。而愛敬之情、本於天性。則圓顱方趾、人類一也。猺非犬種。余別有論列。他日呈敎。

南洋見聞錄

傅紹曾著

亞洲之南萬島羅列元世祖征爪哇明太監下南洋雖與中國歷史有關却未嘗介紹入全國人腦海之中近世新航路啓途入歐美人勢力之下與中國如一大城此南洋羣島何異城外郊村歐州人皆能熟習其人種風俗而我邦城內人却不知城外鄉村爲笑若得不爲歐美人所竊笑耶北京師範大教育研究科畢業傅君省三執教鞭於南洋者有年本其見聞因其政事隨時筆錄遂成洋洋十餘萬言倘人手一編無異親履南洋也

洋裝一冊定價一元

發行所　北京求知學社

北極附近磁力偏差之研究

王迺漢

磁石之南北極、與地球之南北極、本非同在一直線上。此事實久爲世所公認、而揭載於地文書中。故磁石之方向、與經線之方向不一致、而成交叉之角。其所成之角、向稱爲偏差角。此種偏差角之大小、在地球表面各處、皆無一定。且有與經線成同一方向而等於零者。即在同一地點、因時日之異、亦有多少之變化。尤於有大地震時、變動最急。但在平常時日、及於低緯度處、雖稍移地位、其偏差角之變動概甚緩。若至高緯度處、則又不關於地震之有無而其變化、則處處不同。雖相離甚近之地、亦顯有極大之差別。此其故、不難解釋也。欲解此問題、宜先給一圖、表明地極與磁極之所在點、更給出經線與磁力線之方向。而後互相觀察。即可立窮其奧矣。

夫欲標明地極之所在、即給一大圓、而指其中心爲極可也。然磁極應在何處。且與地極、相去幾何。方位如何。此則非可臆度者也。據實驗所得、磁極更與地極有不同之點。蓋地極之位置爲固定、而磁極則時有變化者。茲就磁之北極研究之。在一八三〇年、羅斯氏（Ross）所指明、謂在北緯七十度五分、西經九十六度四十六分之處。其後經多次北極探險隊所考察、皆互有歧異。甚至有二三度（緯度）之差。近據坎拿大北極探險隊之精密觀察、謂在北緯七十度五十分、西經正九十六度處。茲以該報告爲根據。

試作一圖、以明北極附近磁力偏差之狀焉。

圖之正中、表示地之北極。內一圈線、表示緯度八十度。依次至六十度爲最外之圈線。由內圈之四周、向外引出各垂直線。表示經線之方向。在北緯七十度五十分。西經正九十六度處作一小圈。表示磁之北極。由此向四面引出虛線、表示磁力線之方向。此虛線各與經線相交、而成種種大小不同之角。是即偏差角也。亦有與經線相合而無偏差者。故既知磁北極之所在。其於附近各處所成之偏差角、乃無須實測。即按圖索之、立可尋得。茲更就有相同偏差角處、及無偏差處、以線連接之。乃成種種不同之曲線。如圖中所給較粗之實線、是也。又於各曲線上、標明偏差度數若干。由東西各十度起、至一百八十度止。無偏差處亦標明之。觀全圖所示、自知北極附近磁力偏差之狀矣。

民國地誌

總論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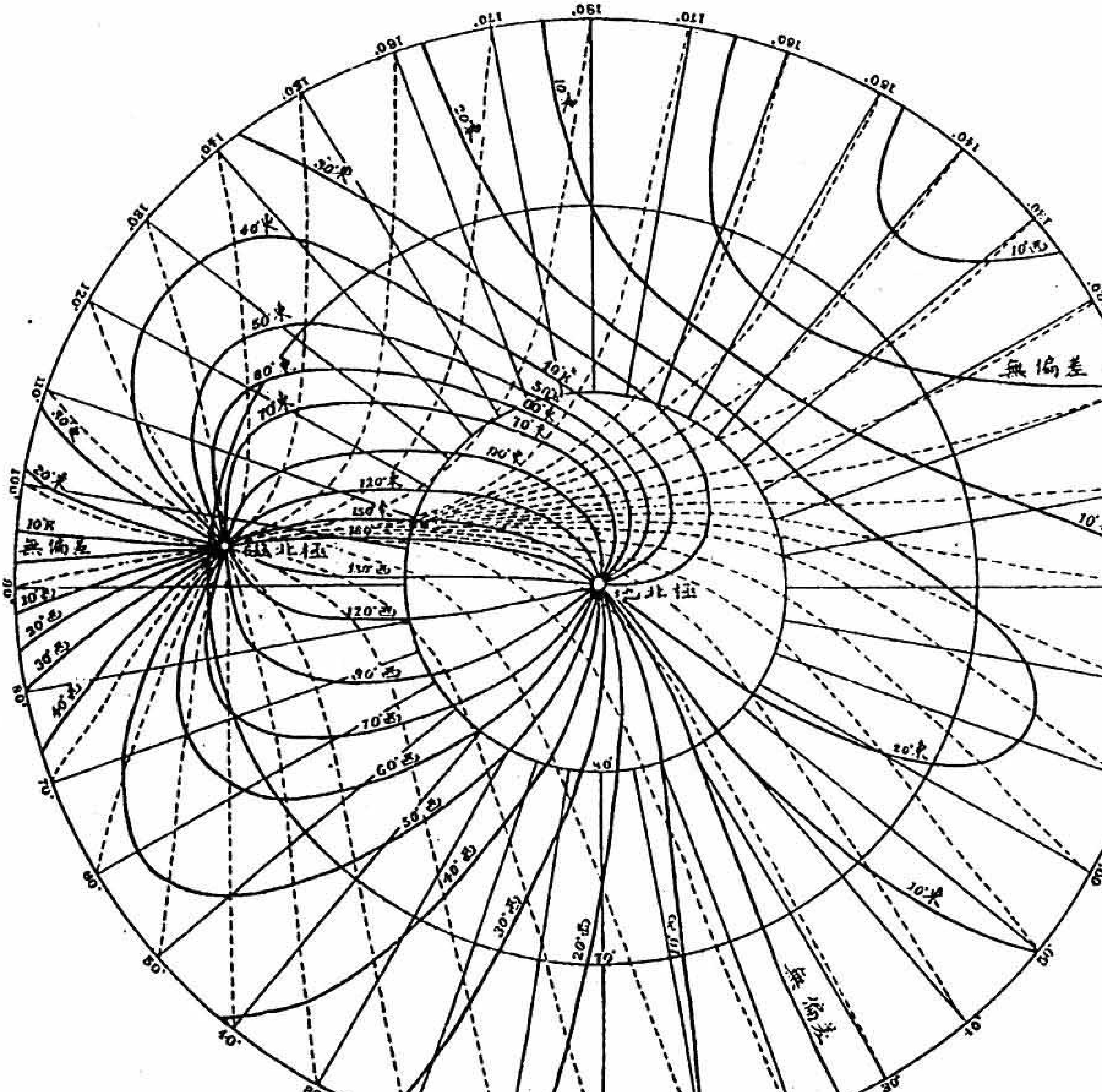
此書係北京師範大學史地系主任白眉初先生所著內分二十六卷六十萬言凡國界山脈水道湖沼海岸地勢氣候地質政治教育宗教語言風俗軍備財政實業交通外交等項罔不條分縷斷臚括無遺誠研究本國情形之寶庫

◀全書共兩厚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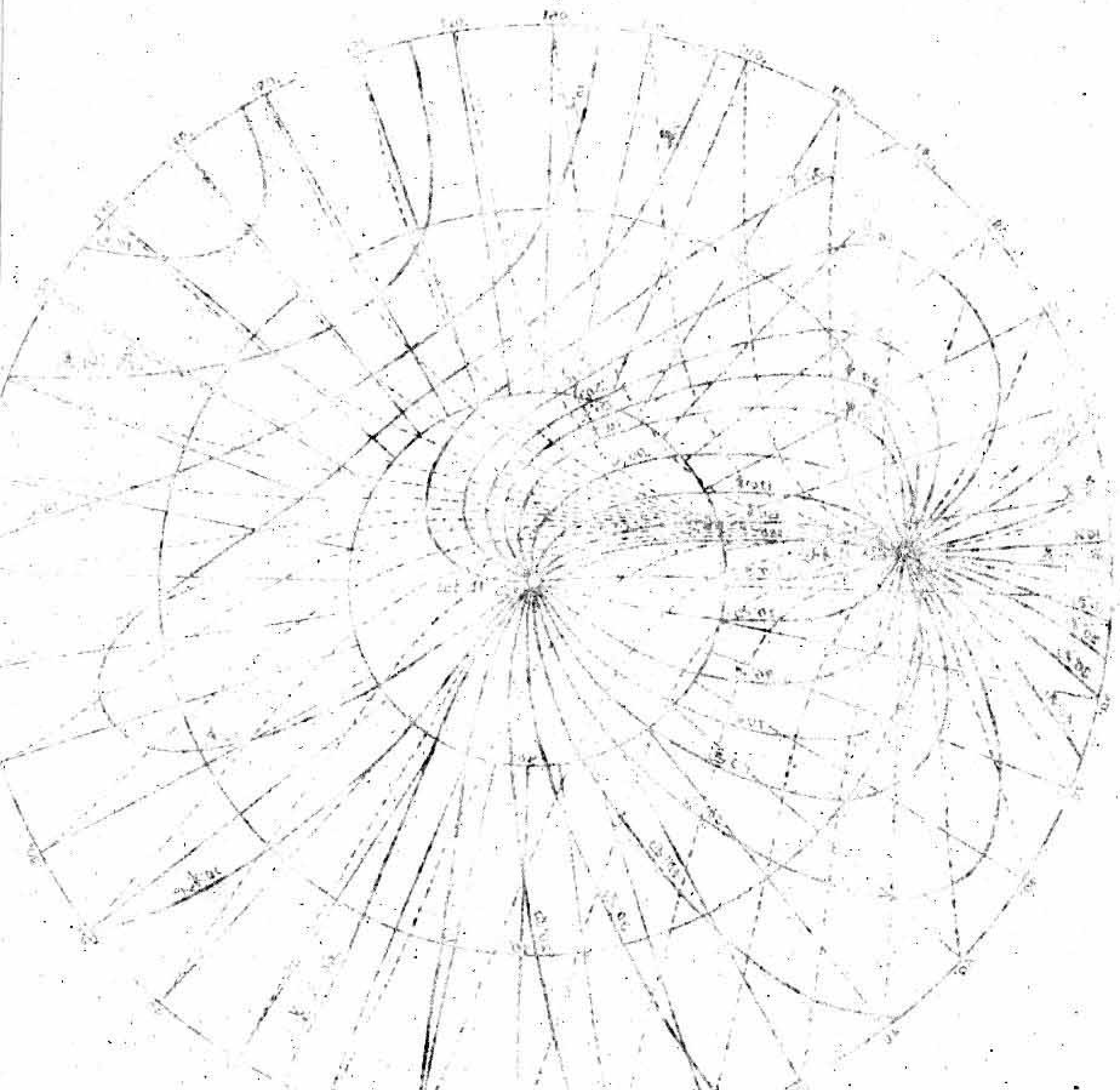
◀紙皮者定價五元▶

寄售處

北京　師範大學號房及圖書館
　　　楊梅竹斜街世界書局
湖北　武昌時中合作書局
湖南　長沙文化書社
南京　成賢街天一書局
　　　花牌樓北和書局
河南　開封北書店街中華書局
上海　世界書局
山西　省垣晉華書局



北極附近磁力線及等偏差線圖



本會紀事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奉

農商部指令第六〇三號

令中國地學會

呈請予撥案繼續補助經費由

據呈已悉所請繼續補助該會每年經費一百元應照准仰即知照此令

農商總長顏惠慶印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一二三日本會會長張相文先生與陳垣先生合登廣告如左(載順天時報)

中國地學會啓事　本會一切任務現由相文全付垣繼續擔任以後事務統由垣全權處理

張相文陳垣同啓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奉到

教育部批示一件

據呈已悉所請補助一節應即照准此批

教育總長張

八月一日公推衆議院議員李賓宸富文先生擔任編輯現時純盡義務不支薪俸

八月二日開會議決事項

一、每月二號開常會一次

一、雜誌出版改為季刊每年四期

一、公推黃攻素先生為本會對外代表

本年九月公訂本會公約呈請內務教育農商三部備案文

呈為訂定會約、請予備案、俾垂永遠、而利進行事。竊職等於十五年前、在天津創設中國地學會。按月發行雜誌一冊、風行頗為學界所歡迎。民國初元。移於北京。始由教育及農商兩部、按月補助。會務逐漸發達。自成立至今。出版雜誌、約一百五十餘冊。存儲中外圖書凡三萬餘卷、去年復於什剎後海購置地段屋宇、為本會永遠不拔之基。惟近歲以來、財政困難。補助之費不能以時發給。編印之費無從取借。十二年夏間、暫將雜誌停版。職等以為我同人、歷十餘年艱難締造、未便一旦坐聽消沉。雖喘息之生機僅存。亦當為一髮千鈞之引。爰集議辦法、一面仍向政府請求設法繼續補助。一面恢復雜誌出版。改為每年四季、各出一期。因並訂定本會公約。勒石會所。為本會永遠遵守之根據。不論何時、何人、因何事故。概不得稍有變更。相文亟以年老體衰。願求息肩。謹依本會公約第一條之規定。將會長任務選授於垣。全權接辦。經於本年六月一二三日。登報宣佈。使世周知。謹按本會既受政府永應撥款補助。所有本會成立經過情形、及訂定本會公約全文。理合呈請大部察核。准予備案。俾垂永遠。而利進行。除分呈外。謹附具本會公約於後。隨呈備案。

本會公約

一會長推賢遜投，不用選舉制，

一會長不支薪俸。

一會長有全權處理會務，

一會中所有房地書物等，不得典賣或抵押。

一會所內不得住女眷。

一此約分呈內務教育農商部備案，永遠遵守，

民國十三年甲子秋傅增湘戴希濤張相文陶懋立陳垣黃攻素翟富文公訂

本年九月二十七日奉到

農商部批第一二三五號

原具呈人中國地學會職員張相文等

呈一件爲訂定會約請予備案由

呈悉該會所訂定會約各情應予備案此批

農商總長高

特別捐助

陳扱菴先生助洋貳拾圓正並寄附至順鎮江志一部
吳公舒先生寄附復縣志一部
陳嘯仙先生寄附山陽縣續志一部
袁觀瀾先生寄附寶山縣志一部
姚子讓先生寄附上海縣正續志各一部
又寄附民國江南水利志一部
李劉唐先生寄附租界及租借地之研究一册
又寄附中國人種西來辨一册
韓紫石省長寄附海陵叢刊一部
張蔚西先生寄附泗虹合志一部
又寄附最新南京全圖一幅
日本井上先生寄附河南風景照片十幅
儲鑄農先生寄附新測宜興縣圖全份
邱思謙先生寄附南洋風景照片二十八幅

馬翎一先生發附歷代治水錯誤論一册

法權討論委員會發附列國在華領事裁判權誌要一册

宋希尚先生發附歐美水利調查錄一册

蘇甲榮先生發附京兆直隸豫晉四省道縣詳圖一幅

鄧文如先生發附衡山縣志一部

會員題名

陳垣　援庵　廣東新會　北京西安門外大街六十五號

廖書倉　北京地安門內後局大院西巷路東二十五號

陳灝　蓬伯　廣東東莞縣城內榜眼坊東莞保衛團總局

吳宗燾　公鈐

賬目報告

本會於民國十二年春購從會所一切經過情形已見去年本雜誌五六合期內茲併將歷年餘存募集及開支各款報告如左

一收前存及利息洋壹千零捌圓叁角貳分

一收黎大總統捐洋肆百圓

一收江蘇齊督軍撫萬捐洋叁百圓

一收本會羅文幹洋玖拾伍圓

一收本會張會長經募洋玖百圓

一收本會張會長捐翻造白祠洋貳百圓

一收姚存吾先生存洋貳百圓

一收黃稷臣先生捐洋壹百圓

以上共收洋叁千貳百零叁圓叁角叁分正

上年購置會所改建白烈士祠暨築牆修葺各費總數如左

一買房地正價洋貳千肆百伍拾圓

一中用雜費洋壹百貳拾圓

一築牆修葺各費洋壹百伍拾圓

一翻造白祠洋叁百貳拾叁圓叁角貳分

一本會建碑洋壹百陸拾圓

以上共支洋叁千貳百零叁圓叁角貳分正

茲將本會出入賬目自民國十三年起按月報告如左

一二兩月份

舊管　十二年底結存銀數伍百肆拾圓零零伍分貳厘（內有現洋叁百玖拾捌圓伍角伍分貳厘兌換券捌拾圓流通券伍拾玖圓郵票貳圓伍角

新收　共收入銀捌拾圓零柒角柒分

開除　共付出銀叁百貳拾貳圓陸角叁分

實存　共結存銀貳百玖拾捌圓壹角玖分貳厘

虧欠　共結欠銀伍百伍拾壹圓陸角陸分叁厘

三月份

舊管　共結存銀貳百玖拾捌圓壹角玖分貳厘

新收　共收入銀叁拾伍圓肆角

開除　共付出銀捌拾貳圓柒角零柒厘

實存　共結存銀貳百伍拾圓捌角捌分伍厘

虧欠　共結欠銀伍百伍拾玖圓陸角陸分叁厘

四月份

舊管　共結存銀貳百伍拾圓零捌角捌分伍厘

新收　共收入銀伍圓壹角弍分

開除　共付出銀伍拾壹圓玖角肆分壹厘

實存　共結存銀貳百零肆圓零陸分肆厘

虧欠　共結欠銀伍百柒拾玖圓陸角陸分捌厘

五月份

舊管　共結存銀貳百零肆圓零陸分肆厘

新收　共收入銀叁百貳拾圓零陸角

開除　共付出銀伍拾圓零玖分玖厘

實存　共結存銀肆百柒拾叁圓伍角陸分伍厘

虧欠　與四月份同

六月份

舊管　共結存銀叁百捌拾叁圓陸角壹分伍厘

新收　共收入銀柒拾貳圓貳角柒分

開除　共付出銀壹百貳拾壹圓叁角壹分伍厘

實存　共結存銀叁百叁拾肆圓伍角柒分

虧欠　共結欠銀伍百貳拾陸圓叁角肆分捌厘

七月份

舊管　共結存銀叁百叁拾肆圓伍角柒分

新收　共收入銀拾陸圓玖角捌分

開除　共付出銀肆拾圓零玖角

實存　共結存銀叁百壹拾圓零伍角陸分

虧欠　共結欠銀伍百捌拾肆圓零柒角肆分捌厘

以上各月份因積時過多故僅報明總結另有細賬存會

八月份

舊管　共結存叁百壹拾圓零伍角陸分

新收

一收售書銀捌角

一收陳與權君借作伙食銀陸圓

以上共收銀陸圓捌角

開除

一付伙食銀叁拾捌圓另伍分

一付報紙銀肆圓正

一付李書記本月份薪金銀拾伍圓正

一付修理會所銀捌圓柒角

一付購置書箱一個銀弍圓肆角

一付廚役工銀叁圓柒角伍分（七月份全月及八月份上半月）

一付車夫搬花工銀壹圓

一付快遞銀壹圓（此遞送俄國大使喀拉罕）

一付雜支銀肆圓另肆厘

以上共付出銀柒拾柒圓玖角零四厘

實存　除付淨結存銀貳百叁拾玖圓肆角伍分陸厘

虧欠

一欠和濟印刷局印刷費銀貳百貳拾元正

一欠中華印刷局印刷費銀壹百陸拾圓零柒角肆分捌厘

一欠電話費銀壹百壹拾貳圓正(共欠十四個月)

一欠寫會所碑記銀壹百元

以上共虧銀伍百玖拾貳圓柒角肆分捌厘

九月份

舊管　共結存銀貳百叁拾玖圓肆角伍分陸厘

新收　共收訂購雜誌銀柒圓伍角

開除

一付伙食銀叁拾伍圓伍角壹分叁厘

一付編輯費銀叁拾圓

一付寫會所碑記潤金銀伍拾圓

一付求知印刷局印刷費銀伍拾圓

一付中華印刷局印刷費銀拾圓

一付十二年七月份電話銀捌圓

一付李書記本月份薪金銀拾伍圓

一付厨役中秋節償銀壹圓

一付會役趙丙中秋節償壹圓

一付車夫中秋節償伍角

一付送報推水糞夫煤行土車中秋節償共捌角陸分

一付焦厨役工資銀壹圓叁角弍分

一付車夫逸花工費銀壹圓

一付晨報申報順天時報益世報銀共貳圓玖角伍分

一付被成吉思汗影片銀壹圓

一付晒成吉思汗影片銀貳圓伍角

一付煤油桶銀貳圓貳角捌分

一付雜支銀伍圓陸角柒分伍厘

以上共付銀貳百拾捌圓五角捌分捌厘

實存　除付淨結存銀貳拾捌圓叁角陸分捌厘

虧欠

一欠和濟印刷局印刷費銀貳百貳拾圓正

一欠中華印刷局印刷費銀壹百伍拾圓零柒角肆分捌厘

一欠電話費銀壹百拾貳圓正（自去年八月份至本年九月分十四個月）

一欠寫會所碑記銀伍拾圓

以上共虧欠銀伍百叁拾貳圓柒角肆分捌厘

中國化學工業會會誌　第二卷　第二號　目次

論著
創設化學工廠的必要和先決問題　劉樹杞
從農商部公司註册觀察中國化學工業之現狀　吳承洛

專門著述
國產茶子油　許炳熙
中國藥材之分析　張澤堯
中國桐油製造法　吳承洛
新法製焦及其副產物　姚文林
電氣漂白　何永書
中國[illegible]錠之製造　吳承洛

調查
論我國水泥業之前途及經營水泥廠者所宜注意之點　楊引

上海水泥廠參觀記　郭穀俠
京畿化學工業考察記　劉相榮
濟南青島德州唐山塘沽化學工業考試記　魏廷英
化學工業新聞　吳承洛

本會紀事
會務紀要
中華化學工業會修正章程
化學新著介紹

來件
中華工程師學會章程
中國工程師學會第七次年會
蘇爾維傳

定價每卷一元一角
上海廣州商務印書館
北京西城國立工業大學

教育公報

本報分命令法規公牘報告紀載譯述附錄及專件講演各門倣仿公報之體兼備雜誌之長爲公布文告機關發展教育事業刊行已逾五載頗受各界歡迎現自本年一月起編輯益加改良材料務求豐富總期閱人樂於購閱成手一編藉收提倡教育灌啟新知之效凡願定購本報及願在本報刊登廣告者請函投北京教育部教育公報經理處接洽可也茲將兩項價目表分別列左

（一）自八年一月起改定售報價目表（以前各年仍照舊價發售）

冊數		定價	郵費：本京城內	郵費：外省	郵費：日本	郵費：新疆	郵費：歐美南洋羣島及香港等處
零售	每冊	一角五分	一分半	三分	六分	九分	一角二分
豫購	半年六冊	九角	九分	一角八分	三角六分	五角四分	七角二分
	全年十二冊	一元七角	一角八分	三角六分	七角二分	一元零八分	一元四角四分

注意　上表所列價目均按現洋計算如閱報者處確居偏僻地方因匯兌不通無法寄款者亦可用郵票作抵但須以一分二分三分五分六分各票爲限

（二）自八年一月起改定招登廣告價目表（刊資先繳並須現洋）有倚盡者由登主自勞代招徠者以九扣酬勞

地位＼價目期限	每期	半年六期	全年十二期
一頁	十元	五十四元	九十六元
半頁	六元	三十二元	五十六元
四分之一	四元	二十二元	三十八元

注意　前項登之廣告如有屬於教科書教授書者以經本部審定公布爲限其參考通俗教育各書以由部批定爲限

本誌代理發行所及代售處

代理發行所　北京琉璃廠武學書館

代售處　北京大學出版部
　　　　南池子新知書社
　　　　北京高等師範工學會
　　　　東安市場文華閣
　　　　新華書社
　　　　青雲閣富文齋
　　　　一得閣
　　　　賓宴華樓中亞書局
　　　　琉璃廠寶仁書局

南京　南京高師盟陽森先生

四川　成都國學專門學校

上海　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開封　文化書局

武昌　時中書報社

各省大書坊

地學雜誌第十五年秋期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中旬初版發行
一九二四年

編輯兼發行者　中國地學會
琉璃廠路北福家胡同

印刷者　北京求知學社印刷部
電話南局五二八一號

總發行所　中國地學會
北京後門外什刹後海北沿
電話東局二千九百四十八

定價	
每季壹冊	大洋陸角
半年貳冊	大洋壹圓貳角
全年肆冊	大洋貳圓肆角

郵費		
本國		每冊叁分
國外	日本南洋	每冊伍分
	其他各國	每冊柒分

廣告價目另有詳章函索即寄

注意　匯款不通之處可用郵票代現洋按九五折算只半分及一二三分三種

本會發售出版緊要書籍廣告

甲，閻古古全集　合訂六冊由財政部印刷局加工精印，紙細工精裝訂美觀。茲為酬答惠顧諸先生雅意起見，統按七扣出售，每部合洋二元一角。書存無多，尚希從速。

乙，地學叢書　乙編上冊已出版　本會會長張蔚西先生選輯，所收均為近十年來國內地學界精深博大之名著，考古證今，尤為治歷史地理者所不可不備。詳目如下。(1)中國地圖學考原。(2)西遊錄今註。(3)湛然居士年譜。(4)成吉斯汗園陵發見記。(5)致中國地學會辨成吉斯汗園寢書。(6)成吉斯汗陵寢辨證書。(7)答張蔚西成吉斯汗陵寢辨證書。(8)再答屠敬山成吉斯汗陵寢辨證書。(9)成吉斯汗陵寢之旁證。(10)灤口黃河橋古為龍山說等，精製一厚冊，定價五角。

丙，三版地文學　是書內容分星界，陸界，水界，氣界，生物界五編，附圖八十餘幅，材料宏富，印刷精良，有志地學者，洵當人手一冊。全書洋裝一冊，定價現洋六角。

特別啓事

研究植物學諸君注意

本編雜俎內「陝西旅行記」篇中載有北京師範大學植物學教授李順卿先生之終南山植物表及華山植物表，調查確實，內容完備，足供研究植物之參考，祈諸君注意